

镜中的孤独迷宫

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 en el espejo

· 范 晔 ·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镜中的孤独迷宫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

范 晔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中的孤独迷宫/范晔主编.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12

ISBN 978 - 7 - 80222 - 525 - 1

I. 镜… II. 范…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拉丁美洲
IV. I730.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789 号

镜中的孤独迷宫

主 编/范 晔

责任编辑/高文喆

装帧设计/薛冰焰

版式设计/薛冰焰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8.5 字数/128 千

印 刷/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22 - 525 - 1/I · 47

定 价/1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自序

我不知道如果换别人来编一本拉美文学的选集，是不是也会有我这样的“选择焦虑”。选还是不选，是个问题。那一阵子我总和朋友们的哀叹：好东西着实太多，难以取舍。拉丁美洲说西班牙语的国家十余个，加上葡语的巴西，从殖民地巴洛克到“文学爆炸”，几个世纪的辉煌，名家名作灿若星河。这样一本小书自然无力也无意展现文学史的全景，只希望为汉语读者提供机缘来邂逅拉美文学中些许尚少为人知的吉光片羽。

001

马尔克斯、略萨、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斯等名家的作品因为版权或篇幅的限制，这里没有收录，好在坊间已经有了他们的选集甚至全集。书中收录的修女胡安娜、达里奥、巴列霍、基罗加、维夫多罗、卢贡内斯、斯托尔妮等作家，或许对中国读者而言还是较为生疏的名字，但在西语世界中都是炳赫的星辰，在文学史上留下明亮的轨迹。还选入内查

华科尤特尔、拓奇乌伊钦·科尤奇乌伊基两位阿兹台克诗人的诗歌，算是向前哥伦布时代的古文明遥遥致意。

魔幻现实主义曾经为拉美文学赢得了空前的关注，但丰富多姿的拉美文学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标签所能涵盖。这本选集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在尝试向读者展现拉美文学于“魔幻”之先、“魔幻”之外的一些风景。

本打算引用几行拉美诗人的名句来收结，但那样又要陷入“选择的焦虑”：是引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智利的聂鲁达还是古巴的莱萨马·利马？——我决定还是讲一个故事来结束，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讲过的真实故事：

002

何塞·曼努埃尔·卡斯达农在西班牙内战中是佛朗哥军队里的一名上尉，与共和国作战。他失去了一只手，赢得了许多勋章。战争结束不久，一天晚上，他偶然发现了一本禁书，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集。他读了一行，又读了一行，就这么读了下去，直到天亮。一个是胜利者军队里的战斗英雄，一个是战败者行列中的流亡诗人。天亮的时候，他决定退出军队。后来，他被捕入狱；再后来，他开始了流亡生涯。

加莱亚诺为故事起了个名字，叫做：“读者的职责”。

范晔

2007 年岁末

于北大畅春园

目 录

中国皇后之死 *La muerte de la emperatriz china*

001

中国皇后之死 …………… 鲁文·达里奥（吴健恒 译）（002）

La muerte de la emperatriz china/Rubén Darío

脑膜炎及其影子…………… 奥拉西奥·基罗加（林光 译）（013）

La meningitis y su sombra/Horacio Quiroga

利娜的眼睛 …………… 克莱门特·帕尔玛（朱景冬 译）（047）

Los ojos de Lina/Clemente Palma

黑色的故事 ……… 曼·迪·罗德里格斯（朱景冬 译）（057）

Cuento negro/Manuel Díaz Rodríguez

镜中的孤独迷宫

不遇

… 戴安娜·卡里多·希尔维斯特（赵德明 译）（069）

Desencuentro/Diana Garrido Sylvestre

一只蝴蝶？ …… 卢贡内斯（范晔 译）（072）

¿Una mariposa? /Leopoldo Lugones

端坐着的姑娘

…… 塞尔修·马加尼亚（段若川 译）（078）

La mujer sentada/Sergio Magania

002 癯病女 …… 哈维尔·德·比亚那（段若川 译）（102）

La tísica/Javier de Viana

死去的人 …… 奥拉西奥·基罗加（林光 译）（107）

El hombre muerto/Horacio Quiroga

一名游击队员 …… 里卡多·帕尔玛（白凤森 译）（113）

Un guerrero/Ricardo Palma

印第安人的惩罚

…… 里卡多·海梅斯·弗莱雷（毛金里 译）（117）

Justicia india/Ricardo Jaimes Freyre

卷心菜的诞生 El nacimiento de la col

卷心菜的诞生 …………… 鲁文·达里奥（范晔 译）（126）

El nacimiento de la col/Rubén Darío

俳谐 …………… 何塞·胡安·塔伯拉达（范晔 译）（127）

Haikais/José Juan Tablada

悲剧 …………… 文森特·维夫多罗（范晔 译）（129）

Tragedia/Vicente Huidobro

否定之否定（节选） …… 塞萨尔·巴列霍（范晔 译）（130）

Negaciones de negaciones/César Vallejo

帕斯托尔的十个“小老头儿”

…………… 卡门·丽拉（朱景冬 译）（131）

Los diez viejitos de Pastor/Carmen Lyra

帕科·荣格 …………… 塞萨尔·巴列霍（吴黎明 译）（143）

Paco Yunque/César Vallejo

拉波佐的裤子

… 梅德罗斯·伊·阿尔布克尔克（孙成教 译）（167）

As calças do Raposo/Medeiros e Albuquerque

亚韦比里河的通道

..... 奥拉西奥·基罗加（林光 译）（185）

El Paso del Yabebirí/Horacio Quiroga

母爱 里卡多·帕尔玛（白凤森 译）（199）

Amor de madre/Ricardo Palma

祝酒歌 内查华科尤特尔（范晔 译）（208）

Poneos de pie/Nezahualcóyotl

“缓流” 里卡多·帕尔玛（白凤森 译）（209）

004 Agua mansa/Ricardo Palma

我们来梦一场 **Vinimos a soñar**

我们来梦一场

..... 拓奇乌伊钦·科尤奇乌伊基（范晔 译）（216）

Vinimos a soñar/Tochihuitzin Coyolchiuhqui

玻利瓦尔的最后一句话

..... 里卡多·帕尔玛（白凤森 译）（217）

La última frase de Bolívar/Ricardo Palma

鬼魂 …………… 阿丰索·埃尔南德斯-卡塔 (范晔 译) (219)

Fantasmas/Alfonso Hernández – Catá

圣诞谣

… 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 (范晔 译) (220)

Villancico/Juana Inés de la Cruz

雕像的夜曲

…………… 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 (范晔 译) (225)

Nocturno de la estatua/Xavier Villaurrutia

梦的颜色 …………… 雷西格 (赵振江 译) (226)

Color de sueño/Julio Herrera y Reissig

005

疲倦的动物

…………… 阿尔丰希娜·斯托尔妮 (范晔 译) (227)

Animal cansado/Alfonsina Storni

西班牙，要当心……！

…………… 塞萨尔·巴列霍 (范晔 译) (229)

¡ Cuídate, España……！ /César Vallejo

白石头上的黑石头

…………… 塞萨尔·巴列霍 (范晔 译) (231)

Piedra negra sobre una piedra blanca/ César Vallejo

镜中的孤独迷宫

相信望远镜，不相信眼睛

..... 塞萨尔·巴列霍（范晔 译）（232）

Confianza en el anteojo, no en el ojo/César Vallejo

饥饿的轮子 塞萨尔·巴列霍（范晔 译）（233）

La rueda del hambriento/ César Vallejo

祈求 米斯特拉尔（赵振江 译）（235）

Ruego/Gabriela Mistral

最悲伤的母亲诗 米斯特拉尔（赵振江 译）（238）

006 Poemas de la madre más triste/Gabriela Mistral

高蓝（第二歌） 文森特·维夫多罗（范晔 译）（240）

Altazor (Canto II) /Vicente Huidobro

十四行：为堂拉蒙·德尔·巴列－因克兰而作

..... 鲁文·达里奥（范晔 译）（249）

Soneto por don Ramón del Valle – Inclán/Rubén Darío

我种一朵白玫瑰花 何塞·马蒂（范晔 译）（250）

Cultivo una rosa blanca/José Martí

夜曲 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范晔 译）（251）

Nocturno/Delmira Agustini

我在海底 …………… 阿尔丰希娜·斯托尔妮（范晔 译）（252）

Yo en el fondo del mar/Alfonsina Storni

我要睡了 …………… 阿尔丰希娜·斯托尔妮（范晔 译）（254）

Voy a dormir/Alfonsina Storni

噬尾蛇 La serpiente que se muerde la cola

噬尾蛇 …………… 阿玛多·内尔沃（范晔 译）（256）

La serpiente que se muerde la cola/Amado Nervo

中国皇后之死

La muerte de la emperatriz china

中国皇后之死/鲁文·达里奥 Rubén Darío

La muerte de la emperatriz china

那肌肤粉红的小姑娘，娇柔秀美得像人类中间的一颗珍珠。她住在一所小屋子里，里边有个小客厅，四壁的挂毯是蓝色的。那是装她的匣子。

瞧那娇小快乐的鸟儿，双眼黑黑的，嘴唇红红的，她是谁的人儿呢？当春姑娘在和煦的阳光下露出她那含笑的美丽脸庞，催开原野上的花朵，引得百鸟飞鸣时，她又为谁而唱美妙的歌儿呢？那小鸟儿名叫苏塞特。五月里的一个上午，阳光明媚，玫瑰盛开。那时，一位猎手，一位耽于幻想的艺术家，把她猎获回来，安置在用真丝、长毛绒和花边制就的笼子里。

莱卡莱多——是他父亲一时心血来潮，给他起了这么个怪名字，他自己可没错儿——已经结婚一年半了。

“你爱我吗？”

“我爱你，你呢？”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

他俩望过弥撒后，常常趁着那艳阳天，走到新绿的原野上去，尽情享受爱情的欢娱。这对爱侣经过的时候，喇叭花儿在那边翠叶掩映的窗前低声细语，野紫罗兰在小溪旁吐着芬芳。他俩相互搂住腰杆，让绽开的花儿一般的红

唇连连亲吻。然后，他们双双回到大城市来，回到那弥漫着青春芳香和炽热柔情的安乐窝里。

我说过莱卡莱多是雕塑家吗？要是没说过，那你就听着吧。

他是雕塑家。在那小屋子里他有间工作室，里边堆满了大理石、石膏、青铜、赤土。有时候，过往行人会听到从他家的窗棂和百叶窗里传出来歌声和锤子丁丁当当的敲击声。那是苏塞特和莱卡莱多，女的在唱歌，男的在雕塑。

然后，就是燕尔新婚的连绵情意了。她踮着脚尖，走到他的工作室来，把秀发洒在他的脖颈上，很快地吻吻他。他轻轻、慢慢地来到她憩息的躺椅前。她那双穿着皮鞋和黑统长袜的纤纤细脚叠在一起，一本书摊开来搁在膝盖上，半睡半醒。他直吻她的嘴，接她呼出的气息，吻得她睁开了晶亮的眼睛。他俩这么相爱相亲的时候，笼子里的八哥会哈哈大笑起来，可是每当苏塞特奏起肖邦的钢琴曲时，它就会伤心得不能唱歌了。八哥在大笑！这可是不寻常。

003

“你爱我吗？”

“这你还不明白吗？”

“我崇拜你。”

这时，那讨厌的鸟儿张开嘴纵声大笑。他们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它就在蓝色的小客厅里飞旋，一会儿落在一

尊阿波罗石膏像的头上，一会儿又落在—尊古日耳曼人的暗色青铜像的标枪上。“唧唧唧……吱吱吱……吱……”咳！有时候它乱叫，叫得那么没教养，那么难听！可是，它要是落在苏塞特手里，那就要出洋相啦。她要么咬紧它的喙，让它没法摆脱空着急，要么怒里含娇地叱责：

“八哥儿，你可真是个无赖！”

他俩依偎在一起时，就相互理着头发。他会说：“唱个歌吧。”于是她就慢慢地唱起歌来。他俩只不过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普通年轻人，可是他们总觉得对方漂亮、崇高、美好。他把她看作艾尔莎，她把他比作洛亨格林^①。啊，充满激情与幻梦的年轻人！爱神给他们戴上了一副蓝色眼镜，赐与他们无穷无尽的欢欣。

他们是多么相亲相爱哟！他把她看成是天上的仙女；他们体验到了爱情的全程，爱得有时含蓄，有时奔放，有时又充满了神秘感。有时，那位艺术家简直就跟神仙心息相通，把他的爱妻看得像赖德·哈格德^②笔下的阿耶莎那样，带点超凡脱俗的美的气质。她宁静地陷入沉思的时候，就像拜占庭女皇的徽章上的圣像一样美妙。当他把她那可爱的头颅紧搂在胸前时，就为自己赢得了那美人儿而深感

① 艾尔莎和洛亨格林，德意志中世纪传说中的一对恋人。

② 赖德·哈格德（1856—1925），英国小说家，阿耶莎为其作品中的人物。

自豪。

莱卡莱多热爱自己的艺术，热爱造型美。他会把大理石雕成俊美的女神，她们全身赤裸，没有瞳孔的白眼睛带着十分宁静的表情；他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寂静的塑像、金属动物、可怖的怪形生物雕像、拖着长长的植物尾巴的怪兽，以及可能受了神秘主义启发的哥特式创作。尤其值得说说的是他那古里古怪的爱好。对日本和中国的艺术品，他可是喜欢得出奇了。我不知道他曾经渴望能学会讲汉语和日语。他看过这方面最好的画册，读过描绘这种异国情调的最好的书。他崇拜洛蒂^①和朱迪思·戈蒂埃^②，花了很大代价从横滨、长崎、京都、南京和北京弄来艺术真品，有小刀、烟斗、像在睡梦中看到的鬼脸般的神秘丑陋的面具、腆肚三角眼的矮个满清小官儿、张着大扁嘴露出满口獠牙的魔鬼、脸色阴沉的鞑靼小兵。

005

“啊，”苏塞特对他说，“我讨厌你这巫师的房子，这可怕的工作间，古怪的储藏室，它在把你从我的怀抱里抢走！”

他微笑着，离开工作室、那堆满小摆设的神庙，跑到

① 皮埃·洛蒂（1850—1923），法国小说家，他作为海军军官到过远东，作品多东方异国情调。

② 朱迪思·戈蒂埃（1850—1917），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戈蒂埃之女，诗人，其作品多涉及东方文化。

蓝色小客厅里来瞧他那可爱的活珍宝，听她唱歌，取笑那疯疯癫癫快乐的八哥。

有天早晨，他走进房时，看到他甜蜜的苏塞特躺在一盆三角架支着的玫瑰花旁打盹儿。她是林间的睡美人吗？她半睡半醒，娇柔的躯体在白长袍下显露出轮廓，栗色头发斜披在肩膀的一边，浑身散发出一种女性淡淡的香味。她仿佛是好听的故事里一个美人儿，那样的故事总是这么开头的：

“从前有个国王……”

他把她叫醒：

006

“苏塞特，我的美人儿！”

他喜形于色，一对黑眼睛在红彤彤的脸膛上炯炯放光，手里拿着一封信。

“苏塞特，罗伯特来信啦。这家伙到了中国！瞧，1月18日从香港寄来的……”

苏塞特有点昏昏沉沉的。她坐起来，接过信。怎么，那流浪汉跑了那么远！”1月18日，香港……”真有趣儿。这罗伯特可是个了不起的年轻哥儿，就爱四方游荡，快到世界的尽头啦。罗伯特，出色的朋友！他俩把他看成家里人一样。两年前，他去了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见过这个疯子吗？

她开始看信。

“亲爱的莱卡莱多：

“我来了，见到了，可还没胜利^①。

“我在旧金山获悉你俩结婚的喜讯，深感高兴。我一跃就跳到了中国，我是作为一家丝绸、漆器、象牙等中国工艺品的进口商号的代理人来到这里的。随信你还会收到我的一件礼物。鉴于你酷爱这个黄种人国家的东西，我特意寄给你一件珍品。请代我向苏塞特致意，希望看到这件礼物能记起你的

罗伯特

1888年，1月18日于香港”

007

来得真好。他俩哈哈大笑起来。八哥也尖声唱起歌来，把笼子震得发响。

礼箱寄来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箱子，上边全是些标志、号码和黑色字母，说明里面装的是易脆品。箱子打开后，一件奇妙的东西出现了。原来是一尊精美绝伦的半身瓷像，一个淡白、微笑、迷人的美妇。底座上有中、英、法文三行字，写着“中国皇后”。中国皇后！亚洲艺人有双什么样的巧手，竟能塑出一个如此奇妙迷人的人儿？她头

^① 凯撒轻而易举地在塞拉战胜了本都王国的国王之后，在元老院说：“我来了，见到了，胜利了。”这句名言后来演变为成语。本句即由这成语脱胎而来。

发紧挽在一起，脸上带着神秘的表情，天仙般神奇的双眼低垂着，露出斯芬克斯的微笑，挺秀的脖颈下那圆润的双肩上，披着件绣龙的绸质轻衫，所有这些都给这尊洁白无瑕、蜡一般光滑的瓷像平添了魅力。中国皇后！苏塞特用她那粉红的手指抚摸了一下艳后那双在弯弯的眉毛下微微低垂着的丹凤眼。她感到高兴，莱卡莱多也为能拥有这样的瓷像而喜气洋洋。他要专门给她布置一个小房间，让她独个儿安居、统辖，就像米罗的维纳斯在罗浮宫里她那神圣住所的天棚庇荫下只管安富尊荣那样。

008

他这么做了。在工作室的一头，他用饰着稻田、仙鹤的屏风围了一间小小住舍。黄色是那儿的主色调。什么黄色都有：金黄、桔黄、赭黄、秋叶黄、直到融入白色的淡黄。中央，在一个金黑两色的墩座上，安坐着那位微笑的异国皇后。莱卡莱多把他所有的日本和中国珍宝都布置在她周围。他给这个小天地撑上了一把画着山茶花和鲜红花瓣玫瑰花的日本大洋伞。可笑的是，这位耽于幻想的艺术家，一放下烟斗和凿子，就会来到这位皇后面前，两手在胸前交叉着，向她深度鞠躬行礼。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来看望她。这可真是一种热情的爱恋。每天，他都要在一个横滨漆盘里给她放上鲜花。有时，他伫立在这亚洲美人像前，会为她那娇丽而又凝重庄严的神态迷得丧魂失魄。他仔细观察她每一个细部，那耳窝、双眼皮、嘴唇的

弧线、光滑的鼻子。那美丽的皇后成了他崇拜的偶像！苏塞特在远处叫他：

“莱卡莱多！”

“就来啦！”可是他依然在欣赏他那件艺术品，一直要等到苏塞特过来吻他，强拉着他走。有一天，漆盘里的花儿不翼而飞了。

“谁把花儿拿走了？”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叫嚷起来。

“是我。”一个哆嗦的声音回答。

是苏塞特。她半开着门帘，满脸通红，闪着那双黑眼睛。

雕塑家莱卡莱多先生在脑海深处叩问自己：

009

“我的爱妻怎么啦？”

她几乎连饭都不吃了。那些被她的纤纤玉指翻破了的有趣的书，而今也合起来搁在黑色小书架上，枉然怀念着她那双粉白柔嫩的纤手，和她那芬香温暖的膝头。莱卡莱多先生发现她神色忧郁。“我的爱妻怎么啦？”她不想就席吃饭，面容严峻冰冷，多么严峻啊！她有时候用眼角偷偷地瞟他一眼，那时他看到她那乌黑的眼瞳潮润了，像要哭的样子。当她回答他的话时，说起话来竟像没讨到糖果吃的小孩那样可怜。“亲爱的，你怎么啦？”“没什么！”她这“没什么”分明是声含怨恨，字字沿着眼泪说出来的。

啊，莱卡莱多先生！你妻子心里在想，你是个讨厌的

男人。你难道没有发觉，自从那位可爱的中国皇后来到你家以后，那蓝色小客厅就弥漫着愁云惨雾，连八哥也不再歌唱，不再发出一连串珠圆玉润的笑声啦？苏塞特弹奏起肖邦，让忧伤的旋律从那架黑钢琴上慢慢倾吐出来。她在嫉妒哩，莱卡莱多先生！她妒火中烧，在生着闷气，就像有条火蛇紧缠住了她的心。是嫉妒呢！

他也许明白了这回事，因为一天下午，他透过一杯咖啡冒出来的热气，开门见山地对他的心上人把话儿摊开了。

“你太不公道啦。难道我不是真心实意地爱你？难道你从我的眼神里看不出来我心里在想什么吗？”

010 苏塞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还说他爱她！不，他已经不爱她啦。那美好、愉快的时刻，那亲嘴亲得啪啪响的时刻，像逃得无影无踪的鸟儿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啦。他已经不爱她啦。过去，他把她看作是他的女神、他的欢乐、他的美梦、他的主宰，可而今他把她，把他的苏塞特抛弃了，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另一个女人！莱卡莱多惊得跳了起来。她误会啦。她指的是金发的欧罗吉娅吗？他过去曾经给她送过情歌。

她摇了摇头：

“不是的。”

那么是指那个头发又黑又长，肤色白得像雪花石膏的富婆加夫列拉吗？他曾经给她塑过半身像。要么是指那蜂

腰隆乳、眉目传情的舞蹈演员路易莎？要么是指小寡妇安德莱娅？她笑起来总是在两排象牙般光洁的牙齿中间，露出猫一样的红舌尖儿。

不是，她们都不是。莱卡莱多大惑不解了。

“瞧，宝贝，把心里话告诉我吧。她是谁？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呀，我的艾尔莎，我的朱丽叶，我最亲爱的人儿。”

他声音颤抖，结结巴巴吐出那么些表示爱情的真心话。苏塞特听着听着，眼圈儿红红的不再流泪了。她高昂着她那漂亮的头站立起来。

“你爱我吗？”

011

“这你知道得很清楚。”

“那么，你就得让我找我的情敌报仇雪恨。要我还是要她，你选择吧。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让我一劳永逸地把她搬开，不让她再挡你的路，就只剩下我，让我不再耽心会失去你的爱。这样行吗？”

“行。”莱卡莱多说道。

他看着他那嫉妒而又固执的小鸟飞走，继续喝那黑得像墨水般的咖啡。

他还没呷上三口，就听到他的工作室里打碎东西的巨大响声。

他跑了过去，看到了什么呢？黑金两色底座上的那个

半身像已经不见了，碎瓷片散落在歪倒的中国小玩偶和散骨的扇子中间，在苏塞特的小巧皮鞋下嘎吱嘎吱响着。她满面通红，秀发披散着，在等待丈夫去亲吻。她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对受惊了的丈夫说：

“我报仇了，你那‘中国皇后’死了！”

他俩火热的嘴唇相接，疑团冰释了。蓝色的小客厅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八哥在笼子里笑得都快要死了。

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 1867 - 1916），尼加拉瓜诗人，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巨星，使拉美诗歌第一次反向影响到欧洲宗主国的文学，“将西班牙的大商船掉转头来，驶回了西班牙”。代表作有《蓝》、《生命与希望之歌》等。

脑膜炎及其影子 / 奥拉西奥·基罗加 Horacio Quiroga

La meningitis y su sombra

我无法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富内斯的那封信，以及后来那位医生所说的，都是些什么鬼话？坦白地说，所有这些话，我一句也听不明白。

事情是这样的。四个钟头前，也就是在早晨七点钟时，我收到富内斯的一封请柬，内容如下：

尊敬的朋友：

若无不便，今晚务请移尊舍下。如有时间，我将先行
趋府拜望。顺致
亲切问候！

013

路易斯·玛丽亚·富内斯

这使我开始感到奇怪。据我所知，若没有重大原因，没有人会在早晨七点钟请人夜里去赴一次费人猜测的约会的。富内斯要我去干什么呢？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的家我也只去过一次。他倒是确实有两个十分标致的妹妹。

所以，我极想了解富内斯其人。一小时过后，就在我出门的时候，阿耶斯塔赖因医生来了，他也是我上国立学校时的同学；总之，我和他的关系，跟与富内斯的关系同

样疏远。

此君对我谈了些无关紧要的话，最后才说：

“听我说，杜兰，您一定很明白，我这时候来见您，决不是来跟您说废话的，您说对不对？”

“看来是对的。”我只好这么回答他。

“明白了。既然如此，请允许我问个问题，只问一个。但有冒失之处，我将马上加以解释。您允许吗？”

“请便。”我坦然回答他，虽然我同时显得很警惕。

这时，阿耶斯塔赖因微笑着（如同他们那种人之间的相互微笑）问了我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014

“您对玛丽亚·埃尔维拉·富内斯有某种爱慕之情吗？”

哈哈！这才说到了关键问题！玛丽亚·埃尔维拉·富内斯是路易斯·玛丽亚·富内斯的妹妹，一切都出在玛丽亚身上！可是，我几乎不认识这个女子呀！因此毫不奇怪，我就像看一个疯子那样，看着这个医生。

“玛丽亚·埃尔维拉·富内斯？”我重复说，“丝毫没有爱慕之情。我几乎不认识她。而现在……”

“不，请允许我说下去。”他打断我的话，“我向您保证，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您能不能坦率告诉我，你们两人之间有什么瓜葛吗？”

“您真是疯了！”我终于对他说，“什么瓜葛也没有，绝对没有！我差不多不认识她，我再次对您说，我不相信

她会记得见过我。我跟她只说过一分钟、至多两三分钟话，而且是在她家里，仅此而已。所以，我第十次对你说，我对她决没有特殊的爱慕之心。”

“奇怪，太奇怪了……”此君喃喃低语，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开始讨厌这位医生了，尽管他很杰出（他确是如此），却闯进了与阿斯匹林毫不相干的领域。

“我认为，现在我有权……”

可是，他又打断了我的话：

“对，您充分有权……您愿意等到今天晚上吗？也许三言两语您就能明白事情的全部，决不是开玩笑……我们谈到的这位女子病得很重，都快死了……您明白点儿了吗？”他直盯着我的眼睛说完这句话。

015

我也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回答他。

“我也不明白。”他耸耸肩膀说，“所以我才对您说，这是件很严肃的事……今天晚上我们终究会知道点儿什么。您去吗？您是推不掉的。”

“我去。”我对他说，这次轮到我耸耸肩膀。

就因为这件事，我一整天都像个傻子那样问自己，富内斯的妹妹几乎不认识我，我也差不多不认识她，她生重病跟我能有什么关系。

我从富内斯家回来了。这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出奇的一件事。轮回转生，招魂术，心灵感应，还有精神世界的其他荒唐事，比起这件将我牵扯进去的荒唐事来，都不算什么了。这是一桩小事，却让人发疯。请看事实。

我到了富内斯家。路易斯·玛丽亚带我到书房。我们都尽力像两个傻子那样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就这么着回避对方的目光。阿耶斯塔赖因终于进来了，路易斯·玛丽亚随即出去，出去时在桌上给我留下一包香烟，因为我带的烟已经抽完。于是，我的老同学便扼要地对我讲了如下的事：

016

“四五天前的夜里，玛丽亚·埃尔维拉在家会客之后感到不舒服（据她母亲的看法，问题出在当天下午她用很凉的水洗澡）。当天夜里她确实太累了，头疼得厉害。第二天早上，她的病加重，她发烧了。这天夜间，由一切症状看，她患了脑膜炎。尤其是谵妄的症状，不仅明显，而且持续的时间长。同时，病人感到痛苦、焦虑，无法平息。据说，她说胡话所反映的心理活动，从第一夜起就围绕着一件事，只是一件事，可是这件事耗费着她的全部生命。她在一种摆脱不了的烦恼中（阿耶斯塔赖因继续说），在单一的一种摆脱不了的烦恼中发烧到41度。病人不停地盯着房门，可是谁也不叫。她精神紧张，由于这种使她致命的无言焦虑而愈见衰弱，昨天起我和我的同事就想缓解这种症状……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您知道（他最后说），她在昏睡中叫的是谁的名字？”

“不知道……”我回答，同时觉得我的心突然改变了节律。

“叫的是您。”他对我说，同时向我要火点香烟。

我心里十分明白，我们沉默了片刻。

“您还不明白吗？”他终于说。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茫然喃喃低语，茫然得可能像个年轻人，在剧院出口处看见一流的女演员在半明不暗的汽车里，正为他打开车门……可是，我已经快30岁了，便问医生，这种情况应当作何解释。

017

“解释？没有。没有丝毫可以解释的。这件事您还想知道什么？唔，好吧……如果您一定要一种解释，那就请设想一下，在一片土地上，跟在任何地方一样，有一百万粒、两百万粒不同的种籽。发生了地震，它像恶魔那样翻动那一整片土地，弄碎其余的东西，却有一粒种籽（任何一粒）——不管是天上落下的还是在地底下的——发出芽来，长成一棵挺秀的植物……您觉得这种解释够吗？我恐怕再多一句话都不能对您说了。您几乎不认识她，病人也差不多对您没有更多的认识，为什么恰好是您成为她神志不清的脑子里特别关注的种籽呢？这一点您要知道什么呢？”

“无疑……”我看着他那始终充满疑问的目光答道。看

到自己先是成为她脑海里胡思乱想的没来由的主体，然后又成为她的治疗剂，我不禁感到浑身发冷。

这时路易斯·玛丽亚进来了。

“家母请您去。”他对医生说，同时对我转过身来，面带勉强的微笑说：

“阿耶斯塔赖因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您了吗？……要是别人，这件事准会让人气疯的……”

018

这个别人，该有一个说法。富内斯一家，尤其是这个开始使我成为如此可笑的一部分的家庭，非常骄傲。我料想，这是由于有显赫的祖辈，也由于他们广有财富——我觉得这一点更加可能。正因如此，他们对美丽少女的爱情幻想不是缠住随便哪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而是寄托于我卡洛斯·杜兰工程师身上，勉强感到满意。因此，这位年轻的富贵中人对我优礼有加，我打心里感谢她。

“真是罕见……”路易斯·玛丽亚又开始说，同时不高兴地把桌上的火柴挪来挪去。过了片刻，他脸上又堆起勉强的微笑：

“陪我们一会儿，您没有什么不便吧？您都知道了，对吗？我想，是阿耶斯塔赖因回来了。”

果然这位老兄进来了。

“她又发作了……”他摇摇头，只看着路易斯·玛丽亚。这时，路易斯·玛丽亚面带当夜第三次强装的微笑，

转身对我说：

“我们去看看，您愿意吗？”

“很愿意。”我对他说。我们便去了。

医生悄没声地进去，路易斯·玛丽亚跟在他后面，最后进去的是我，我们都保持一些间隔。首先使我反感的是卧室里光线昏暗，尽管早该料到这种情况。路易斯·玛丽亚的母亲和另一个妹妹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同时对我的点头致意只是怯怯地点头作答，我认为我不应该走上前去。我觉得她们两人都很高。我看了看床上，看见冰袋下边有两只睁大的眼睛在看我。我看了看医生，心里犹豫不决，但是他对我使了一个难以觉察的眼色，我便走近那张床。

019

我跟所有的男人一样，在慢慢走近那双使我们相爱的眼睛时，对这双眼睛有了某种印象。我走近时，这双眼睛的目光渐渐充满幸福感，当我向这双眼睛俯下身去时，它们便发出炯炯的闪光——这在 37 度体温的正常人的爱情中，是永远也看不到的。

她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话，但是由于嘴唇发干，说话十分困难，我什么也没听清。我认为，我准是像个傻子那样微笑着（但愿他们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那时她向我伸出手臂。她的意图很明确，是要我拉住她的手。

“请这儿坐。”她低声说。

路易斯·玛丽亚把椅子挪到床前，我坐下了。

你们看，有哪个人处于比现在这种更加奇怪和荒唐的境地。

我坐在最前边，因为我已经成为主角，握着一只发烧的和由于完全误会的爱情而发烫的手。医生站在对面。路易斯·玛丽亚坐在床尾。他的母亲和妹妹坐在后边，靠在椅背上。他们都没有说话，皱紧眉头看着我们。

要怎么办？要说什么？这个问题大家都需要考虑一下。至于病人，不时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十分不安地逐个扫视在场的人的脸，她认不得他们，便又把视线投在我身上，流露出无比的幸福。

020

我们这样持续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有半小时，也许更长得多。我一度想把手抽回，可是病人却把手握得更紧了。

“还不要……”她低声说，同时想把头摆得更舒服些。大家走上前，拉了拉床单，把冰换过，她的眼睛再次坚定不移地盯着幸福。不过，她时而又把眼睛不安地移开，去扫视那些陌生的脸。有两三次，我特地看了看医生；医生却低下眼睑，示意我等着。最后证明他是对的，因为睡意似乎突然降临，病人闭上眼睛，很快就入睡了。

除了那另一个妹妹，大家都走出卧室，她坐到我坐过的那张椅子上。要说点儿什么很不容易——至少我是如此。

那位母亲终于悲伤而勉强地微笑着对我说：

“有更可怕的事儿吗，没有吧？真叫人难过！”

可怕啊，太可怕了！他们觉得可怕的不是那种病，而是那种处境。我已经看出，他们一家对我十分客气周到。首先是哥哥，其次是母亲……阿耶斯塔赖因离开我们片刻，回来时对病人的状况十分满意；她睡着了，睡得从未见过的那么安静。母亲看着另一边，我看着医生：我大概可以走了；当然可以；我就告辞了。

我睡得很不好，做了许多梦，梦中尽是与我平日生活毫无关系的事。睡眠不好的过错在于富内斯一家，其中有路易斯·玛丽亚，母亲，妹妹，医生以及他们的旁系亲戚。因为，如果把当时境况很具体地说说，那就会是：

021

有个19岁的姑娘，无疑长得很美，她几乎不认识我，我对她也完全无动于衷。这个姑娘就是玛丽亚·埃尔维拉。另外，有个年轻家伙（要是需要他也是工程师），他不记得曾经连续两次想到过那位有关的姑娘。所有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和正常的。

可是，这位漂亮的姑娘正好病了，得的是脑膜炎或与之类似的病，在发烧的谵妄中，仅仅而且特别是在谵妄中受到爱情的折磨。她爱的是一个表兄弟，是一个他们朋友的兄弟，是一个她很熟悉的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吗？都不是，先生；她爱上了我。

这不是太愚蠢了吗？于是，我决定要把这个想法告知这个神圣家庭第一个来我家的人。

当然，当然！不出所料，那天中午阿耶斯塔赖因来访。我不禁向他问起病人及其脑膜炎的情况。

“是脑膜炎吗？”他对我说，“天晓得是不是！起初很像，昨晚也像……今天我们已经觉得，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儿。”

“不过，”我提出不同看法，“毕竟是一种脑子的毛病……”

022

“还有脊椎，显然有……一点儿小损伤，谁知道伤在哪儿……您也懂点儿医学？”

“略知皮毛……”

“好吧，她有弛张热，我们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这是一种会飞速向死亡发展的病症……现在她的热度在下降，像钟表一样，每秒钟都有发展……”

“那么，谵妄的症状一直存在吗？”我着重问道。

“当然！所有的症状都存在……对了，今天晚上我们等您。”

现在又轮到我按我的方式行医了。我对他说，前一天晚上，我这个特殊物质已经发挥了它的治疗作用，不想再去了。

阿耶斯塔赖因盯着我说：

“为什么？您出什么事啦？”

“没事，然而我真的认为没有必要去那儿……请告诉我：您认为这是一种丢人现眼的可笑境况，对不对？”

“不是这么回事儿……”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扮演的是个愚蠢的角色……您不明白就怪了！”

“我明白得很……不过，我觉得您这么说，好像是（您别生气）自尊心的问题。”

“说得太妙了！”我跳了起来，“自尊心！你们怎么没想到别的事！像个傻子那样坐在她眉头紧锁的全体亲人面前，让她整夜握住我的手，你们竟认为这是什么自尊心问题；你们自己对付去吧。我有别的事要办。”

023

看来，阿耶斯塔赖因明白我前面说的是实话，因为他不再坚持，直到辞别都没有再提及这件事。

这件事一切都很顺当。不十分顺当的是，十分钟前我刚刚收到医生的一封短简，其内容如下：

杜兰友：

您虽有一肚子怨气，今天晚上我们仍然需要您；请再当一次氯醛、巴比妥，这种催眠药会使她的神经少受刺激，务请光临。

我刚说过，糟糕的是上述这封短信。我是有理由的，

因为从今天早上起，我就一直在等这封信……

连续七夜（从11时到凌晨1时，是病人热度下降和谵妄症状减轻的时候），我一直守在玛丽亚·埃尔维拉·富内斯床边，我们挨得很近，好像真是一对恋人。她像头一夜那样，有时把手伸给我，有时又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一字一字地呼唤我的名字。我确实知道，她在这种状态下深深地爱我；然而，我并不是不知道，她在神志清醒时，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对我的存在都丝毫不会关心。这只能认为是一个罕见的心理病例，小说家也许能从中得到某种好处。至于我，我只能说，这种双重的感情生活，强有力地打动了我的心。情况是这样的：也许我还没有说过，玛丽亚·埃尔维拉有一双世上最动人的眼睛。不错，头一夜我从她的眼神中，仅仅看到自己作为无害药物所起的可笑反应。第二夜，我感到自己并非真正不起作用。第三夜，我没费什么事就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而原先只是假装如是；而且，从此以后，因发烧而形成的这种活生生的和如梦似幻的爱情，把她的心和我的心联在一起了。

怎么办？我十分明白，整个这段爱情是短暂的；到了白天，她就不知道我是谁了；而我自己，见到她病体康复时，也许就不爱她了。但是，这些爱的梦想，虽然是在发烧40度的症状下持续两小时，在白天却使我感到心满意足；我十分担心，世上是否有那么个女子，我在大白天爱

上了，晚上也不会使我的爱情化为镜花水月……我爱的只是一个影子，我却痛苦地想到，有朝一日阿耶斯塔赖因会认为他的病人已脱离危险，因而不需要我了。

对于热恋中的人（不管爱的是不是影子）来说，即使完全是出于热切的同情而作出这样的诊断，这也是冷酷无情的。

阿耶斯塔赖因刚刚出去。他对我说过，病人在继续见好，但愿他完全判断错误，不然这几天里总有一天我就用不着到玛丽亚·埃尔维拉跟前去了。

“是的，老同学。”他对我说，“您不用可笑地去守夜，不用进行精神恋爱，也不用皱眉头了……记住啦？”

025

我脸上大概没有显出十分高兴的神色，因为狡黠的医生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说道：

“我们要换个方式给您补偿……这半个月来，富内斯一家过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忘了许多事情，特别是忘了关于您的事儿，恐怕也是不奇怪的……咱们今天马上上他们家去吃晚饭。顺便说说，要是没有您这么个好心人和前一段日子所发生的爱情，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怎么了结……您说呢？”

“我说，”我回答他，“对于富内斯一家邀请我吃饭的盛情，我差不多正在考虑谢绝。”

阿耶斯塔赖因放声大笑起来。

“别逗我了！……我对您再说一遍，他们那时候真是无

所适从……”

“可是，他们只是为了给小姐找到鸦片、吗啡之类镇静剂，对不对？为了这一点，他们才没有忘记我！”

我的老同学正色地仔细看着我说：

“老同学，您知道我在想什么？”

“讲吧。”

“您可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幸福？”

“或者说是最走运的人。现在明白了吧？”

026

说完一直看着我。“咳！”我心里想，“或者说我是个傻子——这是最有可能的事；或者说，这个医生值得我拥抱，直到把他口袋里的体温计挤碎为止。这个不怀好意的家伙所知道的事，比表面看起来的要多，也许，也许……不过，我还是当个傻子更稳妥。”

“幸福？……”然而我又说，“是由于您用您的脑膜炎所制造出来的那种荒唐的爱情吗？”

阿耶斯塔赖因又盯着我看，不过，这次我却从眼里看出一丝、模模糊糊的一丝苦涩。

“就算是这么回事吧，你这个最了不起的傻子……”他低声说着，便挽起我的手臂出门。

在路上（我们去过阿吉拉酒店，去饮苦艾酒），他十分坦率地向我解释了三件事：第一件，由于病人在谵妄状态

中极度激动，又十分虚弱，我守在她身边是绝对必要的；第二件，富内斯一家一下子就认准了，尽管这么做有偷偷摸摸之嫌，不很合适，但他们看得很清楚，这种爱情太不自然了；第三件，富内斯一家坦诚相信我的教养，是要让我知道（十分清楚地知道），我来到病人面前以及病人面对着我所具有的治疗意义。

“尤其是最后一件，是吗？”我像是发表评论似地补充说，“这一席谈话的目的无非是：我永远不要认为，玛丽亚·埃尔维拉对我会有一丝一毫真正的倾心。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医生耸耸肩膀，“您要是处于他们的地位……”

027

这个好人说得有理。因为，唯一可能的是她……

昨天晚上我在富内斯家吃晚饭。这顿晚饭吃得很不愉快，虽然至少路易斯·玛丽亚待我十分诚恳。我想说，他母亲待我也一样，可是，尽管她极力要让我吃得愉快，显然她只不过把我看作是她女儿有时万分喜爱的外人而已。她心存疑忌，我们不应该责怪她。此外，她和她女儿还要轮流去看护病人。病人今天平平安安过了一天，15 天来她第一次过得这么好。晚上她的热度没有大幅度上升。应阿耶斯塔赖因之请，我一直呆到午夜一点钟，虽然如此，我却没能看上病人一眼就回家了。明白吗？整整一天没有见

到她！唉！要是上帝赐福，今天夜里她该发烧到 40 度，80 度，120 度，发烧到随便多少度……

果然如此！好人阿耶斯塔赖因写来了这么一行字：

“又发谵妄。请即来。”

无论多么谨慎的人，上述一切情况就足以使之失去理智。现在请看事实：

028

昨夜，当我进卧室时，玛丽亚·埃尔维拉又像第一次那样把手臂伸给我。她左面颊朝下很舒服地躺着，两眼盯着我。我不知道她的眼睛在向我说什么；可能是要把她沉浸在无限幸福中的生命和心灵，全部交给我。她的嘴在对我说些什么，我不得不俯身去听。

“我很幸福。”她说笑着笑了。

过了片刻，她的眼睛又在叫我，我又俯下身去。

“以后……”她吃力地低声说，同时慢慢闭上眼睛。我认为，她的脑海里有一个念头一闪即逝。但是，她眼睛里又充满了那种光——那种使目光在幸福的闪光中显得迷惘的呆滞的光。这次我听得很清楚，清清楚楚听见她当着我的面问我：

“等我病好了，也不再说胡话了……你还喜欢我吗？”

真是正中下怀的疯话！以后！等我不再说胡话了！要

么是房子里的人都疯了，要么是我自己内心深处对以后有过不间断的思虑，因而从心里发出了回响。她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她是否患过脑膜炎？她是否说过胡话？过一会儿我的玛丽亚·埃尔维拉……

我不知道我都回答了什么；我料想，不管我说了什么，她家的人如果听见了，都会全家震惊。幸而我只是低声回答了几句；她也只是微笑着低声说了几句……就进入了梦乡。

回到家里，我觉得自己心潮起伏，一时冲动得狂蹦乱跳，还发出幸福的呼喊。我们之中有谁能发誓说不曾有过同感呢？为了弄个明白，事情应该这样提出：这个谵妄中的病人由于某种心理失常，仅仅在谵妄中爱上某君。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不幸的是这位某君没有尽力使自己仅仅局限于起药物作用。这个病人在身患脑膜炎和神志不清（确凿的神志不清）的状况下，低声对我们的朋友说：

“等我不再说胡话了……你还爱我吗？”

这种情况，我把它叫做一个微不足道的疯癫病例，这是明确无误的。昨夜回到家里，我一度以为已经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是：玛丽亚·埃尔维拉在发烧时幻想自己是清醒的。谁在梦中会认为自己是在做梦呢？显然，没有比这种解释更简单的了。

可是，在这虚假的爱情场景中看到两只大大的眼睛时，我们充满了幸福感，那两只眼睛也充满了不可能是骗人的爱

情；当这双眼睛冷漠而又惊奇地扫过家人的脸上，最终怀着欣喜若狂的幸福感落到你身上时，尽管她处于谵妄状态中，处于没完没了的谵妄状态中，你就有权通宵渴望那份爱情——或者我们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渴望玛丽亚·埃尔维拉·富内斯的那份爱情。

做梦，做梦，做梦！过去两个月了，有时我觉得还在做梦。当发烧使她对家里最亲近的人的面孔都反感时，感谢上帝，她把手和裸露到肘部的手臂对之伸去的那个人是不是我呢？在长时间的无数分分秒秒中，使玛丽亚·埃尔维拉受爱情困扰的目光平静下来的人是不是我呢？

030

是的，就是我。但是，这件事儿已经成为过去，已经结束，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已经不复存在，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

过了20天，我又见到了她。她已经康复，我同他们一家一起吃晚饭。晚饭开始时，一家人显然都尽力试探着提到病人在谵妄中说过的哪些情意绵绵的话，我尽可能给予合作，因为在过去20天里，想到我在这头一次会面中讲话应该谨慎小心，总不免有些担心。

但是，一切都尽如人意。

“我们让您受累了，您休息过来了吗？”母亲笑着对我说。

“啊，小事一桩！……”我也笑着说，“我还愿意再受一次累呢……”

玛丽亚·埃尔维拉这次也笑了。

“您愿意，我可不愿意，我向您保证！”

母亲忧愁不安地看着她说：

“我可怜的闺女！一想起你说过的那些胡话……总算结束了。”她转过身子，亲切地对我说：“您现在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人了，我向您保证，路易斯·玛丽亚会十分敬重您。”

路易斯·玛丽亚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还递给我一支烟。

“抽烟，抽烟，请别介意。”

“可是，路易斯·玛丽亚，”母亲半真半假地责备他说，031
“听你的话，谁都会认为我们在欺骗杜兰！”

“不会的，妈妈；你刚才说的话非常对；不过，杜兰理解我。”

我理解路易斯·玛丽亚之所以说这番话，是想打断这种有点儿乏味的表面亲切的谈话。可是，我丝毫不想因此感谢他。

与此同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不引人注意地把眼睛盯住玛丽亚·埃尔维拉。她终于在我面前，身体健康，十分健康。我热切地期待过这个时刻，但又极其害怕这一时刻的到来。我爱过的是一个影子，更确切地说，我爱过的是一双眼睛和 30 公分长的手臂，而其余的则是一块长长的白

斑。而且从那样的昏暗中，如同从忧郁的花蕾中一样，站起一个使我感到陌生的清新、平淡而又快活的光彩照人的人。她看我有如在看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当这个朋友说到什么，或者评论一个绝妙的警句时，她必定会注视他片刻。不过，仅此而已；既没有往事的丝毫痕迹，也没有假装不理睬我的意思，我曾把这种情况当作我的一副牌中的最后王牌。我是她完全陌生的家伙——我们不说家伙，而说人。我看见她时，便想到那次使我记忆犹新的恩宠，那天夜里同样是现已变得毫无意义的那双眼睛，离我很近地看着我的眼睛，曾经对我说：

032 “等我病好了……你还爱我吗？”

为什么要寻找那星星点点的火光，寻找用火封存在装得满满的小盒子似的发烧的脑子里的那些早已消逝的幸福鬼火啊！忘了她吧……尽管我有这样的愿望，却恰恰难以做到。

后来在客厅里，我找到用路易斯·玛丽亚来隔开的办法，那就是让他站在玛丽亚·埃尔维拉和我中间；这样我就可以借与路易斯·玛丽亚交谈的机会，把视线自然而然地投向更远的地方，从而不受谴责地注视她。她的身姿何等超凡脱俗，从头顶的秀发直到鞋后跟，都充满了强烈的欲望。她穿过客厅向内室走去时，她的裙子拍打着鞋子的漆皮面，每一下都把我的心像纸片那样给卷走了。

她笑吟吟地回来了，蹭过我身边，我勉强微笑着；在她已

经走过去时，我还像个傻子似地继续做着美梦，梦想她会突然停在我身旁，不仅用一只手，而是双手抱住我的两鬓说：

“好啦，现在你已经看见我康复了，你还爱我吗？”

咳！我沮丧得要命地告辞了，匆匆握了握她那冰凉而又亲切的手。

不过，有一件事是绝对真实的，那就是：玛丽亚·埃尔维拉可能不记得她在发烧的那些日子里的感受了。我承认这一点。不过，从事后的追述里，她对发生过的事情该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她对我绝不可能毫无兴趣。如果说的是走火入魔（上帝饶恕！），那她爱怎样都可以。可是说的是兴趣，说的是她连续想望了20个夜晚的人，那就不对了。所以，她对我完全无动于衷是没有道理的。证实这一点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能给我带来什么模糊不清的幸福的可能性呢？依我看，什么也没有。玛丽亚·埃尔维拉这样表示，正是提防我对此提出可能的要求；这就是一切。

033

这件事是没有道理的。让她死去活来地爱我，那完全可以。可是，让我去要求兑现记载在脑膜炎病历上的爱情诺言，见鬼去吧，那是不行的。

上午九点钟。绝对不是正当的就寝时间，今天却是这么睡下了。我从罗德里格斯·佩尼亚家跳完舞，就去了巴勒莫，然后到酒吧去。完全是独自一人。现在，我躺在床上。

不过，在睡意到来之前，我得准备抽光这盒香烟。原因

在于：昨晚我同玛丽亚·埃尔维拉跳舞了。跳舞之后，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交谈。

“眼珠子上的这些小点，”她对我说，我们面对面坐在一张放小吃的桌旁，“还没有消退，我不知道是什么……我生病前没有什么小点。”

刚刚使她注意到这一细节的，正好是我们桌上邻座的一位女客。因此，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了。

我刚一开口回答，就发现事情不妙；可是，已经迟了……

“是呀，”我注视着她的眼睛对她说，“我记得以前您没有这些小点……”

说着我便朝一旁看去。可是，玛丽亚·埃尔维拉却放声大笑说：

“对呀，您应该比谁都更清楚。”

啊！我只觉得一块倒下的大石板终于压到我的胸口上！终于可以谈这件事了！

“这一点我相信。”我回答，“比谁都更清楚，我可不知道……可也对；在说到的那个时候，我比谁都更清楚，那是有把握的！”

我又停了停；我开始把声音压得很低。

“啊，对！”玛丽亚·埃尔维拉笑了。她正色地把眼睛移开，抬眼看着那一对对经过我们身边的舞侣。

过了一会儿，我料想她早已完全忘了我们说过的事情，而我却感到深深的痛苦。可是她没有低下眼睛，仿佛使她感兴趣的永远是那些放电影般不停地一晃而过的面孔；过了一会儿，她侧身说：

“您好像曾经是我的恋人。”

“您说得非常对。”我对她说，“好像是您的恋人。”

于是，她正视着我。

“不……”

她不作声了。

“不……不什么？把话说完啊。”

“为什么？是句蠢话。”

“没关系；说完它。”

她放声笑起来说：

“为什么？总之……您没想到这不是什么好像吗？”

“这是没来由的侮辱。”我回答她，“当我好像是……您的恋人时，我是第一个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的人。”

“得了！……”她低声说。可我呢，她那句讽刺性的“得了”说出之后，疯狂的魔鬼使我提出一个也许永远不该提出的问题：

“玛丽亚·埃尔维拉，请告诉我，”我俯身说，“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对那段可笑的经历，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她十分严肃地看着我，似乎有意透着高傲，同时还很专注，好像我们当时正准备倾听无论如何都会使我们感到不快的事情。

“是什么经历？”她说。

“是我生活在您身旁时的那段经历……”我十分明白地向她指明。

“想不起来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样吧，您看我一眼……”

“就是看您一眼，也想不起来！……”她哈哈大笑。

036 “不，不是那件事！……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您早已看够我了……我想对您说的是：您想不起来曾经对我说过什么……两三句话，就这些……在您发烧的最后一夜。”

玛丽亚·埃尔维拉皱了好一会儿眉头，然后把眉毛挑得比正常的更高。她注视着我，摇摇头。

“不，想不起来……”

“唉！”我不作声了。

过了片刻。我斜瞥一眼，看见她仍在看我。

“什么？”她喃喃低语。

“什么……什么？”我重复说。

“我对您说什么了？”

“我也记不起来了……”

“不，您记得……我对您说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向您保证……”

“您一定记得……我对您说什么了？”

“算了！”我又挪近她，“如果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既然一切都是发烧造成的幻觉，那么在谵妄状态中对我说没说过什么，跟您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打击是沉重的。但是，玛丽亚·埃尔维拉不想回答这件事，只满足于多看我一会儿，然后稍稍耸了耸肩膀就把视线移开了。

“咱们去吧。”她突然对我说，“我想跳这一曲圆舞。”

“巧了。”我站起来说，“我们跳圆舞的那个梦，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037

她没有回答我。我们向大厅走去时，她似乎在用眼睛寻找一位平日跳圆舞的伙伴。

“使您感到不快的是跳圆舞的那个梦？”她突然对我说，目光仍在扫视大厅。

“是一种谵妄的圆舞……与这个毫无关系。”这次是我耸了耸肩膀。

我认为，那天晚上我们不可能再谈下去了。不过，虽然玛丽亚·埃尔维拉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似乎也没找到她想找的理想伙伴。因此，她踌躇着面带勉强的微笑（这种无可回避的勉强的微笑，突出了整个那次经历）对我说：

“您要愿意，那就和您的恋人……跳这一曲圆舞吧。”

“……跟好像的恋人跳。我不再多说一个字。”我边说边伸手搂她的腰。

又过了一个月。现在我觉得，那位母亲、安赫莉卡和路易斯·玛丽亚都充满了诗一般的神秘感！那位母亲当然是玛丽亚·埃尔维拉与之尔汝相称并且可以亲密地亲吻的人；她的妹妹见过她赤身裸体。至于路易斯·玛丽亚，他走进屋里，当她背对他坐着时，可以伸手抚摸她的下巴。这三个人显然都很幸福，然而他们却不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这种幸福。

038

至于我，坐卧不宁，不断把香烟送到嘴边，心里问：她爱我吗？她不爱我吗？

参加过佩尼亚家的舞会以后，我与她有过多交往——当然是每周三在她家里。

她交往的仍是那些朋友，她对他们全都笑脸相迎，凡是他们要与她笑闹，她都巧妙周旋。不过，她总是想方设法使我不离开她的视野。当她和别人在一起时总是这样。可是，当我和她在一起时，她的目光总是盯着别人。

这种情况合乎情理吗？不，不合情理。因此，一个月来我如鲠在喉，像患了重喉炎般难受。

但是，昨夜我得到片刻安宁。那是星期三。阿耶斯塔赖因与我正在交谈，玛丽亚·埃尔维拉越过围着她说笑的

人们的肩膀，向我们投来一瞥，这一瞥把她的光辉形象带进了我们的谈话。我们谈起她，还短暂地提到那段旧事。过了一会儿，玛丽亚·埃尔维拉来到我们面前。

“你们在谈什么呀？”

“谈了许多事情；首先谈到您。”医生回答。

“啊，我早已想到了……”她挪过一把罗马式扶手椅坐下，架起二郎腿，上身前倾，把脸托在手上。

“说下去；我听着。”

“我对杜兰说，”阿耶斯塔赖因说，“像您生病时发生的那种情况，虽很罕见，但还是有过一些。一位英国作家（我记不得是谁了）提到过一个例子。只是它比您的例子要幸福得多。”

039

“幸福得多？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没有发烧，两个人是在梦中相爱。然而在这个病例中，您是唯一在恋爱的人……”

我已经说过，我觉得阿耶斯塔赖因在说到我的时候，总是那么拐弯抹角。即使我没有说到这一点，我当时一定是急切地使他感觉到了，而且不仅仅是用眼神。不过，他准是从我的眼神中悟出某种急切之情，于是他笑着站起来说：

“我走了，你们在这儿讲和吧。”

“该死的家伙！”他走开时我低声说。

“为什么？他对您怎么啦？”

“告诉我，玛丽亚·埃尔维拉，”我大声说，“他曾经爱过您吗？”

“谁，是阿耶斯塔赖因吗？”

“对，是他。”

起初，她犹犹豫豫地看着我；后来，严肃地正眼看着我答道：

“爱过。”

“唔，我早料到了！……至少他很走运……”我低声说，感到十分痛苦。

“为什么？”她问我。

040

我没有回答她，使劲耸了耸肩膀，便朝一旁看去。她随着我也朝一旁看去。就这样过了一会儿。

“为什么？”她执著地问，这是一个女人完完全全爱上一个男人才会有的过分执著和漫不经心。现在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她一条腿继续站着，另一条腿跪在扶手椅上，嘴里嚼着一片纸（我永远不知道这片纸是哪里来的），而且看着我，两道眉毛难以觉察地上下挑动。

“为什么？”我终于回答，“因为他很走运，至少不用在别人床边充当可笑的傀儡，而且可以正经地谈话，用不着看别人好像听不懂我说的话似的上下挑动眉毛……您现在明白了吧？”

玛丽亚·埃尔维拉沉思着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摇摇

头，嘴里仍在嚼她那片纸。

“对不对？”我固执地问，不过心脏却在狂跳不已。

她又摇摇头说：

“不，不对……”

“玛丽亚·埃尔维拉！”安赫莉卡在远处叫她。

大家知道，兄弟姐妹的叫声往往十分不合时宜。不过，从来还没有一声兄弟姐妹的叫声像这次这么不合时宜，如同兜头泼来的一瓢冰水。

玛丽亚·埃尔维拉扔掉纸片，把跪着的那条腿放下来。

“我走了。”她笑着对我说，她的笑容是我在面对她与人笑闹时早已熟悉了的。

041

“等一会儿！”我对她说。

“一会儿也不等！”她一边回答，一边走开，还摇着手。

我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除非咽下那张湿漉漉的小纸片，或者把嘴埋在她的膝盖压出的坑里，并把那把扶手椅往墙上撞，还有就是由于愚蠢而让自己往一面镜子上撞去。尤其是我大生自己的气，弄得我痛苦不堪。这是男子汉的直觉！这是受屈辱的男人的心理！这个头号妖精的膝盖印还留在那儿，满不在乎地嘲笑这一切。

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爱她爱得发狂，却不知道（这是更痛苦的事）她是不是真的也爱我。此外，我还做梦，做许多梦，还想着如下的一类事情：我们挽着手走过

一个大厅，她穿一身白衣服，我像一团模糊的黑影跟在她身旁。大厅里全是上了岁数的人，都坐在那里看着我们走过去。但是，那是个舞厅。他们都在说我们是脑膜炎及其影子。我惊醒过来，接着又做起梦来：那是个每天死于时疫的人常来的舞厅。玛丽亚·埃尔维拉的那件白衣服是一块裹尸布，我仍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影子，不过现在头上却多了一支体温计。我们永远是脑膜炎及其影子。

对这一类幻梦我该怎么办？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到欧洲去，到北美去，到可以忘掉她的任何地方去。

042

为什么留下来呢？是为了重新开始以往的经历，像个小丑那样独自折磨自己；或者是为了我们感到相亲相近时，每次都要彼此背离？啊，不！让我们结束这种状态吧。我不知道，我这种感情上背离的计划，对她能有什么好处（确是感情上的！虽然我并不情愿）；但是，留下来将是可笑和愚蠢的，也再没有什么可以让玛丽亚·埃尔维拉感到愉快的了。

我本可以在这里写下一些与我刚刚记述的多少有点儿不同的事情，然而，我宁愿简述一下最近一天我见到玛丽亚·埃尔维拉所经历的事情。

是为了逞能，还是为了向自己挑战，或者谁知道是为了自杀者的什么毫无生机的希望；我在动身的前一天下午去向富内斯一家辞行。船票在我口袋里已经揣了十多天

——由此可见，我很缺乏自信。

当时玛丽亚·埃尔维拉身体不适，虽然只是嗓子疼或偏头痛之类的小毛病，症状却很明显。我到前厅去了一会儿，去问候她。她见到我时有点儿吃惊，虽然她有时间对着镜子飞快地斜瞥了一眼。她神色萎靡，嘴唇苍白，眼窝深陷。但是，因为我失去了她，倒觉得她一如往常，甚至更美了。

我简单地告诉她我要走了，并且多多祝愿她幸福。

起初她没明白我的话。

“您要走？去哪儿？”

“去北美……我刚对您说过。”

“啊！”她低声说，两片嘴唇十分明显地收缩了。但是，立刻不安地看着我。

“您病了？”

“哪儿啊！……不全对……我不舒服。”

“啊！”她又低声说。她眼睛大睁，透过玻璃窗望着窗外，好像陷入了沉思。

此外，外边在下雨，前厅不明亮。

她朝我转过身来。

“您为什么要走？”她问我。

“嗯！”我笑了，“说来话长，太长了……总之，我要走了。”

玛丽亚·埃尔维拉的眼睛仍然盯着我，她那关切、专

注的神情变得忧伤了。我们了结了吧，我心中暗想。我上前对她说：

“好了，玛丽亚·埃尔维拉……”

她缓缓把手伸给我，那是一只因偏头痛而变得又凉又湿的手。

“走之前，”她对我说，“您不愿意告诉我为什么要走吗？”

她的嗓音已经降低了调门。我的心狂跳不已，而她就像那天晚上那样，闪电似地从我面前笑哈哈地走开去，还摇着手说：“不，我已经满足了。”……啊，不，我也满足了！那次事情让我受够了！

044

“我之所以要走，”我明明白白对她说，“是因为我在这儿自己感到痛苦、可笑和羞耻！您现在满意啦？”

我仍然握着她的手。她把手抽回，慢慢转过身去，从谱架上抽出乐谱，把它放到钢琴上，全部动作都显得缓慢有分寸，而且又面带勉强和痛苦的笑意看着我说：

“如果我……求您别走呢？”

“可是，求上帝赐福！”我大声说，“难道您没有发现，这些事情一直在折磨得我死去活来吗？我受够了痛苦，也诅咒够了自己的幸福！从这些事情里我们得到了什么，您又得到了什么？没有，够了！”我上前一步又说：“您知道您在生病的最后一夜对我说的话吗？您要我说出来吗？要不要？”

她一动不动，两眼大睁。

“要，您说吧……”

“那好！在那个该死的夜里，我听见您清清楚楚地对我说的话是这样的：等——我——不——再——说——胡——话——了，你——还——爱——我——吗？我知道，您还在说胡话……可是，您现在要我怎么办？就因为我像傻子似的爱上您，您就要我留在这里，留在您身边，用您的方式把我活活整死？……这也是明摆的事，对不对？唉，我向您肯定地说，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是的，那简直不是生活！”

我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全身无力，觉得说完以上说过的话以后，我的生命也就永远崩溃了。

045

可是，是该有个结局了，我便转过身去。她就在我身边，在她眼里（这次像是在一道幸福的闪光中），在她眸子里，我看到原以为早已熄灭了的满含幸福的光芒，它们正在熠熠生辉，正在陶醉，正在抽泣。

“玛丽亚·埃尔维拉！”我大声说，我觉得我是在呼喊，“我亲爱的恋人！我的心肝宝贝！”

得胜的、专心专意的、幸福的她，落下了痛苦结束后静默无声的泪水，终于将她的头舒适地靠我的胸口上。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难道有比这一切更简单的事情吗？我遭受过痛苦，很可能还痛苦得哭泣过，怒吼过；我应当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么写的。然而，这一切都

已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而且，更加久远的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段经历中最有趣的事）她就在这儿，就在我身边，把头支在铅笔上，正在读我写的东西。当然，她对我的许多看法提出异议。然而，为了尊重我这部无拘无束的、悉心创作的文学作品，她作为通情达理的好妻子，表示了容忍。此外，她和我一样，认为分几次创作的这部故事，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当时共同感受过和经历过的生活。可以说，这部出自一个工程师之手的作品，并非一无是处。

046

这时玛丽亚·埃尔维拉打断我，对我说最后一行写得不真实，她认为我的故事不仅写得好，而且是非常好。作为无可辩驳的论据，她用手臂搂住我的脖子，看着我，我不知道我们相距是否越过五公分。

“是吗？”她低声说，更确切地说她是在柔声地说。

“可以把‘柔声地说’写上吗？”我问她。

“写上，我是在柔声地说，是在柔声地说！”说着给了我一个吻。

我还能补充什么呢？

林光 译

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 Quiroga, 1878 - 1937）乌拉圭作家，被誉为“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王”。一生热爱冒险，193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医院中自杀。主要作品有《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大森林的故事》等。

利娜的眼睛 / 克·帕尔玛 Clemente Palma

Los ojos de Lina

英国海军的希姆上尉是我们的朋友。他进入英国船舶公司的时候，我们每月都看见他，并且和他一起在欢乐的宴席上度过一两个夜晚。希姆在挪威度过了大部分青春的岁月，是一位有名的威士忌和苦艾酒的酒鬼；在这两种烧酒的刺激下，他常常情不自禁地用洪亮的声音唱起美妙的斯堪底纳维亚歌谣，然后解释给我们听。一天下午我们到他的客舱里去为他送行，因为第二天轮船要起锚到旧金山去。鉴于海军的纪律，希姆不能像往常那样在他的铺上放声歌唱，我们便决定采用讲述我们生活中经历的故事和冒险的方式度过这个夜晚，并且一巡巡地饮着烧酒，以增加讲述的兴味。我们这些希姆的客人讲完我们的故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二点钟。只有希姆还没有讲，我们要求他讲他的故事。希姆舒服地坐在一张沙发上，把一小瓶苦艾酒和一只过滤海水的器具放在身边的一张小桌上，点上一支雪茄烟，开始讲他的故事：

047

我不像上几次那样给诸位解释北方的民歌或传说。今天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讲一个我结婚前的逸事。诸位已经知道，直到两年以前，我住在挪威。按照我母亲的血统，我是挪威人，但是我父亲却让我做了英国公民。我在挪威

结的婚。我妻子叫阿塞利娜，或者像我称呼的那样，叫她利娜。倘若诸位有机会到克里斯蒂亚尼亚远足，请到我家做客，我妻子会非常高兴地欢迎你们的。

我开始讲我的故事吧。利娜有一双世界上最古怪不过的眼睛。她十六岁，我爱她爱得发疯，但是我却对她的眼睛怀着一个男子心中所能容纳的最强烈的憎恨。利娜拿眼睛注视我的眼睛时，我觉得沮丧、不安、神经抽动，好像有人把一盒钢针倒进我的脑海，然后顺着脊柱滑落下去似的；好像一阵难忍的寒气沿着我的脉管奔流，毛发悚然；好像人们从冰冷的浴池里爬出来；像许多人摸到一只毛烘烘的水果，看到锋利的匕首，用指甲触到天鹅绒，听到丝绸的簌簌声，或者探望一座深渊。看到利娜的眼睛时产生的感觉就是如此。关于这个现象，我询问过好几个医生，没有一位医生给我解释，他们只是微笑，要我不必为此担心，说我神经过敏，只会胡思乱想。可是，我特别爱她，爱得发疯，尽管她的眼睛使我产生不快的印象。这种印象不单单使我的神经系统产生冰冷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奇妙的现象。这就是：当利娜有什么忧虑或心理活动，或生理上不舒服的时候，我从她的眼瞳里看到她的思想像带小小光点的迅速即逝的小片阴影似地模模糊糊地闪过。是的，先生们，是她的思想。这类非物质的、无形的东西，我们大家，几乎大家都有，因为有不少人头脑里没有思想。这

些思想以难以表达的形式从利娜的眼瞳里掠过。我所以说是阴影，因为它比较接近。它们从巩膜后面出来，穿过眼瞳，到达视网膜后闪闪发光。于是我便觉得在我的脑海深处相应地产生了一阵细胞的痛苦振动，一种思想也在我的心里出现了。

我忽然想到要把利娜的眼睛同我的客舱的天窗玻璃相比较。傍晚的时候，我看到许多鱼受到我的灯光的惊吓，把它们那古怪的头撞在了坚硬的玻璃上。由于玻璃很厚，又是凸面，鱼的影子看上去模糊不清，奇形怪状。每当我在利娜的眼睛里看到这些思想，我便对自己说：“瞧！鱼又在经过呐！”只不过这些鱼是以神秘的方式穿过我爱人的眼瞳，在我脑海的阴暗的深处构筑了它们的洞穴。

049

可是，嗨！我是一个说话没有条理的人。我对你们说明这种现象的时候没有描绘我的利娜的眼睛和美貌，利娜的肤色是黝黑而憔悴的。她的波浪形的头发优美可爱地梳立在后脑上，从没有哪个女人的美貌像利娜的颈背从她的黑亮的头发底下露出来的时候那样迷人。由于自幼上唇上翘而几乎总是微微张开的双唇非常红，好像经常吃草莓，喝血，或者储存着鲜红的血似的；大概这最后一点是对的，因为面颊发红的时候，双唇便苍白了。在这样的双唇之间，有两排洁白的小牙，一道光线照射在牙齿上时，整个脸部都亮闪闪的。对我来说，看见她吃樱桃简直是一种快乐；

倘不是嘴上方的那一双邪恶的眼睛，我真愿意让那张甜蜜的小嘴咬一口。那一双眼睛啊！我再说一遍，利娜的肤色是黝黑的，头发、眉毛和睫毛是乌黑的。你们倘若偶尔看见她在睡觉，我会这样问你们，你们说，利娜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根据她的头发、眉毛和睫毛的颜色判断？你们肯定会回答说是黑的。完全错了！因为，不是黑的，先生们。她的眼睛有颜色，一点不错。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眼科大夫，或者所有的画家，都不能准确地确定或复制这种颜色。她的眼睛仿佛是一刀旋成的，又圆又大；眼睛下面有一条蓝道，形成了眼底黑晕，好像是她那长长睫毛的淡薄的阴影。到此为止，诸位看到，并没有任何异常之处。利娜的眼睛在闭着或半闭半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一旦它们张大、眼瞳闪光的时候，我就感到惶恐不安了。谁也不能不让我想，梅菲斯托费莱斯^①在那些眼瞳后面设立了它的活动处。她的眼瞳的颜色是介于一切颜色中的一种颜色，是一切颜色的最复杂的结合。有时候我觉得它们像两块被光灿灿的红宝石从后面照射的翡翠，它们发射出的绿色和淡红色的光芒逐渐化为彩虹，像肥皂泡，光彩夺目；然后出现一种难以确定的但是单一的颜色，把一切颜色覆盖住。中间闪动着一个光点，从它具有的稀奇古怪的色调

① 歌德作品《浮士德》中的魔鬼形象。

来看，它是最令人感到不快的。利娜的血液的沸腾，神经的紧张，她的激怒，她的欢乐，她的精神的表现和活动，都透过这个神秘光点的颜色显露出来。

随着我跟利娜的继续接触，我在她眼睛的多重的光芒中发现了这样一点：她的浪漫少女的伤感情绪是绿色的，她的欢乐是紫色的，她的妒忌是黄色的，她的热情女性的热望是红色的^①。她的眼睛给我的印象是痛苦的，给我产生一种可怕的压力。我觉得我的男子的尊严由于这种神秘的压力而受到了凌辱。这是她的一双眼睛强加于我的，我像憎恨人一样憎恨它们。我想抗拒是徒劳的；利娜的眼睛控制着我，我觉得我的心灵在被挖出来捣碎，仿佛一块炭放在魔鬼眼睛似的两团火中间焚烧。最后我不得不怀着爱与憎的火热的心闭上眼睛，因为我觉得我的紧张的机体令人心碎地弯折了，我的脑汁在我的头颅里跳动，仿佛被关在一座烘炉里的一只大黄蜂。利娜没有发现她的眼睛对我产生的痛苦感觉。整个克里斯蒂亚尼亚都赞美她的眼睛美丽，但是对谁也没有产生像我这样可怕的印象：只有我做了它们的受害者。我不能再忍受了。有时我想，利娜在对我滥用权力，通过侮辱我开心。于是我的男子的自尊心发出报复的呼声，要求应有的权力。我也用虐待我爱人来取乐，

051

① 意思是说，她的不同的感情用眼睛的不同的颜色反映出来。

要求她做出牺牲，竭力折磨她，直至惹她哭泣。实际上，我有一个意图在试图悄悄实现。是的，在针对她那双眼瞳所做的反抗中，掩盖着我的怯懦：我惹她哭，是要她闭上眼睛，她闭上眼后，我便觉得摆脱了我的枷锁。但是可怜的利娜并不知道她针对我的可怕武器；天真纯朴的好姑娘有一颗可贵的心，她爱我，听我的话。最奇怪的是，我憎恨她的一双眼睛，又为她的眼睛而爱她。即使我总是失败，还是不放弃反对那一双可怕的眼瞳的斗争，希望取胜。有多少次爱情的红色光芒像百发炮弹射向我的神经啊！由于自尊心作怪，我不愿意把我忍受的痛苦告诉利娜。

052

我们的爱情总该像别人那样有个结果：要么跟利娜结婚，要么一刀两断。一刀两断是不可能的，后来我不得不跟她结婚。婚后的生活中使我可怕的是，那一双眼睛将永远伴随着我，将可怕地照耀到我的老年。当我应该向她父亲——一个有钱的船主，把女儿许给我的日期临近的时候，她那双眼睛的魅力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夜晚，我看见它们像火炭似地在我的房间的黑暗中闪光；我望望屋顶，它们便可怕而固执地在那里闪光；我看看墙壁，它们便在那里镶嵌着；我闭上眼睛，我便看见它们贴在我的眼睑上，贴得那么牢固而明亮，它们的闪光都照澈了视网膜上的粗粗细细的血脉网。最后，我疲倦地睡着了，利娜的目光像罗网一般紧紧地包围着我的梦，绞杀着我的心灵。怎么办呢？

我拟定了我的计划；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骄傲、爱情还是因为深深地印在我心中的责任感，我一点也不曾想到抛弃她。

我向她求婚的那天，利娜高兴极了。啊，她的眼睛是怎样地闪光哟！它们是多么古怪哟！我异常爱怜地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在吻她的血红、温热的嘴唇时，我不得不几乎昏昏沉沉地合上眼睛。

“闭上眼睛，我的利娜，我恳求你！”

利娜吃惊地更加睁大了眼睛。看见我脸色苍白，怒容满面，便抓住我的手，恐惧地问我：

“你怎么啦，希姆？……说呀。上帝啊！……你病了吗？告诉我。”

053

“不……请原谅；没什么，我没什么……”我，回答她说，没有看她。

“你说谎，你一定有事……”

“是一阵头晕，利娜……马上会好的……”

“你干吗叫我闭上眼睛呢？你不愿意我看你吗，亲爱的？”

我没有回答，恐惧地看了看她。啊，那一双可怕的眼睛就在面前，正喷射着惊异、爱情和不安的、不可忍受的火焰。发现我的不安的沉默后，利娜更加惊慌了。她坐在我的膝上，把我的头抱在她的手里，急切地对我说：

“不，希姆，你骗我，一个时期以来你心里就有什么古怪的东西：你是干了什么坏事，因为心里有什么东西压着才不敢正面看人。我会从眼睛上看出来的，你看看我，看看我。”

我闭上眼睛，吻了她的额角。

“不要吻我；你看我，看我。”

“啊，看在上帝面上，利娜，别这样！……”

“你为什么不看我？”她追问着，几乎哭出来了。

我为折磨她深感不安；把我的想法告诉她又深感羞愧：“我不看你，是因为你的眼睛使我感到痛苦；因为我非常怕它，既不知为什么，也不能够克制。”我不再说话，等利娜哭着离开房间后，我回自己家了。

第二天，我又看见她的时候，她让我进了她的房间。利娜早晨起来的时候，喉咙疼痛起来。她躺在床上，房间几乎在黑暗中。这使我多么高兴啊！我坐在床边，兴致勃勃地对她谈起我未来的计划。夜里我已经想过，要使我们幸福，最好是把我的可笑的痛苦告诉她。也许我们会意见一致……佩戴一副墨镜……把我的痛苦告诉她后，她沉默了一会儿。

“喂，你多蠢啊！”她仅仅这样回答。

有二十天时间，利娜没有下床。医生吩咐，不许我到她的房里去。利娜起来的那天，她把我唤了去。距离我们

的婚礼只有几天了。她已经收到亲戚朋友赠送的许多礼品。利娜叫我去，是为了让我看绣着柠檬花的衣服，那是她病的时候人们送她的，还有其他礼物。房间里半明半暗，利娜的模样依稀可见，她坐在半开的窗前一把靠背沙发上。开始把手镯、戒指、项链、衣服、一对雪花石膏的鸽子、项饰、耳环，不知多少首饰，拿给我看。她父亲（一位老船主）的礼物也摆在这里：一只小游艇。当然，不能把游艇搬来，只是一份游艇证明书；我的礼品也在这里；利娜送给我的礼品也在这里，是一只小玻璃匣，外面套着红色长毛绒套。

利娜笑嘻嘻地把礼品递给我，我以情人的礼仪吻了她的手。最后，她颤抖着把小玻璃匣捧给了我。

055

“拿到光线下去看吧，”她对我说，“里面是宝石，它们的光辉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她打开一扇窗子。我打开匣子，我毛发悚然了：我的面色一定苍白得可怕。我恐惧地抬起头，看见利娜正用她那一双玻璃的、一动不动的黑眼睛注视着我。一丝既温柔又滑稽的笑容挂在我爱人那仿佛用野草莓汁描抹的嘴角上。我急忙跃到她面前，使劲儿抓住利娜的手：

“你怎么这样做呢，可怜的人儿？”

“这是我的结婚礼物！”她平静地回答。

利娜的眼睛瞎了。一双玻璃眼睛像恐惧的客人似地躲

在眼窝里。她的眼睛，利娜的眼睛，曾经那么折磨我的古怪的眼睛，仍然用往常那样奇异的目光从红色玻璃匣的底部逼人地、嘲讽地望着我。

希姆讲完故事的时候，大家非常激动，一声不响。故事真是太可怕了。希姆端起一杯苦艾酒，一饮而尽。然后带着哀伤的表情看了看我们。我的朋友们沉思地望着——有的望着客舱的天窗，有的望着随船只摆动的吊灯。突然，希姆滑稽地大笑了一声，笑声像一只巨大的铃铛落在我们的沉思中。

056

“天啊！诸位相信世上有什么女人能够像我对大家讲的这样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要是是一个女人的眼睛使你觉得不快，你们知道她会怎么办吗？一个办法就是把你们自己的眼睛毁掉，免得看见她的。不，我的朋友们，我对诸位讲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我很荣幸地把这个故事讲给诸位听。”

接着他抓起他的那瓶苦艾酒，在大家的面前高兴地举了起来，那瓶酒仿佛是翡翠溶成的液汁。

朱景冬 译

克莱门特·帕尔玛（Clemente Palma, 1873 - 1946）《秘鲁传说》的作者里卡多·帕尔玛之子，秘鲁现代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由乌纳穆诺作序的短篇小说集《恶意的故事》、长篇小说《XYZ》等。

黑色的故事 / 曼·迪·罗德里格斯 Manuel Díaz Rodríguez

Cuento negro

他常常到长桥的桥头去坐着。面对村庄、背朝高山坐在那里，陷入了痛苦的沉思，面前的景色偶尔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的心思固执地集中在对近几个月的往事回忆上。可怜的少年一层一层剥着往事的忧伤的花瓣，试图找到造成他的不幸的真正原因。但是事情总是把他长期以来令人恼怒的痛苦归咎于自己而告终。

已经有多少时光被消磨在大山的那个角落里了！多少痛苦、悲伤、发烧的白天啊！多少失眠、被可怕的梦魇搅乱或被淋漓的汗水打断的幻梦的夜晚啊！他，只有他，应该为这一切担负责任。他在城里本可以不真正沉于混乱的罪恶的生活，在那样的生活中，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放肆无度的事情，特别是酗酒：他彻夜不眠，一秒钟也不睡，甚至在城市的郊外，或躺在某个广场的板凳上，或坐在一座桥的栏杆上，迎接第二天的黎明；他要是不沉于这种生活，就永远不会落入这座寂静的小城的生活环境中，这里有的是初愈者或垂死者的苍白面孔；除了埋怨他自己的忧伤，没有别的消遣；除了他那支跟他一样郁郁不乐、患病似的小提琴外，没有别的伙伴。

他是那么和平而安静，可他的不可克制的强烈怒火从

何而来呢？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要理会他的同伴们的讽刺、玩笑和庸俗的中伤，他尽可以像往常那样大胆而平静地生活，不理睬那些愚弄和嘲笑，用他的小提琴的乐曲挣他自己和老母亲的面包……但是，不能，不能；那些玩笑是非常残酷的，倘若不是这样，不非常残酷，为什么会使他觉得人们那么可恶，社会那么可笑，世界那么可恨而可卑呢？

058

头一个玩笑是具有机灵而无礼的眼睛、性格顽皮而邪恶的吹笛少年开的。那个少年不止一次碰见他好像陷入了迷惑状态，出神地观赏一位经常前来观看演出的姑娘的美貌：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同伴在首次幕间休息的时候总是不离开他的位置，在这段时间里，包厢里的妇人们一般是不离包厢的，小提琴手可以尽情地朝右边的一个包厢张望，那里总是坐着那几个人：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女儿是小提琴手倾心敬慕的美人儿，她的美丽是绝世的奇异的，是不同的血统幸运结合的产物：父亲是西班牙人——阿拉伯的肤色和眼睛——，有一双黑而深邃的眼睛；母亲是一位非常羞怯的苏格兰人，肤色洁白，头发金黄。

吹笛的少年存心不良，故意生事，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其他的伙伴。一天晚上，趁他的同伴毫无准备的机会，开始了他的玩笑，别的伙伴也自然跟着起哄。

“你几时向她求婚，帕斯夸尔？”

“帕斯夸尔，何时举行婚礼？”

“你，秘密守得多严啊！”

起初，帕斯夸尔的回答只是悲苦地微笑或喃喃地说句什么话。

何必把这些玩笑放在心上呢？

他的同伴们不会是真的认为他爱上了那个又白又阔气的美人儿；不会认为他会那么可笑而愚蠢，竟不考虑他同那个比财富和金子更难到手的东西隔开的美人儿之间的距离，因而谁也不能阻止他从远处对那个美人儿表示无声的、恭敬的爱慕，不管在什么地方碰到她，他都有权利看她、爱慕她，他比任何人更有权利，因为他懂得敬慕她，懂得以艺术家的崇高感情对待她，为此，他随身带着艺术家们在美人儿的祭坛焚烧的香丸，总是冒烟儿而永不熄灭的香丸。在创作灵感产生的时刻，他心中最动听的曲调就会从这种香丸里迸发出来，跳动在他的小提琴的弦上。

059

小提琴手不理睬朋友们的讥笑！依然坚持他的为之心醉的甜蜜的爱慕，每天晚上他都焦急地期待那个魅力诱人、姿色出众的女子的到来，以便然后于适当的机会以难以表达的喜悦心情开始他的默然而纯洁的赞赏，这种赞赏渐渐地变成了他的急迫的需要，他像需要面包、空气、阳光一样需要她，仿佛是他的艺术家心灵的唯一精神食粮，这对他更好地理解老师的作品和在独自学习的短短几天里更好

地进行创作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疑问，短暂的、稀少的颓丧的时刻仍然是有的。在这样的时刻，他的赞美就不单单是美学的赞美了，他不愿意对自己承认，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心已经不作为艺术家而跳动，而是作为一个人而感觉了，他把这一切归咎于观众，音乐，或电灯光线太强，或女人的服装色彩太艳，或女人怀里散发的香气使空气太窒闷，唯独不归咎于他个人的真正原因。在这样的短暂而稀有的间歇时间里，一阵突然的昏迷，一阵暂时的异样的晕厥，使他不胜惊慌，他仿佛觉得处在一阵花儿的雨下，处在一阵在炎热的天气里枯萎得要死的玫瑰花的雨下，丝绸般的玫瑰花瓣纷纷落下，抚摸着他的全身。

060

但是那些玩笑却从无所谓变成了他的心病，帕斯夸尔觉得它们充满了含沙射影的咒骂和不露锋芒的侮辱；从此，他便开始抛开了原来的忧伤的容忍态度，而终日怀着不安的情绪，他似乎猜测到：他的同伴们在诽谤他，说他自负，影射他的混血种的黑色皮肤，根据一言半语含混的话，他便觉得心似火烧。

为什么责备他骄傲呢？他做的事情并不错，而且他也没有过错，为什么要责难他呢？难道他这样一个甚至不喜欢思想的人怀着什么不实际的幻想吗？他很明白，富贵美丽的花朵和愚昧贫苦的艺术家的不平等；他很清楚，平

等不只是天真的谎言，亲善的欺骗，虚无的希望，尽管许多次革命和许多基督许过愿，平等仍然是一种许愿，他一清二楚！在理论上，在广场上的演说家的口里和法律本身的精神上是可能的；在人与人间的日常关系上却是行不通的。啊，他非常明白！无论是虔诚的贵妇，还是所谓自由派的老爷，遇到某些问题都会怀着十分厌恶而恼怒的情绪退缩回来，明显或不明显地背弃了他们的学说。这类事情他知道不少，特别是有一件，总是摆在他面前：他可以在他的手上，脸上，他的全身看到它，这就是模糊的黑色，它具有不可克服的阻碍力：它是模糊的肤色，在谈论傻瓜的时候，往往在人们的心灵里引起许许多多偏见，许多忧虑和许多虚假的幻影，啊，家庭，血统，祖先，名字！

061

这一切，他完全明白，任何人，更不用说同伴们，谁也不应该用卑鄙指责的方式，粗暴无耻的方式把一切归罪于他，他不应受到任何指责，那个女子使他产生的不是庸俗的爱情，而是艺术家的爱情，既没有欲望也没有污点，是纯洁而光明的。他远远地看去，她是那么洁白而高大！就像行人望见远方的山顶覆盖着白雪的高山，没有产生想用双手去触摸那纯朴的光闪闪的山巅的古怪念头。

但是，经过这一番思虑之后，帕斯夸尔并没有恢复他的不在乎的态度，毫不高尚的朋友们的卑鄙的暗示终于在他的心灵里引起一场不幸的斗争，即保存在他身上、溶合

在血液中、溶合在心灵里、溶合在骨髓里，永远不调和的两个血统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改变了艺术家平静的赞美态度，把它变成了充满痛苦、浸透着苦水的不安的感情，他的性格变得暴躁而阴郁了；帕斯夸尔愈来愈远离了他的同伴，陷入了混乱的生活，他先是诅咒，随后是惋惜，但是事情已经很迟了。

062

一天晚上，帕斯夸尔彻底同他的大部分伙伴断绝了来往，那个吹笛的邪恶的少年，打听到了帕斯夸尔所爱慕的女子的名字，把它同小提琴手的名字一块写在一张纸上，让两个名字可笑地靠在一起，又在两个名字旁边加上了几句新婚夫妇惯常题写的话语，然后他把这张纸条在同伴们中间传来传去，在传递过程中，他们嘲弄地窃窃私语，捂着嘴大笑，在看纸条的时候，每个人都拿帕斯夸尔的惊异和愤怒开心，实际上他们对同伴受的侮辱感到非常快活，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同情的表示，那张胡写的纸条继续传递着，终于传到了帕斯夸尔的手里，他看过之后，面色如土，把纸条用右手揉作一团，向那些带着奚落表情留神瞅着他的伙伴中的一张脸上掷去：第一次像战歌一般颤抖而暴怒地用粗暴的话爆发出他压在心头的怒火：

“你们这些白痴！傻瓜！妒忌者！一群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人！”

他做了什么损害他们的事竟使得他们没完没了地招惹

他呢？他是自由的，非常自由的，不但可以自由地钦佩，而且可以自由地爱慕绝顶的美人儿，谁能阻挡他呢？为什么他要自以为低人一等呢？自认为低人一等的人活该：不但活该，而且该当别人的奴隶。与此相反，他是比许多人更高贵的，难道他不比坐在包厢里或者在走廊里的许多胡说八道的人高贵吗？他们为他们的优雅风度感到得意，为炫耀他们的白色胸衣、光闪闪的皮鞋和戴戒指的手指感到满意和快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虚荣而无聊的，他的心中却怀着某种高尚的东西，例如，他能够用音符和谐音奏出事物的和声，心灵的乐曲，美的最理想的内容，就凭这一点，他不比那些言谈举止和蔼可亲，像百合一般柔弱单薄，肌肉洁白、细腻，但是心灵愚昧无知，只有欲望没理想的女人中的许多人高一等吗？倘若不是这样，那群女人为争夺最后一次音乐节上的男低音歌手——一个有着极普通的阿波罗美貌，大力士的体形，粗暴而骄横的性格，从森林里逃出的雄兽般的表情，平常而粗俗的仪表的意大利人——而进行的斗争又如何解释呢？这样的现象，他不向往，也不羡慕……

063

这一夜和第二天，充满在帕斯夸尔心里的全是仇恨的思绪和冲动。那个女子，他的理想的象征——洁白、高大、不可接近——，使他产生了反感和厌恶，但是这种心情是暂时的，好像在帕斯夸尔身上有两个不同的人：一个骄傲，

狂妄，易怒，渺小；另一个和蔼，平静，高尚，艺术家的宽宏大量克服了庸俗的仇恨，把仇恨的阴影和痛苦变成了平和的忧伤与“美的萌芽”的温和阴影和痛苦。

这时，一直隐藏着的病症赤裸裸地、毫无掩饰地爆发了，像抓住不放的珍贵猎获物似地拥抱着帕斯夸尔，最初是由一般伤风引起的每天下午的轻微痛苦，随后便是明显的顽固的高烧；致使小提琴手夜晚的工作愈来愈困难，当他去求医生的时候，医生劝他赶快放弃乐队，离开剧院，在充满危险的刺激的恶浊剧院里，病情会迅速加重：要是可能的话，应该搬到农村去，或者某个山村，患肺病的人都到那里去，在休养和良好而清香的微风中求得受重伤的肺叶的痊愈。

064

医生没有对他说明全部真相，没有用安慰他的诺言鼓励他。在到山村后的头两个月里，诺言却一直在实现着，休息，附近的咖啡树和森林的绿色景象，清新而纯洁的空气，看来全部的青春的力量已经恢复到帕斯夸尔的虚弱而贫血的身体上了。

但是他的咳嗽，在停息一个时期后，又开始了：高烧的火焰也重新燃烧起来，开始了它的邪恶的工作，啊，漫长、缓慢而无情的病！特别是夜间，简直是痛苦，帕斯夸尔可怕地望着夜晚的来临，一想到睡觉就感到恐惧，因为他担心醒来会汗流浹背，冰凉而可恨的汗水布满他的脸面，

一滴滴的顺着脖子滚下来；或者担心做那种常常使他惶恐不安的令人失望的古怪的恶梦。做梦的时候，从前他在剧院里赞美的那个女子的形象常常出现在梦中，这幅幻影仿佛是另一次古怪而痛苦的梦的预兆。那个形象的清晰明亮的轮廓逐渐消散，模糊，最后消失在一片百合、圣饼和白雪的白色里了。帕斯夸尔觉得他的病体躺在一片覆盖白雪的孤寂的草原上，又觉得被抛弃在白茫茫、寒冷而神秘的北极地区，那片白色渐渐地涂掉了他的皮肤上的黑色；寒冷熄灭了他发烧的热力，帕斯夸尔整个身体随着最后一阵痛苦的寒战慢慢毁灭，最后化为了乌有，就在这时，他随着一阵湿淋淋的汗水醒来。第二天，他的痛苦伴随着对幻梦的回忆而加剧着，然而，他觉得那一片白色的幻影是可笑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深刻地搅扰着他的精神。

065

自打来到这个山村以后，小提琴手每天傍晚总是做一次长久的散步，最后走到村边的一座桥头上，或者当唯一的一列快车从附近那一带地方通过的时候，走到车站上去。但是最经常的是走到桥头去，在车站上，来往的旅客使他感到很不快，那一张张活泼的、反映着残酷的和美丽生活的面孔使他心里充满烦恼，回家以后，他一定会为他在看到那些健康的面孔和身体时产生的卑俗仇恨情绪感到后悔的。

晚上，小提琴手很早就回到他的房间，烧得不厉害的

时候，他总是坚持用他那乐器的最悦耳的声音来倾吐一直回荡在他心中的痛苦，小提琴在帕斯夸尔颤抖的手里呻吟着、啜泣着，伤心地痛哭着，从弦上发出的每个音符就像寂静的夜里落下的一滴眼泪，不眠的邻居们听到哀伤的曲调也不禁一阵心酸，有时便走去用某种方式安慰小提琴手的无休止的啜泣；但是随后，一看到病人的面孔，便满怀同情地忘记了他们自私的意图，肺病患者那仿佛被一群猎狗紧紧追赶的可怜动物似的失常面色和不安神情，软化了他们的心肠，一双由于发烧而闪闪发亮的眼睛和两只因为面孔瘦削而显得很大的耳朵，使他看起来好像总是恐惧不安。

066

在夜晚的宁静和沉寂中，小提琴仍然呻吟着，痛苦地啜泣着，小提琴手竭力要通过琴弦如怨如诉的语言和他的悲苦、哀伤和痛苦，把尚未在他那混血儿不固定的心灵中接过安宁的吻的两个种族的哀伤、痛苦和全部乡愁表达出来，因此，小提琴的旋律便连续几个星期几个月忧伤而单调地一直继续着，每个夜晚，帕斯夸尔还可以找到尚未发出的呻吟，不为人知的啜泣，新的泪水，令人撕碎心肠的新曲调使空中充满了悲伤，但是最后的曲调，最后的音符还没有到来……那是最悲哀和痛苦的，应该用第一次窘迫的啜泣克制最后的痛苦的叫喊。

当很久以后最后的曲调终于到来的时候，没有料到它

们并不像小提琴手预期的那样，无情而盲目的命运搅乱并打破了悦耳旋律的幻梦。

一天傍晚，帕斯夸尔没有像往日那样散步到桥上去，而是向车站走去，在站台上的一群刚刚到村里来的旅客中间，他喜出望外地看见了他在剧院里仰慕的那个女子。她还是那样，黑亮的眼睛，金黄的头发，雪白的肤色，只是十分清瘦苍白，帕斯夸尔以他已经很老练的眼睛看到，即将在他身上结束的同样的悲剧正在她身上开始，同样无情的病患已经染上了这位女子——他的理想的象征，使她的胸中充满疼痛，使她的眼睑布满紫色，使她的面颊透着一抹发烧引起的玫瑰色。面对残酷的现实，一种异样的感觉掠过小提琴手的心头，帕斯夸尔觉得他的痛苦像烟雾一样消散了，而一种异常快活的感觉侵入了他的心灵，使他的全身颤抖起来，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全身高兴得颤动不安，像个呆子似地打着手势，不断地自言自语。

067

“那些白痴！现在还说我们不平等吗！那些白痴！还说我们不平等等！白痴！白痴！”

这天夜里，小提琴没有像往日的夜晚那样呻吟，他放声大笑的时候，不再让乐器发出一声叹息，轻蔑的笑声，骄傲的笑声，鄙视的笑声，嘲讽的笑声，讥刺的笑声，畅快的欢乐和由衷的欢喜的笑声，一切一切的笑声，全都从小提琴的音箱里爆发出来，振荡在琴弦上，像一群群活泼

的鸟儿飞舞在空中，这些笑声，几乎回响了一整夜，笑声是那么怪诞，邻居们听了心里都充满恐惧：笑声愈来愈大胆，愈来愈高昂，愈来愈疯狂，渐渐聚集起来，最后熔合成了一声狂喜的胜利的喊声。

第二天，肺病患者的嘴边和双唇间，凝结着大块大块的血迹，小提琴手躺在雪白的灵床上，大家发现他的面色非常白而光亮，好像在临死的时候，他那些夜晚梦见的那片洁白的景象变成了现实，他的皮肤的全部黑色消失在他梦中的荒凉而寒冷的北极无边的白色里了！而他的两种致命的热力，肺病的烧热和未能如愿的爱情的热情，也同时熄灭了。

068

朱景冬 译

曼努埃尔·迪亚斯·罗德里格斯（Manuel Díaz Rodríguez, 1871 - 1927），委内瑞拉作家。著有《色彩故事集》、长篇小说《破碎的偶像》和《贵族之血》等。

不遇 / 戴安娜·卡里多·希尔维斯特 Diana Garrido Sylvestre

Desencuentro

贝纳多经常给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他总是从城市与死亡、垃圾、贫穷的关系说起。他经常拿故事里的暴力和自己的话开玩笑。他知道用这种方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故事。他给我们讲过伦敦、卢森堡、巴黎。但是，他的偏爱居然是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我们这些专心听讲的女生，总是坐在第一排，起初不明白贝纳多为何偏爱塞维利亚。渐渐地，我们感觉出塞维利亚的故事集合了让我们铭刻在心所需要的因素。那些故事好像是文学性质的，并不实在，是诗人或者那个时期某个邪恶的家伙编造出来的。

069

有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贝纳多说的是垃圾堆积如山的年代，有个教士认为塞维利亚人只剩下对基督象征物的些许尊敬了。或许这个教士还知道，这是唯一能够拯救塞维利亚人的东西，于是，他一天也不想多等待，就用白色十字架每隔一米钉满了大街小巷。在十字架周围一米的范围内，人们大概不敢倒粪桶和扔臭辣椒。这样，旅游的人们在路经城市也可能以为看到的是一处巨大的陵园，最好别打听里面的事情。

贝纳多节目单上的另外一个故事是讲黑色瘟疫的，发病期间，公墓在短短几天就人满为患了。居民们不得不设

法解决亲属遗体的前途问题。街道狭窄，勉强可以通行。解决办法就是遗体不出门，封闭在一个房间，大家与腐臭生活在一起，最后瘟疫传染到每个人身上。据贝纳多说，于是大家学会了与死神共处。

等到故事讲完，暂时无话可说的时候，贝纳多就邀请我们去咖啡厅长谈，继续吸他的万宝路一百香烟（比市场的任何一种烟卷都长），继续喝他的和我们的咖啡。

如果上课迟到，就不可能当上贝纳多合格的学生了。据此，他在开讲后十五分钟的时候就锁门。我们曾经为此发疯，因为在外边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课的人们，都试图听到哪怕是四分之一的内容：关于西班牙加利西亚风情或者墨西哥农民的故事。但是，如果有人靠在门上弄出了动静，贝纳多会愤怒地跑出来把迟到的学生轰走。

我知道那天下午会轮到我头上。可以肯定，我是他最喜欢的女生。快要下课前，他总要注意一下我因为听见了惊奇的内容而露出的吃惊的表情。但是，我预感到那个下午他不会原谅我的。我快步走在市中心狭窄的街道上，试图赶上公交车。可是，我每走十几步就会遇见某个数月未见的朋友，文件夹和地图册就会从腋下落到地上，于是我不得不弯腰拾起来。远处，两辆汽车相撞，人们在大喊大叫，世界混乱得可怕。我上学的路上有成千上万的障碍。于是，我怀疑如此奋力向前是不是有意义。但是，我仍然

坚持赶路。一想到我不能准时走进教室，一想到老师对我区别对待的态度会变得显而易见，因此会影响我重新占据第一把交椅，我就不由得心慌起来了。

我站在教室楼的入口处，看见里面的教室门是敞开的。看看手表，我想弄清楚出乱子的原因。无论如何我的迟到不可能是对老师的挑战啊！

在校园里，我看见了同学们，可我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里面没有我坐在第一排的女同学，也没有贝纳多老师。我站在教室对面，回头去看老师的办公室，再看看周围的同学。这时，阿封索一面神经兮兮地笑着，一面说道：贝纳多刚刚被带走了。我立刻冲去，大声问他：带到哪里去了？我的声音回荡在大楼的走廊里，阿封索理解了我的意思，慢慢吞吞地说起来了：“老师熄灭了香烟，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看周围，察觉了什么之后，大声说：‘我球队的女前锋没有来啊！’说完就昏倒了。”

071

从那天起直到现在，我就与死神共处了。我把贝纳多老师封闭在自己的记忆中。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我找到了他的藏书。我一面等候他再来给我讲故事，一面抚摩着他的书籍。

赵德明 译

戴安娜·卡里多·希尔维斯特 (Diana Garrido Sylvester), 1975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委内瑞拉梅里达市长大，建筑师、画家、诗人。

一只蝴蝶？ / 卢贡内斯 Leopoldo Lugones

¿Una mariposa?

我没能满足阿丽西亚的要求去给她讲那些花花草草，可我自有我的道理。这样我就把谈话引向了蝴蝶。她听得非常认真，这种昆虫生命里的点点滴滴都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那些灰白的幼虫，天才的织工，神秘的蛹沉睡在新生与暗影的梦里，双翅在阳光的爱抚里苏醒，好像一声光的叹息……当我的昆虫学知识山穷水尽，我建议换一个话题，她凭着自己十三岁女孩可爱的专横说道：——您得给我讲一个蝴蝶的故事。

072

我宁愿给她讲一桩真事，在这里面，不错，还有一段爱情。

丽拉要离开家去法国上学了，她和表兄阿尔伯特道别，她要说的话一定很多，因为他们足足说了三个小时不停止；说的话一定很重要，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一定很悲伤，因为分别的时候，他的眼睛肿了，她的鼻子红红的，手帕湿湿的，——至少比平常要湿上一些，也不是因为香水草的缘故。

在丽拉离开的当天下午，外婆的家里一片哀伤，看着可怜的老人哭泣的样子，阿尔伯特就想到，她身穿黑衣是为了自己父亲的离世，而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不在了。

就这样过去许多天，漫长、沉默的日夜煎熬。阿尔伯特不曾和外婆说话，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外婆看到这孩子如此悲伤，能做的只是哭泣，她明白这样的悲伤是无法安慰的。她十分清楚这表兄妹俩是一对小情侣，如果是真的情侣更要哭上许久了。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阿尔伯特变成了蝴蝶猎手。他学会了精巧地运用网兜，将美丽的俘虏分类，富有艺术感地摆放在明亮的玻璃上，每一只都用大头针固定好，完美地展示翅膀。这个爱好能宽释他的心情，尽管有些时候，特别是午后，当霞光在天空渐渐消逝，林霭披上静寂，他想起丽拉的话还是会哭上一阵：“如果你把我忘了，我会用某种方式来提醒你，你放心，我不会停止爱你”。但他不会真的哭很久，而且每次哭得更短些。

073

渐渐地蝴蝶占据了他的整个心思，一心只想着他日渐丰富的收藏。外婆见他高兴，一直支持着这项无声而强烈的爱好，阿尔伯特从未缺乏过一根大头针或一块玻璃板。很快丽拉对他只剩下回忆而已，虽然他还很爱她，但再也没有为之哭泣的需要。现在他想的是：——要是她能看见我的收藏就好了！——仅此而已。他的确只有十七岁。我十七岁的时候也有过一位女友，但从一个黑夜到一个黎明她就在我心里死去。事情就是这样，让你觉得世上总有悲伤，只有悲伤。

我们刚才说到，阿尔伯特不再为丽拉哭泣。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完全攫住了他的心。

一天午后，他在花园的椴树林里张着网子游荡。宛如倾倒的酒杯，炙热的浆液化作血腥的波涛，流淌在夺造化之工的恢宏之上，太阳降到荣美的云朵中间。树林里一片寂静。突然间，在一丛灯心草上面，阿尔伯特发现了一只陌生的蝴蝶。它呈白色，但在双翼上有着一对蓝色的斑点，好像两朵紫罗兰。不论是在收藏里，还是在图鉴上，他从未见过一只这样的蝴蝶。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奇迹，一个全新的品种，可以想见，他渴望拥有它。他满怀激情开始了追捕。然而那只蝴蝶灵动得可怕，总能置身于网罗所及的范围之外，但又从不远离他的视线。就这样过去了一个下午，夜幕降临，阿尔伯特愤愤地睡了，直到凌晨还梦见一只白蝴蝶，翅膀上有着两个蓝色的斑点。第二天他又在原来的地方找到它，徒劳地追捕了一天，夜里又一次梦见了它。终于，在第三天的时候，在像往常一样白白奔忙了一个钟头之后，他想：要是丽拉在就好了，她一定会帮我捉到它，我也不会这么辛苦。恰恰在这时候，那蝴蝶飞过来，落在离他极近的地方，一株藤忍冬上。他一网扑过去，发出一声欢呼。捉到了。

外婆见了这美丽的昆虫也赞叹不已。被捕后它立刻就被一根长长的大头针钉好，同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小心

防护美丽的翅膀不被伤损。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到了第二天清晨，蝴蝶还活着，一直在痛苦地挣扎，怎样强力的毒药都无法让它安息。由于它不断地拍打翅膀，华丽的鳞粉渐渐脱落，在整整六天之后（可怜的家伙经历了这么久的受难！），翅膀只剩下一对黯淡的空架子。

这时候外婆前来说情，而阿尔伯特也对保存这只难看的生物完全丧失了兴趣，它是这么顽固地抗拒死亡，于是同意拔下大头针，任它自寻生路。那蝴蝶，虽然有些艰难，还是很快消失在风里。

075

——那丽拉呢？——阿丽西亚饶有兴致地问。

——丽拉的故事很短暂也很悲惨：她在学校里表现得温顺而悲伤，不久便抑郁成疾。谁也不曾觉察，因为她从不抱怨。她只是变得越来越苍白，在课下暗自哭泣。在晚间她好像常常做梦，她的室友有一次曾听见她睡下的时候说道：

“这里的夜晚，在我的家乡是白天；我睡着的时候，梦见自己在那里，这安慰了我。”

她的苍白并没有引起注意，因为由于水土不服和远离家人，身体有一些不适也很正常；她的沉默也被归咎于她近于零的法语基础。此外，在这些培养深闺淑女的学校里，

寡言被视为一种美德，这为她赢得了很好的操行评价。就这样丽拉过了十个月，直到有一天清晨，人们在她的白色小床上发现她已经没有了气息，并不是死于她平素的苍白和沉默，因为有一团刺骨的寒气怀抱着她，仿佛浸在月光里。

医生判断不出她的病因，尽管进行了非常仔细的检查，只在夭折女孩的胸口和背部，勉强找到了两处红色的刺痕。此外再没有什么可察之处，便在她的墓前放上百合花。

076

给阿丽西亚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所在的阳台也已经被黑夜包围。在我们头顶闪烁着猎户座七星，为黑暗中的静谧平添了庄严。夜风吹过，风中的呢喃不是为我们而发。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刚刚唤醒了一个灵魂。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难道我不知道童真是雪，是泪水中无瑕的白雪么？我正徒劳地寻找一个俗滥的尾声来抵消我的故事引发的激动，就在此处，近在咫尺，阿丽西亚已经消失在夜色里：

——阿尔伯特呢？——她问道。

一丝安慰的希望在我的灵魂中闪烁。

——阿尔伯特？

——对，阿尔伯特，他后来怎么了？

星星一样的眸子，无动于衷的神色，望着我。

——阿尔伯特继续和外婆一起生活，很快乐，虽然他常常惋惜收藏里少了一只蝴蝶。

——…一只蝴蝶？…

范晔 译

077

卢贡内斯 (Leopoldo Lugones, 1874 – 1938)，阿根廷诗人，多产作家，无可争议的语言大师。中学没有上完，自学成才。后自杀。翻译过荷马的《伊里亚特》。著有诗集《金山》、《伤感的月历》、《里奥赛科谣曲》等。其短篇小说收在《故事集》、《奇异的力量》等集子里，对他的同胞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人的创作都有所影响。《一只蝴蝶？》是他的第一篇幻想小说，发表于1897年。

端坐着的姑娘/塞尔修·马加尼亚 Sergio Magania

La mujer sentada

听到天空中那一声巨响，没有人去想从黎明时起，天空中就已不停地轰鸣，也没有人去想，由于是星期天，穿着衬衫的男人们就着长长的爆竹点烟，孩子们把大钟敲响。每年10月10日的情况都是如此。其实，从9号就开始了，人们挤完奶以后就下山来，有些人还买点中国彩纸，用来装饰自己的屋子。

078

对这个村子的神灵来说，有那么多东西使他喜欢：声声爆竹，教堂里新去的姑娘们，教堂外的杂役，还有在过节的三天里用发蜡把头发抹得光溜溜的孕妇们。纪念圣灵的节日活动进行三天，谁也不应该在更长的时间里进行。

趁这几天工夫，安娜·华莱士就要和安德列斯·库埃斯卡结婚了。琼娜·马代欧斯在几只盛染料的小锅旁忙碌着，她儿子费利西亚诺往锅里添颜料粉，她用小棍蘸一点，往填满香水、灰渣或泥土的蛋壳上涂颜料。

有一只猫在筐子旁边蹭着痒痒。琼娜·马代欧斯很欣赏儿子费利西亚诺的一口洁白的牙齿，他开口笑了，因为当下面的乐队开始演奏时，屋子里有块灰皮掉了下来。乐队正在教堂的院子里演奏，他们从这里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妈，乐队已经来了。”他说。

他们眼睛盯着门框和大街，听了一会儿音乐。

“喂，你可快点儿呀。”

费利西亚诺把香薄荷浸到深红色的染料里。他认为安娜·华莱士是最漂亮的姑娘，可现在要嫁给安德列斯·库埃斯卡。好吧。他更快地给蛋壳涂上颜色，并慢慢地搅动着筐子里的锯末。

他母亲琼娜说：

“从前天起就开始杀鸡了。会熬出很好的鸡汤来。我看到有三只黄母鸡，可真肥。新郎官正在给姑娘买东西哪。他都那么老了。”

库埃斯卡是老了，很老了。费利西亚诺碰见过他，他身穿一套黑衣服，骑在一匹黑马上，小伙子很羡慕。当然，是羡慕这个人。

079

“他骑着马显得很帅，真看不出他有那么大岁数，娘的！”

琼娜·马代欧斯望着儿子费利西亚诺，他很年轻，高高大大，结结实实。

“可能看不出他那么大岁数，孩子。（街门外面不断有脚步声，有人影掠过）这些人是等待圣礼的，然后去狂欢，去吃喝。”

琼娜和费利西亚诺真想去看看那位姑娘，她一定非常好看，既漂亮又聪明。费利西亚诺真想到集市上花掉自己

收在陶罐里的钱，连包在手绢里的马尔夏诺·莱耶斯的那枚银比索也花掉。

琼娜坐在板凳上说：

“那老头原先不是她的未婚夫，而是她的教父。他总不断地给她买连衣裙。”她好像在想着什么，就闭上了嘴。“是一条轻纱的，是吗？还有一双绣花缎子鞋，镶着玻璃珠子。”

费利西亚诺正在往筐里撒着彩色碎纸末，筐里装着涂成三种颜色的鸡蛋，他耳朵听着乐曲，听着人们的脚步声，惦记着安娜。

080

“妈，我有一天和她玩过。”

“你呀，那是从前的事了。”她说，腰弯得更低，以便从那里更清楚地看到大街。“孩子，我就是说了你也不信，我看见帕琦达了，她穿着浆过的裙子，正要朝这边走来呢。”

当裙子挡住门口时，屋子变暗了，帕琦达站在门口摇着手掌说：

“大家都该去看看哪。”

琼娜拨了拨炉火，炉子上正烧着熨斗，她拿起儿子的一件已经洗过的衣服，往上面喷水。

“这种喷水声我听不惯，妈。那个马尔夏诺有一件粉红的衬衫，还有一条带道道的裤子。”

帕琦达又说了：

“待一会儿你们就什么也看不着了。”

乐声停止了，只听见人们在铺着石子的街上的非常急促的脚步声，简直像奔跑一样。帕琦达根本不肯进来，她只是摇晃着一只手掌：

“你们去看看吧，安娜·华莱士坐在那边呢。”

门外，女人们迈着小碎步，因此，一个印第安小伙子是能超过她们，飞快地跑上大街，首先到达教堂门前的小渠边的。钟突然不响了，只有人们急促的脚步声。“安娜·华莱士在那儿坐着呢。”那里，就是指那一大片玉米地，人们朝那里奔跑。

081

那天，村子里所有的人，是的，连乐师都算上，全都跑了起来。女人、男人、老头子和老太婆，一个个如梦初醒。谁也不愿意止步，全朝玉米地那边跑。他们已经不像开头那样迈着小碎步了，个个惊恐万状，摇着头，瞪着眼，脚步声很响，街上扬起一片白色的尘埃；鞋钉、鞋跟或粗皮凉鞋底发出整齐的巨大的撞击声。摆摊的女小贩们把娃娃往背上一背，把她们那一小堆水果或粗织土布往地上一扔，就和别人一道朝着青山那边，朝着那姑娘坐着的方向跑去。谁也不肯停下来，大家气喘吁吁，推搡着，踏着泥土，扬起一片尘埃。不一会儿，山头上就挤满了上来的人们：五颜六色的衣衫，一条条臂膀，男人戴的宽边草帽，

还有狗和孩子们。从山口到山坡都是黑压压的人头，有的成群结队，有的孤身只影。广场上空荡荡的，已经没有人，只有一个瞎子，还在那里点爆竹。

不一会儿人们就翻过了青山，再往前就是长着玉米的那一片平地了，还有通向泉眼的那一条黄土路。攒动的人头很快就聚到了山顶，大家从四面八方朝山下走去。甩着胳膊、帽子、披巾和别的東西。谁也没见过村子里有过这么多人，还没算上牲口哪，有些老奶奶是骑着毛驴来的。她们小心翼翼地下山，免得被金龟树上的芒刺扎着。大家都沉默不语，眼睛只是望着山下那块玉米地中间安娜·华莱士坐着的地方。

082

帕琦达提着裙子，有三枚爆竹在空中炸响。连人们喘气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谁也不说一句话，听不到叫嚷声或大声的叹息。大家的嘴都闭得紧紧的，眼睛瞪着圆圆的，他们移动着脚步，朝下走去，朝下走去。然后大家紧紧地贴着庄稼地的边沿走着，一直走到路口被玉米地包围着的那块饲草地里。到了那里，他们非常肃穆地停下来，一动不动。于是，万籁无声，一片寂静。

费利西亚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不敢相信，大家也不敢相信。可是他们的确看到她在自己的面前：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穿着薄纱连衣裙，头略略歪向一边，微黑的手安详地交叉着，眉毛向下弯着，就像小像框里的照片那

样，小嘴在微笑。后来，琼娜·马代欧斯注意到那双缎子绣花鞋，费利西亚诺看见她嘴角叼着一小截香烟。谁也不能不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正如此，大家都愿意看。他们便轮流着观看，屏住呼吸，免得发出响声。

天空不再发出轰鸣，一股安详的风吹过玉米地和那一片花穗。

时间就这样过去，而他们却浑然不觉，他们肃穆地站在那里，看着安娜·华莱士端庄的姿势，她的脸歪向一边。

“妈，我不知道她还吸烟呢。”费利西亚诺说。

马尔夏诺·莱耶斯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他等着太阳出来，好把老母鸡轰出去，去挤牛奶，打开牲口栏，并去瞭望那条黄土路。由于牲口栏很高，在山顶上，所以他喜欢爬到栅栏门上，观赏那蓝色的山峦、山谷，和艳丽多姿的蓝花楸的树冠，然后望望那座绿色的小山，那里的小牲畜惹人喜爱。可今天是星期六，星期日就赶集了，在星期二以前，要想去玩一玩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马尔夏诺摘下帽子，望着那条黄土路。

083

从某种意义上讲，牛栏占的这块高地的位置是最好的，何况还有那棵枝繁叶茂的番荔枝和那木屋顶。主要是从这儿可以看清蜿蜒向下的黄土路。

望着这条路，他想到许多事情，因为以前他从来没见

过路上有这么多东西，他还以为路是专给他走的呢。他从紧贴着悬崖的峡谷里爬上来。过了峡谷，不一会儿就到了山头分岔的地方，就像头发被木梳分了一道缝一样。当他察看时，路上的情况便一目了然。为了证实眼睛看到的景色是真的，他不时挺一下身躯。的确，要不是他让路，费利西亚诺休想从此经过。他要经过此地，马尔夏诺便跟他要钱，要一枚银比索，或者5公升牛奶，要么就是一瓶花露水；因为他曾给费利西亚诺出过主意，叫他拿这5公升牛奶到村子里去卖，卖一个比索，就能到集上买一瓶花露水，这样，马尔夏诺估计，起码在星期天和星期一，自己可以用它来抹头发了。可是直到如今也没见他拿来那些牛奶，因此，马尔夏诺对琼娜·马代欧斯的儿子没有什么好印象。马尔夏诺用他那大手戴好草帽，揉了揉眼皮，说了几句除了对自己，与任何人都不相干的话。他就在那里呆了一阵子，张望着那条黄土路。到了下午5点，变天了，他的屁股都坐疼了。

那时，悬崖下边出现了一个蚊子般的小白点。小白点在山后边消失了，又看得见了，就这样反复了三次。他以为再也看不到它了，可后来小蚊子点又在一堆木板旁边移动着。那不是费利西亚诺，而离得这么远，他一下子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和那会是谁。后来那个小白点逐渐爬了上来，先是露出了黑色的头发，然后是肩膀，胸衣内两个结实的乳房，还

有身体的其他部分，原来是安娜·华莱士。她无精打采地走来，用脚随意地踢着土块，因而每走一步，裙子就裹在她的两腿中间。此时此刻她在那条黄土路上走着，再走上一会儿，她就会看见骑在栅栏门上的马尔夏诺·莱耶斯。他打算转过身，钻到屋里去。明天安娜·华莱士就要和安德列斯·库埃斯卡结婚了，马尔夏诺不打算向她提起自己在这儿干什么，也不告诉她自己正守在路上等着那瓶花露水。

她站住了，拣起一根干树杈，仍然用一只脚踢着石头子儿，好像那儿就只有她一个人似的，尽管她已经看见坐在栅栏门上的小伙子动了动身躯。她慢慢朝前走去，用树杈尖在地上画出一道又一道。她已经到了跟前，只要一抬头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牛栏、木房顶和其他东西。所谓其他东西就是指从上面看着她的何塞·莱耶斯的儿子，他正使劲地朝她探着身子，简直就要栽下来了。安娜·华莱士不想让他觉得自己在看他。她拖着那根树杈，眼睛望着路边一棵茴香树的枝丫对他说：

085

“你呀，要是掉下来会摔坏的。”

“这是你的看法。”

他牢牢地抓紧坐着的地方，想方设法要问一问安娜·华莱士，为什么不呆在家里洗澡，为明天做准备，跑到水渠这边来干什么。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便说：

“我8点钟去洗澡。然后，我教父安德列斯·库埃斯卡

就不会让我出来了。”

她开始编自己的辫子，不再吭声，手指在乌亮的青丝里绕着。马尔夏诺望着她的手指，望了好一会儿，还有她的双肘。

“要是你下来，就可以看见我这只戒指了。这是我明天结婚的戒指。”

“好吧。”他说。他想跟她说点什么，好叫她抬起头来。这样，马尔夏诺就可以空中保持好平衡，从胸衣的皱折中朝下看一看。姑娘们对这类事向来都是想不到的，甚至想不到在和那个老库埃斯卡结婚之前，他还想最后再看看自己的面庞。“喂，那个费利西亚诺说什么要在教堂安上个喇叭，老远就能听见。我要去看看。”

086

她根本不理睬他的花言巧语，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地面。

“都这么说呢，可是，我得走了。”

“那只戒指，成色不错吧。”

马尔夏诺和安娜·华莱士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就不互相看了，他们似乎在打量着那些山峦。

“你罗莎姑妈在吗？”她说。

“我想她不在吧。”他说，“这里的人全都走了，过完节才回来呢。”

“哎，行了，我得走了。”她理顺了头发，转过身去，背对着太阳，迈着轻快的步伐。

马尔夏诺望着她远去，在天空的映照下，她的颜色变幻着。然后他跳下栅栏门，取下草帽，顺着番荔枝繁密枝条的方向朝那一溜蓝花楹走去。他的胃下边有什么东西在隐隐作痛，嘴里有一股汗味。他把皮带又勒紧了一个扣眼，来到黄土路上，蹲在那里，屁股顶着脚后跟，用一只大手掌握在地上，好听清各种声音。

终于，从路的另一端传来了土块滚动的声音，有人在小声地哼着歌，渐渐走近了。接着，安娜·华莱士出现了。“啦啦啦，啦啦啦”。她只是默不作声地朝后退退，好像不愿意又看到他这么稳稳当当地停在半路上。风把裙裾吹到她的两腿中间，太阳映红了她的面庞。他们就静静地站在那里，直到长长的阴影投到路上，马尔夏诺朝前走了几步，眼睛盯着自己的手、手指、宽大的手掌，盯着那些老茧，皴裂成一道道深深的口子。安娜·华莱士听着他的喘息声，喘息中带着一股汗味。

087

“你也下来了？”

“费利西亚诺说的那件事可是确确实实的。”她说。他们谈起教堂和广播喇叭。

“是的。”她说。

他们很快就明白，光是说安喇叭的事，用不着这样互相对视，因此他又盯着自己的手，手很大，有一条横纹从手心穿过。她很了解他，尽管他在那儿望着自己的手掌，

同时却用眼角的余光扫着她胸衣里的什么东西。还扫着她的面庞。

“你那戒指不怎么样吧。”

“成色不错。”她说。然后她晃动着胳膊，转过身去。

虽然马尔夏诺仔细地打量着，却一点儿也看不出她在做什么，只能看到她抬到肩上的一只胳膊和黝黑的肘部。安娜从胸衣中间取出一枚用细绳系着的戒指。这时候马尔夏诺等在她身后。刮着小风，可他却在冒着汗，他略佝偻着身子，眼睛盯着抖动不停的连衣裙，裙裾一会儿飘起，一会儿又在臂部皱成一团。8点钟的时候，安娜·华莱士将去洗澡，他从来没见过谁穿着衣服洗澡。

088

安娜把那枚金黄色的小小戒指递给他看。

“谁知道它成色好不好呢。”

可他连碰都不愿意碰它。还是让它用一根细绳穿着挂在安德列斯·库埃斯卡的新娘的脖子上吧。她又把戒指裹好，放回原来的地方。

“它的成色再好也不能使那家伙变年轻呀。”他说。

那家伙是指老库埃斯卡，他大概正在什么地方为她买衣服吧，他总是骑着那匹黑马，朝地上吐着唾沫。

“我的薄纱连衣裙可真不错，还有镶有珠子的缎子鞋，你信不信？我爸爸卢西奥也去了。”

马尔夏诺想靠得更近一点，就一点儿，更近一点儿，

直到能够用他那布满青筋的强健的胳膊碰到她。

“是要用热水给你洗澡了吗？给别人可是要用热水洗澡的啊。”

“是，”太阳正在下山，她觉得小伙子的胳膊紧挨着自己的裙子，“可是我得走了。”

他们又一语不发了。那布满青筋的强健的胳膊慢慢靠近了她的衣服，他从背后向她靠近。

“那一回我们出门时，我爸爸卢西奥给了我这根棍子。他把这根榲桲树枝截短了，原来它挺长的呢。”

马尔夏诺喘着粗气，他不想戳穿她的谎言，因为安娜·华莱士还很小，和他一样，也就有 16 岁吧。

089

“我爸爸卢西奥和老库埃斯卡走了，他们买东西去了。我教父的耳朵上有一块刀疤。”

“这也吓不倒我。”他说。

她咬紧了嘴唇，默默地打量着草长得多高，并看着地面的颜色。

“我根本就不爱他，你信不信？我爸爸卢西奥对我说，女人就是要嫁人的。”

她还想就这点再做些解释，这时候那只宽大的手突然摸到她的腰部，腰带松开了。

“放开我，你要明白，要是有人看到我们就不好了。”

“现在谁也不会来的。”

他睁大眼睛，倾听着四野的动静。

“好吧，”马尔夏诺觉得血液涨满了他的头脑，两条腿一阵颤抖。“那些奶牛是我的。有四头。”

“别！”她头也不回地说。“我教父会不乐意的。”

“我还有木柴。”

“别。”

“不行吗？”

“你不用想了，我得走了。”

但是她脱不开身。马尔夏诺·莱耶斯从背后掀起她的裙子，紧紧地搂着她，把她拖到路旁，拖到有石头和野草的一边。然后他们俩人开始往山上爬。太阳红艳艳的，他们一个劲儿地喘气，很少说话，生怕声音被人听见。

090

“要是有人看见我们就不好了。”她说。

“你先到那棵番荔枝树后面去，我随后就来。”他说。

安娜·华莱士想回去，想跑掉；但是他的喘气声从下面传上来，促使她迈着步子。当她来到番荔枝树下时，还可以听得见后面的喘息声。她独自一人在那棵树下蜷缩着身子，从那儿望着半轮残阳正发出火焰般的光芒，她真希望太阳不要从山后消失，生怕那脚步爬上来。爬上来。风刮来了这个男人的气味，他来了，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们停下来，静了静心，隔着一定距离，眼睛朝下，只是盯着自己的双脚，而不是看着面庞。他说：“啊，来

吧。”他望着她，取下了皮带和草帽。安娜对着他说不出话来，只是紧贴着树干，收缩着身躯。他慢慢弯下腰来，她揪着裙裾，抵御着，但是并不太用力，因为马尔夏诺·莱耶斯用他那只大手在她的胸衣下摸着，使劲地压着她。这时，太阳下山了，也许还没有下山，可是她看不见太阳了，因为他那沉重的躯体压在她身上。

然后，马尔夏诺·莱耶斯躺在那棵树下，安娜·华莱士像轻轻的石子滚下山坡，草尖不时划在她身上。天空星光闪烁，蟋蟀在脚下为她唱歌，热带地区的萤火虫在她眼前飞舞，此时此刻，她觉得这些萤火虫变得更多，更明亮，更大了。

091

当她回到黄土路时，又回目顾盼那棵番荔枝的轮廓，但却什么也没看清，只见那件衬衫一晃，小伙子进屋去了，一切都很遥远了。她只觉得一股热血从大腿上流下来，流到膝盖，她心里有点慌，弯下腰来，抓起一把黄土，塞到裙子下面，然后继续赶路，翻过山头，看到苍穹下村子里的灯光在闪烁。

聂维斯对她说：

“姑娘来了！”

她把半个身子探到门外，正等着姑娘哪。她替姑娘掸去粘在裙子上的野豌豆壳。

聂维斯是她姑妈。进了家门，在泥土夯实的院子里，

她碰到了祖母，祖母一手端着一盏油灯，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肥皂。厨房里传来女人们说话的声音和碾压玉米的声音。祖母笑了起来。

“她吓坏了，就跑呀，跑呀。你快脱了衣裳吧，你得先洗洗头发。”她帮着孙女，拿来了布单和干净衣服。安娜·华莱士用肥皂洗着头发。

洗完澡就把姑娘带到那个房间里，屋子里有一股垃圾气味，二十把椅子都贴墙摆着。她叫姑娘坐在一把椅子上。

“给我一点亮儿，这儿太黑了。”

092

祖母又笑了，又给她收拾收拾。她走进厨房，只是对女人们说，安娜·华莱士吓坏了。她们就更起劲地说着话，笑着，直到听见了马蹄声，祖母便出门去看，她看到老库埃斯卡和卢西奥·华莱士回来了，正在卸下马鞍。他们把装着礼物的一个方盒子和用棕榈叶子包好的两瓶酒交给老太太，他们自己留下一瓶。

卢西奥说：

“给她洗过澡了吗？”

祖母很恭敬地望着那位穿黑色衣服的高个子男人，此人就是安德列斯·库埃斯卡，在灯光照耀下，那棕黑色的脸上布满皱纹，他总是那么严肃，因为谁也不记得他什么时候笑过。

“我让她坐在一把椅子上了。我去把灯拿来吧。”

两个人进屋坐了下来。安娜坐在那把黑椅子上，听他们说东道西。教父悠然自得地卷着一支香烟，趁着划亮火柴的当儿把目光停在姑娘身上。姑娘低下了头。火柴烧完了，可是在黑暗中仍用那两只小小的、目光锐利的眼睛看着姑娘。

“她们给你洗澡了吧？”

吸烟的时候，他把房间里的肥皂气味也吸进去了。

祖母端来一盏大煤油灯，已经点燃了灯芯，她把灯放在一只角柜上便走开了。于是，他们打开那瓶酒，开始慢慢地喝起来，喝了很长时间。

“卢西奥，最好让祖母给她准备准备。老太太们懂得怎样把事情向姑娘们说清楚。”

093

卢西奥·华莱士说：“好吧。”他看见女儿正低着头，头发披在肩上。

“过来。”

女儿不动。

“我叫你，站起来。”

她终于抬起头来，但眼睛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黑黑的门框。

“您要是允许的话，我就走了。”

安德列斯·库埃斯卡说：

“你让她安静吧，明天我们就在一起过了，就是夫

妻了。”

“你教父给你买了那件连衣裙。你会看到他们给你拿来的。”他期待着女儿有什么动静。“这要花钱的。”

“最好别，爸爸。”

父亲伸手捏了一点盐，放在手心，送进嘴里。教父摇了摇头。

“你看，镀上去的金是不会掉的，姑娘。”

安娜·华莱士眨巴着眼睛，把身子在椅子上又往下陷了陷。她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您最好收着吧。”

094

两个男子汉面面相觑，又看了看她。房间安静下来，只听见厨房里女人们的笑声和祖母的说话声。

“也许她不喜欢这件衣服吧，卢西奥。”

“她喜欢，这我知道。”

安娜·华莱士等安德列斯·库埃斯卡朝地上吐完痰，又一次对他说她不要这件连衣裙。

“不管怎么说，我可不跟教父过。今天就更不行了。”

老头子在椅子上转过身来，透过香烟的烟雾看着她。

“我早就说过，别人也可以和她结婚嘛，卢西奥。”

“没有别人，这我知道。”

“有的。”安娜·华莱士虽然明明知道他们在等待，想听她说些什么，她就是不肯抬起头来，也不肯摆摆手。“爸

爸，我正想告诉您哪，马尔夏诺·莱耶斯要和我一起生活。我可以跟他。从前还不行，可是今天行了。我正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您哪。”

她不说话了，喘了一口气。三个人谁都没有变换姿势。他们继续听着。

“最好是什么也不必说，可这关系到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从前还没有什么，可是今天我做了。明天，我教父不会愿意把我带走的。马尔夏诺·莱耶斯把我带到那棵番荔枝树底下。后来，她们才给我洗澡。”

喊叫声和其他声音又传到屋子里。听着那笑声，安德列斯·库埃斯卡的脸上也开始绽开了笑容。

095

“这是瞎说呢。”卢西奥说。

安娜说：

“不是瞎说。”

接下来便是：两个男人相互看着。

安德列斯·库埃斯卡说话了。

“很遗憾，”他谈到某种交易，说：“没有办法啦，因为我的水渠从你的地里流过，对吧？谈过的那笔成交六头牛犊的生意也不用提了。”

卢西奥·华莱士思忖着这些话。

“好吧。总而言之，今年有这渠水从我地里流过，这对我是很有好处的，安德列斯·库埃斯卡。”他们相互望着，

眼皮都不眨一下。“你看还能不能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找出个办法来。”

老头子的眼睛盯着煤油灯芯。他也在思忖着那些话。

“有办法，有。”他缓缓地吸着烟。“条件就是要申张正义，卢西奥·华莱士。”

卢西奥扭过头去看着蜷缩着身子的姑娘，他又捏了点盐，等着盐味在嘴里化开，他不动嘴皮地说道：

“好吧，库埃斯卡。不能叫人家说这儿不主持公道。”

教父哈哈大笑，痛快地给自己斟酒。

“叫她穿上这件连衣裙，总而言之，这衣服是她的。”

096

又待了一会儿，两个男人站了起来，姑娘看见两人的身影从墙上升起，一直延伸到屋顶。她觉得自己听到他们出去了，可是卢西奥·华莱士又返回来，正往腰带上别矛头和砍刀。

“孩子，”他的声音很平静，好像充满悲痛。“咱们最好别耽搁了。听着，你快梳好头，穿上明天用的这件连衣裙。我们等着你。”

她想回答说不干。

“我说了算，孩子。你祖母会帮你的忙。我们等着你。”

他转过身便走了。门外，安德列斯·库埃斯卡拖着马鞍。然后听到从街上传来的马嘶声，祖母进来了。

“姑娘，我来给你穿衣裳。”

安娜问：

“他们上哪儿去了？”

“他们是男人，我一个女人家怎么会知道呢？明天你就要结婚了，库埃斯卡想叫你穿上这连衣裙。我跟你说过。”

凌晨两点钟，安娜·华莱士又坐在椅子上等着。她打扮得非常漂亮，肩上披着披巾，轻纱裙子在身体周围披撒开来，一直盖到脚面，双脚穿着镶了玻璃珠子的缎子绣花鞋，显得小巧玲珑。

女人们都离去了。家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只听见院子里蟋蟀在鸣叫。一切如故，煤油灯的火光偶尔在玻璃罩下

097

闪一闪。然后，他们来了。安娜·华莱士早就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听着他们的坐骑越走越近了，还听到犬吠声。她计算着时间。他们终于在院子的土地上下了马。她听出父亲卢西奥的脚步声，然后是他的身子，挡住了门口。

“出来呀。”他说。

安娜·华莱士没有回答，但是她系好披巾，提起裙裾。父亲闪在一边，她低着头，从他面前走过。

安德列斯·库埃斯卡在外面等着，穿着黑衣骑着马，二者浑然一体。

卢西奥·华莱士把母马牵过来。

“上去吧，孩子，我骑在马屁股上。”

她困惑不解地望着他。

“好的，卢西奥爸爸。您最好告诉我，这么晚了，咱们上哪儿去呀？”

他说：

“走你的吧，不会有什么坏事。我们已经找过马尔夏诺了。”

他们开始沿着街巷慢慢朝上走去，想让马轻松一些，因为马刚刚走了一趟，所以还在出汗，在急促地喘着气。安德列斯·库埃斯卡在后面跟着，保持着一定距离，也保持着他那神气十足的姿势。他们这样走着。

098

走到村口时，马蹄声就听不见了。能听到大家的喘息声，但听不到安娜·华莱士的呼吸，因为她觉得嘴里没有空气，有的只是一股潮气。

翻过绿色的山岗，他们沿着水渠走着，渠水是那样平静，星星和萤火虫都倒映在水中。然后，又是一片田地，就来到黄土路口了。

“咱们最好下马吧。”安德列斯·库埃斯卡说。

他们勒住马，下了鞍。

“孩子，把手给我。咱们走着吧。”

她听从了，但是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应当告诉我咱们上哪儿去。”

“是你说的，是马尔夏诺·莱耶斯。”

“我说的是他。他说，只要您给操办一下，我们就可以结婚。”

父亲想把事情说明白一点：

“行了，你放明白点儿吧，他结不成了。”

从他的话中，姑娘听出了歹意，便站住了。

“我要回家。”

可是安德列斯·库埃斯卡攥着她的一条胳膊。

“卢西奥，你的话太多了。抓住她的另一条胳膊！”

夹在两人当中，安娜胡乱地迈着步子。他们的步子很大，与她的步子不一致，她不肯走了。

099

“爸爸，放开我。”

从那儿到玉米田的空地那里，离他们停住的地方没多远了。库埃斯卡弯着腰说：

“这里满好。”

安娜听到了。她知道他们要对她干点什么，但不清楚做什么，怎么做，这时她看见教父用砍刀把一根木桩砍出一个尖头来。他把木桩埋进地里，细心地让长长的尖头指向天空。安娜回过头对父亲说：

“爸爸，您可别帮他干这事呀。”

她挣脱了那条胳膊，跑了几步，但没跑多远，两个人很快就把她拖回木桩那里。卢西奥撩起她的裙子。

“爸爸，饶恕我吧。”

“孩子，我的孩子，要知道这是申张正义。”

她叫喊起来，他们很快地干着。

“也许还够不到她。”

“够得到了。”安德列斯·库埃斯卡说。“我让桩子的四分之三留在地面上的了。”

在这个过程中，安娜·华莱士一直哀求着，挣扎着；可是安德列斯趁着卢西奥解开裙子的当儿就把她举了起来。

“大概行了，就在这儿。”

“行了，放下她。”

100

他们把她戳在木桩上，安德列斯按着她的肩膀慢慢往下压，只听得体内撕裂的声音，也听得见她的叫喊声，因为一开头她还在大喊大叫，但是后来便不叫了。她渐渐安静下来，终于不动了，支撑在地面上了，不是直立，而是蹲着。

老家伙点燃一支香烟，两个汉子在她对面待了很长时间。然后安德列斯·库埃斯卡用披巾给她整容，又把那披巾扎在她头上，把她的一双小手交叉放好，把纱裙的裙裾在身躯周围铺开。

“咱们最好走吧。”卢西奥说。

于是，他们走了。

“我把我的香烟留给她了。”老家伙说。

然而卢西奥没有听见他的话。节日的第一批爆竹已在空中炸响，然后可以听到有马匹奔跑在黑朦朦的平原上。

正是为此，费利西亚诺才加入了那些人的行列，他们在这里看着她。谁也不能相信这件事。阳光下，安娜·华莱士端坐着，小脸蛋偏向一侧，纱裙的裙裾舒展在身体周围。她那双小手交叉着，嘴巴非常安详地微笑着。女人们跪下来，男人们非常严肃，他们只想屏住呼吸，不要发出声音来。神圣的钟声开始敲响，宁静又渐渐笼罩在众人的头上。

癆病女/哈维尔·德·比亚那 Javier de Viana

La tísica

我很爱那高乔姑娘，我的小公主。她的面庞呈浅褐色，一双黑色忧郁的眼睛，红色的嘴唇有如憔悴的野樱桃。

她的脸小小的，尖尖的，像古斯科种小狗的脸一样。她的个头很小，瘦骨嶙峋，她那纤细小巧的少女的身体裹在宽大的棉布衫里，几乎看不出线条来：这是个贫血姑娘的可怜躯体。那双脚，虽然穿着粗制麻鞋，也显得秀丽俊俏，双手蜷缩在过长过大的粗纺棉布衬衫的袖子里。

102

有时候，她要在寒冷的清晨起来挤牛奶。她咳嗽着，特别是当无法把已经长大的、正吮着乳汁的小牛从母牛的乳房边赶开时，她一生气，便咳嗽起来。是结核病纠缠着她那没有抵抗力的小小肺叶。她还算不上结核病患者，作为医生，我曾这样断言。

她很少讲话，嗓音异常甜美。短工们是不理睬她的，除非是骂她，或是用粗话来羞辱她。主人们，虽然为人不错，也不太尊重她，把她看作是没多少油水的机器般的动物。

大家都把她看作“癆病女”。

她很美，但是她的病态美并不具备女人特有的吸引力，激不起人们的欲望。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庄园里那些粗鲁的人恨她。这就好像雅利瓦草或铁兰似的，结出的果实也

没法吃。

她知道人们恨她，但并不生气，而是用一罐牛奶来报答最残酷地伤害过她的人。对侮辱和谩骂她的人，她总是报以忧郁的眼光。她的眼睛大大的，发蓝的眼白为眼睛镶上一道秀丽的边框，乌黑的瞳仁在里面游动，这双看上去总是在哭的眼睛里从来没有一滴眼泪。

哪怕会被庄园女主人骂一顿，她也要把锅子从火上挪开，为刚从地里回来的短工热上一壶苦苦的马黛茶，或是从烤肉的火堆里抽出几块红火炭，让短工烤嫩玉米，可短工们还是不喜欢她！

“痨病女比蝎子还歹毒！”我曾经听一个人说。

103

有个短工用斗篷裹着她偷偷递给他的一块面包，却这么说道：“痨病女像只变色龙，虽然体形很小，但却十分危险。”除了这些人对她的不公正外，命运的乖谬，也使这可怜的小姑娘的生活更加痛苦。出于好心，她收养了一些被孩子们捣坏了泥巢的小鸟，其中有“本德贝沃”鸟、“碧灵雀”和“奥尔内沃”鸟。她利用不多的闲暇，以教徒般的耐心照料着小鸟，但不知该归咎于什么妖术，这些小鸟陆续都死了。

她照看的高乔羊羔，长得又肥又壮，看上去非常健康，但是不定会在哪天早上死去，肚子膨胀，四肢发僵。

有一天我看到这样一个场面：

天黑了，很晚才宰完牛。人们忙着在一堆硬是不冒火苗的火堆上烤牛肉。一个短工走过来。

“给腾个地方，让我放上小锅！”

“你没见不冒火苗吗？”

“就一小块地方。”

“好吧，拿来吧，哪怕回头女主人要骂我一大通呢！”

她抽出几根燃着的柴。马黛壶里的水开始沸腾。痨病女被青柴熏得直咳嗽，她弯下腰去端那壶。那位短工拦住她。

“我说过，”他说，“你别上前来。”

“我不能上前去？……为什么，塞巴斯蒂安？”可怜的姑娘眼泪汪汪地嘟哝着。

“因为……我可不想惹你生气……可是……你一上前来我就害怕！”

“你害怕我？”

“比天上打闪时还害怕……！”

短工拿着小锅，头也不回地走了。这时候我走进去，看到小姑娘更加忙碌地照看着烤肉，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面颊仍是那么苍白，那双大眼睛仍然那么忧伤，然而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点平时脸上的那种痛苦表情。

“他们使你很痛苦，是吗？我的小公主？”我这么说只是为了搭个话，也是为了掩饰我的愤怒。

她笑了，淡淡的一笑，冷冷的一笑，恶意的一笑，虽

然她尽量想让那笑意显得善良。

“不，先生，他们就是这样的。但他们是好人。对我来说，一切都……”

一阵咳嗽打断了她的话。

我再也不能控制住自己，跑过去扶住她。她那小小的身躯在我的怀抱里颤抖着，她那干涩忧郁的黑色眼睛映在我的眼中，带着一种奇异的神情，既无感激之情，也没有善意的表示。这目光使我全然不知所措。使我想起了过去我面对面地碰到一条十字花蛇的情景，那蛇的目光令我终生难忘。

我吓得直冒冷汗，松开了胳膊。我并没有为自己的怯懦感到后悔，我好像看到癆病女失去了我的搀扶倒了下去。然而，我看到她非常坚强，非常自信，镇静地把炭火拨到烤肉跟前。她总是那么苍白，总是那么镇静，在那忧郁的黑色眸子的深处藏着无可奈何的、永久的悲伤。

105

我非常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离开了厨房，走到院子里。在那里，我碰到那位端着锅的短工，他很尊敬地对我说：

“大夫，您得当心啊！我害怕蛇，但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宁可和一条十字花蛇睡在一起，也不愿与癆病女共睡一床。”

我既感到愤怒，又有些迷惘，抓住他的一条胳膊，猛烈地摇晃着：

“你说些什么？”

“我没说什么，我只是说，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你这样说是不应该的。”我怒气冲冲地回答，“这可怜的小姑娘干了些什么，叫你们这样对待她？你们猜她会干坏事，可她是那么善良，你们每天都辱骂她，她却以善报恶。”

“听我说，先生……要讲痲病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我不能断定变色龙会咬死人，因为我没见它咬过什么人……但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害怕它……痲病女也是这样……因此我有点害怕，大家都害怕……大夫，你瞧，蝎子、毒蝇这类虫豸，不能不使人害怕……”

106

那乡下人不吭声了，我也无言以对。

几天后我离开了庄园。四五个月以后，在一份报纸上我看到这样一条电讯：在×庄园，由于食用投放了砒霜的馅饼，农场主××先生、他的妻子、女儿、工头，以及所有的仆人都中毒身亡，只有一个绰号叫‘痲病女’的女佣人得以幸免。”

段若川 译

哈维尔·德·比亚那（Javier de Viana, 1868 - 1926）乌拉圭作家，晚年贫病交迫中死于首都蒙得维的亚郊区。作品多以乡村生活为题材，著有《高乔姑娘》、《印第安孩子》、短篇小说集《田野》等。

死去的人 / 奥拉西奥·基罗加 Horacio Quiroga

El hombre muerto

那个汉子用砍刀刚刚清除了香蕉园里的 15 行地段。还有两行没干完；不过，这两行长满了油腺巴豆和野生锦葵，比起前边的活儿来省事多了。因此，那汉子向已经清除的灌木丛投去满意的一瞥，跨过铁丝网，要在雀稗地上躺一会儿。

可是，当他压低有刺铁丝网把身子跨过去时，他的左脚在一块从木桩上掉下的树皮上滑了一下，便失手弄掉了砍刀。那汉子摔倒时产生摔得很远的感觉，没看见砍刀正好就落在他摔倒的那块地上。

107

他已经躺到雀稗草上，右侧身体着地，他正好希望这样躺着。他刚才还大张的嘴，也马上闭拢了。他的膝关节弯起，右手压在胸口，这正合他的心意。只是在他直接压在腰下的前臂后面，从他的衬衫里露出砍刀的刀把儿和一半刀身，砍刀的其余部分看不见。

那汉子试图挪动自己的头，可是白费力气。他斜看了刀把儿一眼，刀把儿因他的手汗仍是湿乎乎的。他心里估计出砍刀插入他腹部的宽度和深度，更冷静、准确、无情地肯定，他生命的大限马上就到了。

死亡。在生命的流逝中，人们时常会想到，经过无数

预备性的年、月、星期和日子，总有一天轮到我們走到死亡的门槛。这是必须接受的和可以预见到的不可避免的法則。我們过于经常地让自己愉快地想象到那个时刻，其中尤其是想象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个时刻。

不过，在现在和咽气之间这段时间里，在我們还活着的时候，我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梦想、心神不宁、希望和不幸事件！在从人生舞台上消失之前，我們还要如何保存这个生机勃勃的生命！我們离开死亡和许多意外事故是如此遥远，我們仍然要活下去！这就是在谈到死亡话题时，我們还能感到安慰、快乐和振振有词的缘故！

108

还……？还没过两秒钟，太阳恰好还在同一高度；影子连一毫米也没有挪动。突然，就在谈到死亡话题的这一长段时间里，决定了躺着的那个汉子的命运：他正在死去。

死亡。可以认为，他是躺得很舒服地死去。

不过，那个汉子睁开眼睛，看了看。过了多少时间啦？世界又发生了什么灾变？什么可怕事件使大自然一片混乱？

他快要死了。他正在冷漠地、不幸地和不可避免地死去。

那个汉子抗拒着——这可怕的事太意外了！他想：这是一场噩梦，确是一场噩梦！有什么变化吗？什么变化也没有。他放眼望去，难道那个香蕉园不是他的香蕉园吗？难道他没有每天早上来清理香蕉园吗？谁认得这就是他？

香蕉园他看得非常清楚，园里十分稀疏，那些宽宽的叶子显露在阳光下。叶子就在那里，很近，都被风吹破了。可是现在却一动不动……这是中午的宁静，马上就该 12 点了。

透过香蕉树，在那边高处，那个汉子从坚硬的地上看见了他家的红屋顶。在左边，他隐约看到树林和新开的桂皮树种植地。他再也看不见什么了，不过他很清楚，他的背是躺在通往新港的路上，在他头部方向的下方，巴拉那河宽得像湖一样静静地流过山谷。一切，一切确实都跟往常一样；骄阳似火，颤动的空气显得无比荒凉，香蕉树凝然不动，张在又粗又高的木桩上的铁丝网马上就要挪动了。

109

死亡！但是这有可能吗？那么多天都在黎明时分手持砍刀从他家出来的，不就是这个汉子吗？他的那匹马——他的马拉卡拉，不就在离他四米远的那个地方，小心翼翼地闻着有刺铁丝网吗？

是的！有人在吹口哨……他不能看见，因为他仰卧在路上；可是他听得见马蹄在小桥上发出的响声……这是那个小伙子，他每天上午 11 时半都到新港去。他总在吹口哨。从几乎碰上他靴子的那根剥了皮的木桩，到把香蕉园和路分开的那道活树篱，有 15 米远。这一点他十分清楚，因为在安铁丝网时量过这段距离。

那么，出什么事啦？在米西奥内斯，在他的树林里，

在他的牧场上，在他稀疏的香蕉园里，在许许多多中午中这是不是一个平常的中午？当然是！矮矮的雀稗草，蚁垤，直晒的太阳……

没有，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有他不同了。连续五个月他亲自锄过的牧场，他独自用双手清理过的香蕉园，在两分钟前就跟他，跟他这个活人没有任何关系了；跟他的家庭也没有关系了。由于一块滑溜的树皮和一把插进腹部的砍刀所造成的后果，他突然地（也是必然地）被迫离开了。两分钟前，他在死去。

110

那个汉子感到十分疲乏，身体躺在雀稗草上，面对所见到的平常而又单调的面孔，始终抗拒接受一种意义重大的现象。他很清楚，时间是中午 11 点……那个小伙子每天都在这时刚刚从桥上走过。

可是他竟会滑倒，这是不可能的……！他的砍刀把儿（它已经有点儿损坏，很快就该变成别的东西了）正好压在他左手和有刺铁丝网之间。在森林里居住了十年，他已熟知怎样使用森林砍刀。那天上午他只不过干活干得太累了，像平常那样休息片刻。

证据……？不过，他亲手种在相距一米的几块地里的雀稗草，现在正伸进他的嘴角！那是他的香蕉园；那是他的马拉卡拉，正在有刺铁丝网前小心翼翼地喘粗气！他很真切地看见了那匹马，知道它不敢从铁丝网的角上拐过去，

因为他就躺在那根木桩脚下。那根木桩他看得十分清晰；他还看见从马肩隆和臀部流下的一道道黑色汗水。太阳直晒下来，宁静极了，香蕉树上连一根花穗都不动。每天都跟那天一样，看见的是同样的事物。

……他疲倦极了，可他只是在休息。准是已经过了好几分钟……就在 11 点 45 分的时候，从上边那所红屋顶农舍那儿，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正动身去香蕉园找他吃午饭。在听见别的声音之前，他总是先听见喜欢挣脱母亲的手的小儿子叫喊“亲爸爸，好爸爸”的声音。

那不是吗？……当然，他听见了！时间到了。他果然听见了小儿子的喊声……

111

多可怕的噩梦……！不过，这当然是许许多多日子之一，跟所有的日子一样平常！光线太亮；有许多发黄的影子；像是烤肉炉里的那静悄悄的热气，使站在禁止通行的香蕉园前的那匹一动不动的马拉卡拉浑身流汗。

……非常乏，太疲倦了，不过仅此而已。他有多少次像现在这样，在中午穿过那片牧场回家，这是他来到时新开垦的，以前本是原始丛林！他还是非常疲倦，这时左手提着砍刀，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回家去。

要是愿意，他还可以从思想上让自己离开；要是愿意，他可以立刻抛弃自己的身体，从他建造的分水角上观赏永远是平平常常的景色：长满粗硬雀稗草的满是火山岩的地

方；香蕉园及园里的红沙；隐约出现在斜坡上的铁丝网，朝那条路弯成直角。在更远的地方，还能看见他亲手开辟的牧场。在一根剥了皮的木桩脚下，他正好跟往日一样身体右侧躺在地上，腿蜷着，看得见自己像放在雀稗地上晾晒的一小堆东西，在那里歇着，因为他累了……

但是，那匹马汗流如注，站在铁丝网拐角上谨慎地一动不动，它也看见了躺在地上的那个汉子，虽然很想走进香蕉园，却不敢。随着一阵阵“亲爸爸”的叫声越来越近，它把一动不动的耳朵长久地转向那一小堆东西；它终于放心了，决定从那根木桩和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他已经安息了）之间走过去。

一名游击队员 / 里卡多·帕尔玛 Ricardo Palma

Un guerrero

一八八三年七月十日进行了瓦马丘科战役^①，这是秘鲁人的爱国激情对在乔里略斯和米拉弗洛雷斯的狂妄的胜利者进行的最后一次英勇拚搏。

卡塞雷斯将军指挥的两千多一点秘鲁军，弹药不足，连刺刀都不够，以劣势装备对戈罗斯蒂亚加指挥的英勇善战、装备精良的师发动了孤注一掷的进攻。

智利军立即陷入困境，两军相接之际，秘鲁军若能用刺刀展开白刃战，智利军必败无疑。

113

大屠杀惨绝人寰：对战败者绝不宽大。如同在米拉弗洛雷斯一样，对伤员还要“再补一枪”。

秘鲁军阵亡一千二百人，占全军的百分之六十；智利军战死一百七十人。

若不是戈罗斯蒂亚加上校本人贬低此次大捷的价值，智利会有充分理由认为，瓦马丘科的胜利是该国军队取得的最辉煌胜利之一。

埃米略·卢纳、弗洛伦西奥·波图加尔还有另几名校官尉官战败被俘，要求优待俘虏，戈罗斯蒂亚加却命令处

① 瓦马丘科战役是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三年太平洋战争中重要战役之一。

决，同时宣称，战败者不是正规军，而是游击队，因为是游击队，认为不能按战争法规处置。

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对游击队的胜利是廉价的胜利，不值得骄傲。

难道编织出的荣誉桂冠就是要戴在一个战胜游击队的庸才的额上吗？

然而，这场对“游击队孺种”的大屠杀，却使戈罗斯蒂亚加荣获了将军绶带，这可是对战胜了正规部队（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的校级军官的体面的奖赏！

114

这位智利校官在战报中坦然承认，与他交锋的是一支道地的正规部队，行动完全符合战术指令，服从严格的军纪。在战报中，这位智利胜利者褒扬了败军，也褒扬了自己。

但是，戈罗斯蒂亚加需要在世人面前为自己禽兽般的暴行和不知餍足的嗜血欲望进行辩解，需要为自己看到各团队几乎溃败时的恐惧心理进行报复，于是便写上了“游击队”这个字眼，但他没想到，这样做就贬低了手下官兵的勇敢精神和自己的功绩。

现在就来看看，只有广为人知的斯巴达^①人才像瓦马丘

① 斯巴达系古希腊城市。

科的“游击队”这样英勇地为国捐躯^①。

七月十四日，一名智利士兵正在一面断壁上徘徊，忽然听见一个躺在地上的年轻人在轻轻呻吟。

“请你过来一下，”地上的人说，“我是雷昂西奥·普拉多上校……把你的枪管顶在我前额上开一枪。”

智利兵被这种大无畏精神惊呆了，赶忙跑去找战友，用担架把那伤员抬到瓦马丘科司令部。

雷昂西奥·普拉多的一条腿被一颗子弹打得皮开肉绽。

戈罗斯蒂亚加命令立即让俘虏听候处决，在等待处决的时候（在讲这段故事时，我们一直忠于其原作的智利作家说），普拉多始终谈笑风生，犹如在自己的营地一样。

115

当看到行刑手到来时，他要了一杯咖啡，呷了一口说：

“好久没喝味道这么好的咖啡了。”

接着转过身，问指挥行刑手的军官：

“我什么时候上路去另一个世界？”

“过几分钟，”军官说。

“那好，求你办件好事，就是准许我下令开枪。”

① 原注：智利军队统帅堂莱蒙多·巴伦苏埃拉于一八八五年在圣地亚哥出版一部很有价值的关于瓦马丘科战役的小册子。本篇叙述的这段轶事就是根据小册子的材料写成的，对话部分系从小册子上原文照录，以免有人以为，我们出于民族主义感情拔高了一位同胞镇定自若的气魄。由于出自智利人的手笔，这段对那位从容就义者个人美德和爱国精神的公正叙述，具有比我们讲来更为深刻的意义。

“完全可以。”

“智利军队里有牧师吗？”

“没有，先生。”

“算了吧！……我为我的祖国做了能做的事，死时会心安理得。”

接着他要求别站两个枪手，站四个枪手，两个瞄准心脏，两个瞄准脑袋。新要求获准后，他说：

“我喝完咖啡就瞄准，用勺一敲杯子就开枪。”

说完，他继续平心静气地喝着咖啡。

116 没有一丝凄惨的念头抹去他脸上的欢乐。他无忧无虑地看着甜美的咖啡越来越少，他非常清楚：苦味藏在最后一口。

他平静地喝下最后一口，拿勺用力一敲杯子，行家里手射出的四颗子弹送他长眠去了。

白凤森 译

里卡多·帕尔玛（Ricardo Palma，1833 - 1919）秘鲁作家，曾任总统秘书、省参议员，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30年之久。1872年出版《秘鲁传说》第一部，直至1900年出齐共453篇，展现出从印加帝国至共和国时期的风俗画卷，也为后世的作家提供了新的文学样式。

印第安人的惩罚

Justicia india

/里卡多·海梅斯·弗莱雷 Ricardo Jaimes Freyre

两个旅行者站在篝火旁边喝着最后一杯酒。寒冷的晨风轻轻拂动着他们的毡帽的宽边。晨曦中，火光变得暗淡无力。宽敞的院子的轮廓已依稀明亮，几根粗笨的泥柱子，撑着茅草屋顶，立在内院的黑暗中。

在一根泥柱子的一个铁环上，拴着两匹鞍具齐备、等待出发的骏马。它们低着头，艰难地咀嚼着细长的青草。一个印第安小伙子蹲在墙根下，手里拿着一只装得鼓鼓的玉米口袋，不停地把黄澄澄的玉米粒往嘴里扔。

117

正当两个旅行者准备动身时，宽阔破旧的门口出现了两个印第安人。几根横靠在墙上的粗大木柱，挡住了场院的入口。他们抬起了其中一根木柱，进入大院。

来者穿着破旧不堪的外套，粗俗的衬衣，敞着胸，凉鞋上的皮带子全是接头。这一身褴褛的衣着，使他们显得更加贫穷可怜。

他们慢慢地走近正在上马的旅行者。那个印第安向导把玉米口袋扎在腰带上，收紧了凉鞋的鞋带。

两位旅行者还年轻，一高一矮：那个高个子，肤色很白，目光冷酷；小个子，皮色黝黑，外貌活泼愉快。

“老爷……” 其中一个印第安人喃喃地说。

“喂，托马斯，有什么事？” 白人旅行者朝他问道。

“老爷……把我的马留下吧！……”

“又来了，蠢猪！你要我步行吗？把我的马跟你的换，已经是够可以的了。”

“可是你的马是匹死马。”

“一点也不错，是匹死马。那是我骑着不停地飞跑了15个小时活活累死的，真是一匹龙驹！而你的马却分文不值。你以为它能连续奔跑很多小时吗？”

118 “圣胡安节的时候，我卖了几匹骆马，才买回这匹马的……而且，老爷，你还烧了我的茅屋。”

“是的。因为你哭着来闹，我想让你滚开，朝你脸上扔去一根烧着的柴禾，你避开了，柴禾就掉在草堆上。我没有责任，你应该恭恭敬敬地接受我给你的柴禾。”

接着，他又转向另一个印第安人问：

“彼德罗，你有什么事？”

“老爷，我来恳求你不要夺走我的土地。这些土地是我的，我已经种上了。”

“科尔多瓦，这是你的事。” 那位老爷对他的同伴说。

“不，说真的，这不是我的事。我只是受人所托。彼德罗·吉斯比，你不是这些土地的主人。你的土地证呢？你的地契呢？”

“老爷，我没有地契，我父亲也没有，连我的祖父也没有，但是从没有人想要夺走我们的土地。你是要把这些土地给别人。我没有得罪过你啊。”

“你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口袋钱，对吗？你把钱袋给我，我就把土地留下给你。”

彼德罗痛苦地朝科尔多瓦瞧了一眼说：

“我没有藏什么钱，也凑不出这么多钱。”

“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给我滚开！”

“那么把你欠我的钱给我。”

“怎么你没有个完！你以为给了我一只羊，几只鸡，我会那么蠢，付你钱吗？你以为我们会饿死吗？”

119

白人旅行者开始不耐烦了，大声说：

“我们要是继续听这两头蠢驴说下去，我们就会永远呆在这儿了……”

宽敞简陋的客店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山巅在初升的阳光下，显得斑斑驳驳，闪闪发光；蔚蓝色的天空，飘浮着朵朵铅色的云彩；下面，灰暗的山岗，锁住了人们的视野，呈现出一片狭窄荒凉的景象。

科尔多瓦朝向导丢了一个眼色。向导就朝大门走去，两位老爷跟在后面。

彼德罗·吉斯比急步冲上去，抓住一匹马的缰绳。骑马的人朝他的脸抽了一鞭子，迫使他往后退。于是，两个

印第安人就跑出院子，奔向附近的一座小山，像骆马那样迅速、稳健地往上爬。一上山顶，他们就极目环视四周。彼德罗·吉斯比欠身取过挎在背上的号角，贴近嘴唇，吹出深沉而悠长的音调。他稍停片刻，接着又继续吹号。这时，声调变得尖厉而急促。

两个旅行者开始沿着山坡往上爬。向导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迈着矫健的步伐，一面走，一面吃着玉米粒。当第二次号角声响起时，他突然站住了，愤怒地朝着两位骑马的人盯了一眼，开始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奔跑起来。片刻之间，就望不见他的身影了。

120

“阿尔瓦列斯，那些无赖把我们的向导弄走了。”科尔多瓦对他的同伴嚷着。

阿尔瓦列斯勒住他的坐骑，不安地向四周望了一下，说：“向导……我们要他干什么？我担心的是更坏的事儿。”

号角继续响彻山谷。彼德罗·吉斯比背靠蓝天，站在山头，他的身影投映在霞光映红的光秃的山峰上。在大草堆后，在宽大的帆布帐篷下，在茅屋的黑洞里，以及远处的山顶上，都有时隐时现的人影出现。彼德罗·吉斯比不停地吹着号角。人们停下来，望望响着号角的山头，然后小心地往各个山岗上爬。

阿尔瓦列斯和科尔多瓦继续往山上爬。马儿踏着羊肠小道上的乱石，喷着粗气。骑马的人忧心忡忡，默默无言，

听顺马匹择路而行。

突然，山头上滚下一块巨石，从他们身旁飞啸而过。接着，又滚下一块，两块……

阿尔瓦列斯纵马飞驰，企图冲过山去。利尔多瓦紧跟着也放马疾驰。但是，石块紧追着他们不放，好像整个山脉都崩塌了。两匹马像疾风一样，奇迹般地踏着尖利的山石，摇晃着身体，腾跳奔驰。

不久，山上全是印第安人了。两个骑马的人急忙向下面的一个狭谷冲去。谷底有一道潺潺细流，水清如镜。

巨石滚下时砸开的深坑不断增加，分布异常均匀。尖厉刺耳的号角声响彻四方。狭谷上面，巉岩峥嵘，光彩夺目。突然，悬崖边上直立起一群人来。

121

这时，一块巨石击中了阿尔瓦列斯的坐骑。马身摇晃了几下，就滚下了山坡。科尔多瓦跳下马，开始向满身泥灰的马和骑者躺着的地方爬去。一个个印第安人从岩缝中和悬石后面走出来，开始往山下走。他们谨慎小心，不时地停下来观察谷底。当走到小溪边时，就望见了两个旅行者。阿尔瓦列斯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的同伴站在旁边，交叉着双臂，无可奈何地注视着印第安人缓慢地、可怕地从山上下来。

老人和妇女聚集在一块四面山峰环绕、崎岖不平的小盆地上，等待着围捕的结果。妇女们穿着粗布筒裙，戴着

装饰华丽的帽子，披巾搭在胸前，背后拖着松散的发辫，赤着脚，静静地挤在一起，手里的纱绽和线筒在飞快地转动。

追捕者来了，马背上绑着两个旅行者。他们走到小盆地的中央，就把旅行者像捆包一样扔到地上。这时，妇女们围拢过来，好奇地瞧着被扔在地上的人，一面继续纺纱，一面低声交谈。

印第安人商量了一会儿，接着，有几个人急步向山脚走去，回来时带来了两个大坛子和两根大柱子。一些人开始挖坑立柱，另一些人把坛子里的酒倒到小陶罐里。

122

他们一直喝到太阳西下。一片肃静，只有妇女们的窃窃细语声和捧起大坛子往小陶罐里倒酒的声音。

彼德罗和托马斯把两个骑马的人从地上拖起来绑到柱子上。断了脊梁骨的阿尔瓦列斯大声呻吟着。两个印第安人把他们的衣服扒光，一件一件地丢得老远。妇女们惊奇地瞧着雪白的身体。

刑罚开始了。彼德罗·吉斯比割了科尔多瓦的舌头，烧瞎了他的眼睛。托马斯用小刀切割阿尔瓦列斯的肉体。然后轮到其他印第安人。他们拔掉旅行者的头发，用石头砸他们，把木片钉入伤口。一个印第安妇女笑着把一罐酒泼到阿尔瓦列斯的头上。

天黑了。两个旅行者早已死去。但是，已经疲劳而且

厌倦的印第安人，还在冷漠地继续切割和破坏他们的尸体。

最后，需要宣誓保密。彼德罗·吉斯比先在地上划了个十字，当男人和妇女都吻过十字之后，他又把脖子上的串永不离身的念珠取下，印第安人一起对着念珠宣誓。接着，彼德罗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大家踩着唾沫走了过去。

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毁灭了，刚刚发生在这个荒凉的高原上的一幕的最后痕迹消失了。这时，整个偏僻的山区已经沉浸在无边的黑夜中。

毛金里 译

里卡多·海梅斯·弗莱雷 (Ricardo Jaimes Freyre, 1868 - 1933)，玻利维亚诗人。曾长期侨居阿根廷，与达里奥、卢贡内斯共同创办《美洲杂志》。除代表作诗集《蛮族诗泉》外，还著有《卡斯蒂利亚语诗韵》等。

卷心菜的诞生

El nacimiento de la col

卷心菜的诞生 / 鲁文·达里奥 Rubén Darío

El nacimiento de la col

在地上的伊甸园，在百花受造的灿烂一日，夏娃被蛇诱惑之前，那邪恶的灵走近最美丽的一朵玫瑰，此时她正迎着阳光的爱抚，展露红艳纯真的嘴唇。

——你很美。

——我的确美。——玫瑰回答。

——美丽又幸福。——魔鬼说下去，——你拥有颜色，姿态和香气。不过……

126

——不过？

——你没有用。你没看见那些硕果累累的大树么？它们不仅枝叶繁茂，还能为许多树下驻足的生灵提供食物。玫瑰啊，美丽是不够的……

于是玫瑰——像此后的女人一样受了诱惑——一心想要变得有用，鲜红中平添了一抹苍白。

次日拂晓，良善的上帝走过。

——天父——花中的公主问道，颤抖在她芬芳的美艳中——您能把我变得有用么？

——如你所愿，我的孩子——上帝回答，微笑着。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第一棵卷心菜。

俳 谐/何塞·胡安·塔伯拉达 José Juan Tablada

Haikais

蜻蜓的固执
要把它透明的十字架
挂在赤裸颤动的枝……

孔雀，悠长的辉映，
你踱过民主的鸡笼
宛然一场游行……

127

还给赤裸的枝条罢，
夜间的蝴蝶^①，
你双翼的枯叶！

① “夜间的蝴蝶”即飞蛾。

小猴子看着我……
要说给我听
它已经忘记的事情！

范晔 译

何塞·胡安·塔伯拉达（José Juan Tablada, 1871 – 1945）墨西哥诗人。他将日本的俳句引入西班牙语诗歌，是拉丁美洲诗坛由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过渡的重要人物。著有《李白和其他诗歌》、《生命市集》等。

悲 剧 / 文森特·维夫多罗 Vicente Huidobro

Tragedia

玛丽亚·奥尔加是个迷人的姑娘。特别是叫做奥尔加的那部分。

她嫁给了一位高大壮实的小伙子，他有点儿笨拙，头脑里满是光明正大的思想，好像行道树似的一板一眼。

可她嫁人的只是叫做玛丽亚的部分。奥尔加依然独身，并有一位活在她爱情里的情人。

她不明白为什么丈夫会生气，指责她的不贞。玛丽亚很忠贞。奥尔加和他有什么相干呢？

129

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不明白。玛丽亚尽着她的义务，奥尔加爱着她的情人。

有一个双重的名字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都是她的过错么？

就这样，当丈夫抄起左轮手枪的时候，她睁圆了大大的眼睛，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充满了惊奇，难以理解这样荒唐的举动。

可其实丈夫错了，他杀的是玛丽亚，不是奥尔加。奥尔加还活在情人的怀抱里，我相信她依然幸福，非常幸福，只是变成了左撇子有点不习惯。

否定之否定（节选） / 塞萨尔·巴列霍 César Vallejo

Negaciones de negaciones

*

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总是枕着胳膊睡觉。
一天有人把他截了肢，从此他就永远醒着。

*

130 水发人冥想。土地引人行动。冥想属于水文，行动属于地理。

冥想来，行动去。后者趋于向心，前者趋于离心。

*

舞蹈一重复，就定型，变成俗套。每一次舞都应该是即兴而生，转瞬即逝。黑人就是这样跳舞的。

帕斯托尔的十个“小老头儿”

Los diez viejitos de Pastor

/卡门·丽拉 Carmen Lyra

当小姑娘在报上看到那桩流血事件的“凶手”的照片时，心情激动极了。那桩事件，由于帕斯托尔遭到监禁而弄得满城风雨。小姑娘立刻想起了帕斯托尔那双因为生活的折磨而造成十趾畸形的脚。她仿佛看见那些脚趾像可怜的小狗似地躺在这位雇工的皮凉鞋的鞋底尖上。家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小姑娘情绪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做父母的从来不注意孩子们的内心活动；倘若他们是从事大事业而且是身居高位、被没完没了的公务所压倒的人，就更不关心孩子们的事情了。

131

小姑娘是在假期里到特雷斯·里约斯地方父母的咖啡种植园的时候，认识了那位雇工。一天下午，她在后院的豪莱树^①和桉树底下玩耍，父母和兄弟们都去参加达官贵人在农忙季节举办的娱乐活动了。对小姑娘的幼小心灵来说，这座后院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因为她在树木的枝叶间找到了进行幻想的美妙的角落，因为风儿像一只被顽皮的猫

① 豪莱树：中美洲产的一种树木，枝条细长。

爪舞弄的线团似地在树叶丛里有趣地跳动；因为桉树上常常落下一些像小帽子似的果实，小姑娘连续几个钟头拿它们玩耍；还因为这儿有一条水渠流过，水上游动着有美丽羽毛的水禽，长着水田芹。这天下午，有一个人来到小姑娘的天地里，坐在雇工们磨砍刀的磨石上，脱掉凉鞋，开始洗脚。他一面用一块瓦片搓脚，一面自言自语地说：“你们累坏了吧，各位小老头儿？你这个可怜的脚步在彭塔阿雷纳斯^①扎进一块芒格莱木片，我没有及时取出来，结果发了炎。”

132

小姑娘惊奇地看了看他。这是一位新来的雇工，她不认识。要是有人问她，这个陌生人是青年还是老头，她会回答说，是个老头。因为在孩子们看来，一切成年人都是老头。但是她从没有忘记这个具有强壮的四肢和像烧焦的瓦片般黝黑的皮肤的人。他那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着光亮，牙齿像雪一样白。

小姑娘走到那人旁边，问他说：

“你在跟谁说话？”

那人操着瓜纳卡斯特^②口音，发不出“S”音，回答说：

① 智利南端城市，麦哲伦省会，商业中心。

② 哥斯达黎加大西洋上的一个省，盛产咖啡、可可、金、铅、铜。

“跟这些‘小老头儿’呗。”他指了指他的脚趾。

小姑娘动起脑筋来：

“它们听得懂吗？”

“当然听得懂。”他伸直脚趾，让它们像等待命令的战士那样排成一行。

这是一双像树根一般黑乎乎的大脚。肌肉和脉管就像结满疙瘩的麻绳从皮肤底下穿过，畸形的脚趾上长着坚硬的指甲。看到这样的脚趾，小姑娘想起了她大哥在办公室书架上摆着的几个从印第安人的古坟挖出的小偶像。面对这双长着一排像小老头或可笑的小动物似的脚趾的丑陋的大脚，她感到非常可怜。事实上，小姑娘是一个善于幻想的孩子。侍候过她的女佣人奇卡有一天夜里看见她在用破布和纸包裹装饰廊道的花木和用木头雕刻成黑人模样的烟灰盒。她说这是为了不让它们害怕和受寒。

133

小姑娘脱掉她的柔软的小鞋儿和精致的长袜，把她的白而干净的小脚同那人的脚比较。她的脚后跟像珍珠母一般光滑；脚趾短小而肥胖，仿佛是长着珊瑚小嘴的小鸽雏。

雇工说：

“不一样，对吗，小姑娘？你那双脚穿着小鞋，像花儿一样受着保护。可是我这双脚……自从我像你这样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它们就必须在布满乱石的泥泞的路上走来走去。你瞧这一个脚趾，几年前被一条毒蛇咬伤了。从那以

后，这个可怜的脚步就有点麻木了。我也差一点死掉。幸亏我嚼了三棵草，我知道它们是解蛇毒的好草药。是一个桑博^①酒徒告诉我的秘方。”

这是瞎说，因为那次救了他命的是布坦坦血浆。不过，这些农民就是这样，他们喜欢讲一些关于毒蛇的离奇的故事。他的另一个脚趾缺了半拉，是一次在山上为一家锯木场伐木时被斧头砍掉的。用什么治好的呢？用泥土。泥土和蜘蛛网对治疗砍伤是有很有效的。有个同伴也被斧头砍掉了一只脚上的全部脚趾，他在脚上糊了厚厚的一层泥，把血止住了。

134

“他拿那些砍掉脚趾怎么办呢？”小姑娘问。

“那人在灌木丛里找了找，像鸟蛋似的把它们拣在一块手帕里，包得紧紧的带走了。”

“那后来呢？”

“后来我发现他的脚瘸了。不过，他的脚总算保住了。”

他们这样谈论着，直到夜色降临。草丛里传来阵阵蟋蟀的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天上的星斗不声不响地陆续钻了出来。怎么能不引人注目呢？

雇工指着远方天空中的猎户星座对小姑娘说：

“小姑娘，你看见那群星了吗？那是四根金钉把一张小

① 黑人与印第安人混血儿。

鹿皮钉在那里好让太阳晒干。”

“谁把它晒在那里的呢？”

“嘿！……瞧你这个追根问底的小姑娘。”

女佣人奇卡喊她了；天色已经很晚，不能再待在外面了。她光着脚在干什么呢？愿上帝保佑这个发疯的小姑娘！

可是第二天下午，小姑娘又去找那个雇工了。他干了一天活儿，正到水渠边来歇着。他坐在磨刀石上吸着烟斗，烟雾缭绕在他的头上，仿佛是在落日余辉中闪闪发光的光环。傍晚的微风摇动着桉树和豪莱树的枝叶，对面矗立着卡彭特拉山，黄昏使山头笼罩一层紫罗兰色的薄纱。一群水禽在水渠边，把长喙埋在背部的羽毛里，单脚亭立着打磕睡。雇工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两眼凝视着远方。小姑娘骑在一棵树的树杈上，对他喊道：

“喂，喂！”

雇工抬起头，把手举到旧帽上表示敬意。

“你叫什么名字？”

“我？我叫帕斯托尔。”

“我下去请你的脚趾，”她指了指他的脚，“接着给我讲昨天下午的故事好吗？”

“喂，‘小老头儿们’，小姑娘请你们讲故事呢？”他对他的脚趾说。

他的脚趾象木偶似地直立起来，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小姑娘下来吧，用不着央求。”

充满幻想的小姑娘从树杈上溜下来，坐在帕斯托尔面前的草地上，开始听十个“小老头儿”讲述它们到托尔图格罗河边捕捉乌龟时的冒险。对这样一个整天在水渠边玩耍或爬树的小姑娘还能指望她做什么呢？她想知道水渠里的水从哪儿流来，又流到哪儿去。她十分喜欢风儿吹拂水流。她还跟水说话，跟风儿说话。所以，现在她喜欢这位曾经走遍全哥斯达黎加的雇工的脚趾的故事，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136

这年夏天，当家里的大人热中于桥牌、乒乓球、篮球和其他娱乐活动的时候，小姑娘却去找那个总是坐在水渠边磨刀石上休息的帕斯托尔。这位雇工非常风趣。当他决定打破长时间的沉默，开口讲述他走遍整个国家所经历的冒险以及关于妖魔鬼怪的故事的时候，住在种植园的其他雇工和孩子们也纷纷来到这儿，坐在他面前倾听。风儿在豪莱树的纤细的枝条间飒飒作响；水渠里的水带着分外悦耳的潺潺声向远方流去，那声音仿佛一系列音符把间断的乐章连接起来。不眠的玉米鸟^①用它们啼啭诉说着爱情，这声音听起来就象看见牧场上的美丽花朵一样愉快。畜栏里传来母牛应答小牛的咩咩的柔和声音。一种难以形容的魅

① 一种专以玉米为食的鸟。

力从田野向明朗的天空升起。这一切，对小姑娘未来的生活发生着多么重要的影响哟！这些夏日傍晚的丝绒般柔和的情调和紫罗兰色的卡彭特拉山，帕斯托尔的故事及其真实的和虚构的情节，在小姑娘幼小的心灵深处构成了诗一般的源泉。这种源泉，后来从她的心里流出来，溶化在她的思想中，赋予她的生活以新的方向；这些东西是和她的普通的亲属们的气质完全不同的。帕斯托尔和他的脚在她的想象中溶合在一起。他的故事对她来说就是那些从凉鞋头上探出来的卑贱而丑陋的“小老头儿”们的大合唱。她赋予每个“小老头儿”以不同的模样和名字，对每个“小老头儿”都怀着深切的同情，就象她对帕斯托尔怀着的感情一样，好象每个脚趾都是帕斯托尔。她想把它们象廊道里的花木和黑人烟灰盒一样保护起来。后来，过了许多年，当小姑娘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后，她为孩子们写了几篇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孩子们和有着纯朴心灵的成人中间获得了巨大成功。故事写的是以走遍全哥斯达黎加的“帕斯托尔的十个小老头儿”为主角的冒险。孩子们通过这些故事学会了认识和热爱自己的国家。在这些故事中，地形、经济和政治的地理学摒弃了一切腐儒学风，正规教育常常带有的枯燥性减少了，使它充满了趣味。

137

帕斯托尔的脚趾对种植园的小姑娘讲了多少故事哟！这些脚趾曾经巡回和漫游过全哥斯达黎加，常常使人想到

一队正奔赴战场的士兵或一群用绳索拴在一起拉车的牲口。它们对小姑娘讲述了帕斯托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到帕帕加约海湾打捞珍珠蚌的故事。那个海湾是以险风恶浪著称的。那是在盛产牡蛎的戈龙德里纳斯群岛上。帕斯托尔自豪地说：“我们都是第一流的潜水员；谁也不穿那种不舒服的沉重的潜水服，不戴潜水帽。就象上帝把我们抛到世上来的时候那样光着身子下水，手里只拿一把尖刀用来剥取贴在石头上的蚌壳和抵御鲨鱼的进攻。每天大约工作六小时。”小姑娘想象不到在海水深处捞取一百公斤珍珠蚌意味着什么。在水下的全部时间都必须停止呼吸，几分钟就象几个钟头那么长。”

138

“珍珠很多吗？”小姑娘问。

他说，有时好几天也找不到一颗珍珠。可是帕斯托尔在红色的牡蛎里找到了美丽的珍珠。它们象花园里的花儿一样美，价值一百比索。有白色的和乳白色的珍珠，有带着夏天早晨的玫瑰色的珍珠，还有象灰苍鹭那样的灰色珍珠。小姑娘见过灰苍鹭吗？是的，她在博利瓦尔公园里看到过。帕斯托尔的幻想马上活跃起来，这使他想起了在帕帕加约的海湾里看到的宫殿和珠宝。

然后，他讲到美国人想占领的库莱布拉海湾的海岸。因为据说在这座海湾的水上，可以行驶美国的各种舰只，那里就象小姑娘家的客厅一样避风。在那个地方，夜晚有

人在海滩上走动的时候，双脚会染上火一般的颜色；船桨滴下来的不是水，而是光。但是，火和光是绿色的，象宝石那样的绿色。他还讲到在瓜纳卡斯特看到的牲口身上的烙印和稻田里的繁重的活计：

“谁看到过那么白，那么美的米粒，谁知道它所花费的代价呢，小姑娘！这几乎就象到海底打捞珍珠一样。常言说，水稻需要炎热的天气和水汪汪的土地。说得对。这些小老头儿，”他指着脚上的“老头儿”说，“知道陷进泥水里割稻子的滋味，也知道背着二百公斤的米袋走在难以置信的路上稻草扎肉的滋味。”

“老头儿们”深知穿着湿皮鞋在大西洋的香蕉种植园区开拓山头的痛苦和洪水过后雷温塔松河里的烂泥巴的危害性，知道在尼科亚海湾捞取一百公斤金枪鱼或拖着五百码长的鱼网前进时，紧紧抓住渔船滚烫的甲板以免落入鲨鱼口中的艰难。

139

小姑娘瞪着一双大眼出神地听着。在听帕斯托尔讲故事的过程中，她懂得了她的人民不是一群懒汉，知道人民从土地和海水中攫取这么多财富的条件是恶劣的。

帕斯托尔的“老头们”从没有对小姑娘讲过的是在香蕉园的一次罢工中帕斯托尔自己的悲剧：一个公司的人抢走了他的妻子，烧毁了他的茅屋，他的两岁的孩子被烧死了。他只好到图里阿尔瓦的咖啡园，后来又到中部的咖啡

园做工。最后他来到特雷斯里约斯的种植园，当时帕斯托尔的境遇就象这支哥伦比亚民歌唱的一样：

我的狗已经死去，
我的茅屋空无人迹；
我明天就将死掉，
好让一切结束无余。

.....

140

光阴在流逝。后来小姑娘被带进了首都。帕斯托尔仍然逗留在土地上。她多次回想起帕斯托尔的“老头儿”讲的故事，渴望再次见到他。

帕斯托尔到帕里塔地区干活了。那地方已经归一家香蕉公司所有。就在那座本地农民被外国人当作牛马看待的绿色地狱里，也许发自肺腑和生命的愤怒驱使他干了他能干的事情。他是开拓那些荒山和耕作特拉瓦河三角洲的可诅咒的沼泽地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他睡在公司为招收雇工而搭盖的肮脏营帐里，用泥水解除他的可怕的干渴，连续几个月靠菜豆和次米充饥，躺在露天潮湿的地上忍受着热病，听着外国人动辄破口大骂他的母亲。在修造克波斯码头时，他的背部和双脚在卸木馏油枕木时烫伤了。

有一天，帕斯托尔对一个外国人开了两枪，打死了他。

在场的人说，那个外国人侮辱了一个刚刚带着孩子下船来寻找丈夫的可怜妇女。他对那女人骂道：“难道‘母狗’不知道，禁止女人到这里来吗？”她面对这个恐吓她的先生不知怎么办，几个孩子抓着她的粗布裙哭叫。报纸上登载了“凶手”和受害者的照片，说那个人是酒后头脑糊涂干出来的。

帕斯托尔是个孤僻的人，就是说，他没有几个朋友。他被监禁的头几个月，有几个人到狱里去看他，后来再也没有信息。法律把他吞没了。只有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姑娘在夜间没人注意的时候蒙着被单为他哭泣。小姑娘的母亲和父亲正准备参加一次宴会。母亲听见孩子们的房间里传来啜泣声，便一边戴手套一边把梳得很讲究的头探到门口问：

141

“谁在哭？”

“是索莱达德。”从一张床上传来一个轻轻声音。

“你怎么啦，索莱达德？”母亲问，没有迈出门槛。

没有人回答。

“你哪儿疼吗？”

寂静无声。

父亲走进来，吸了一口烟：

“出了什么事？”他问。

“索莱达德在哭。”

“她怎么啦？”

“我问了，她不说。”

“大概是肚子疼，她吃的甜食太多了。应该给她吃点泻药。”

先生和太太出门了，身后留下一股高贵的香水味。

要知道，这一对夫妇是很喜欢妖术的。逢到他们的社会职责给他们一个空闲夜晚的时候，他们去看巫婆表演：一个小姐当巫婆，让鬼魂在台上进进出出，就象佩德罗进出自己的家门一样。小姑娘的父母对于死者的鬼魂很感兴趣，对活人的灵魂却毫不关心。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佣人，他们的雇工和朋友好象没有灵魂似的。

142

小姑娘在睡觉前哭了很久。她想念被关在牢房中的帕斯托尔。奇卡对她讲过，犯人已经被关在牢里了，那是一些狭窄而黑暗的房间。小姑娘想念帕斯托尔的脚趾，她仿佛看见它们并没有被拘留，而是在熟睡，在梦想着永远不再走那些艰难的道路。

朱景冬 译

卡门·丽拉 (Carmen Lyra, 1888 - 1949), 哥斯达黎加作家。1904 年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一生从事儿童教育工作。因参加政治活动被迫流亡墨西哥，直到在那里去世。著有小说《在一张轮椅上》，短篇小说集《姑妈潘奇达的故事》等。哥斯达黎加成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儿童图书馆，并追认她为“祖国文学功勋英雄”。

帕科·荣格/塞萨尔·巴列霍 César Vallejo

Paco Yunque

帕科·荣格跟着妈妈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学校里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玩耍。妈妈把他留下就走了。帕科两手抱着书本和铅笔，怯生生地朝操场走去。他显得局促不安，因为这是第一次上学，他还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的孩子在一起玩。

几个跟帕科年龄一样的孩子朝他走过来，他越发地胆怯了。帕科紧靠着墙，脸都涨红了。这些孩子多活泼，他们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地喊呀，跑呀，跳呀，笑呀，追逐打闹，既淘气又可爱。

143

帕科给惊呆了，他在乡下哪里听到过这么多人喧嚷吵闹的声音。在乡下老家，总是一个人说完话，另一个人再说，然后一个个接着说。有时也能听见四、五个人在一块说话，那是爸爸、妈妈、唐何塞、瘸子安塞尔莫和托马萨，但那已经不象是人说话的声音，而是迥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声音了。

一个金黄头发、穿件白色上衣的胖墩墩的孩子在和帕科说话，还有比这个年龄更小点的孩子，穿件蓝衬衫，嗓子有点沙哑，也凑过来。不同班级的孩子们都好奇地跑过来，把帕科团团围住，并向他提出好多问题。但是，声音

太嘈杂了，帕科一句也没听清。这时，有个长着一头黄发、圆脸，穿着一件窄小的绿上衣的孩子，一把拽住帕科的胳膊，想把他拉走，帕科挣扎着，那孩子就更用力地抓他，拽他，帕科使劲靠着墙，脸涨得更红了。

正在这时，上课铃响了，孩子们一窝蜂似地拥进教室。

苏米加弟兄两个一人拉着帕科的一只手，领着他往一年级教室走。起初帕科不想跟他们走，但后来还是顺从了，因为他看见大家都在往教室走。进了教室，他就更紧张了，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教室里鸦雀无声，这种寂静更使帕科不安。突然，苏米加弟兄俩松开帕科的手，丢下他跑开了。

144

是老师进来了。孩子们起立，静悄悄地站得笔直举起右手行礼。

帕科两手仍抱着书本和铅笔，站在第一排课桌和老师的讲桌之间。他的脑子乱了。孩子们，黄色墙壁，喧闹声，安静，那么多的椅子，老师，就自己一个人站在这儿……他真想哭。老师拉起他的手，把他安排在前排的一张课桌上，跟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坐在一起。老师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帕科胆怯地小声回答：

“帕科。”

“你姓什么？说说你的全名。”

“帕科·荣格。”

“很好。”

老师走到讲台上，严肃地环视一下全班的学生，然后用一种军人的语调说：

“坐下！”

一阵桌椅碰撞的响声之后，学生们都坐好了。

老师也坐下来，在几本册子上写了一会儿什么。这时，帕科还抱着书本和铅笔不放，同桌的孩子告诉他：

“你把东西放下吧，象我这样放在桌上。”

帕科·荣格依旧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同桌孩子的话他理也不理。于是那孩子把书本和铅笔从他手里拿过去放在桌上，并兴冲冲地跟帕科说：

145

“我也叫帕科，帕科·法里尼亚。你别害怕，咱们一块儿下棋，棋子里有黑炮。是我姨妈苏萨娜给我买的。你家在哪儿住？”

帕科·荣格没有回答。他觉得这个帕科太烦人了。别的孩子们也肯定都象这个帕科一样：那么高兴，话那么多，他们不觉得学校可怕。可是，他呢？帕科·荣格怎么那么胆小？他偷偷看一眼老师，看看讲桌和老师身后的墙壁，又看看天花板。他还斜着眼从窗户那儿瞅瞅操场，这会儿的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显得安谧、宁静。和煦的阳光照着校园，不时地传来其它教室学生的读书声和街上过往车子的噪声。学校里的事情多新鲜啊！帕科·荣格开始从紧

张、慌乱之中解脱出来。他想家，想妈妈了。他问帕科·法里尼亚：

“咱们几点钟才能回家？”

“十一点。你家在哪儿？”

“在那边。”

“远吗？”

“远……，嗯……不远……”

其实，荣格自己也不知道他家住在哪条街上，几天前他才被人从乡下带到城里来，城里的事情他还一点都不懂呢。

146

从教室外面传来一阵跑步声。接着，温贝托出现在门口。他是多里安·格列维的儿子，格列维先生是英国人，秘鲁国营铁路公司经理兼本镇镇长，还是荣格家的主人。是他把帕科·荣格从乡下带进城里，让他陪温贝托上学和玩耍——因为他们俩年龄相仿，温贝托惯于晚到校。然而今天情况有点不同，帕科是头一天上学，所以格列维太太对帕科的母亲说：

“你把帕科先送到学校去吧，他是第一天上学，迟到了不好。从明天起，你等着温贝托起床后，再把他俩一起送去。”

看到温贝托·格列维，老师便问道：

“今天怎么又迟到了？”

温贝托满不在乎地说：

“我没醒。”

“好吧，”老师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进来坐下吧。”

温贝托·格列维的目光在寻找帕科·荣格，当他发现荣格后，便过去蛮横地说：

“过来跟我坐！”

法里尼亚说：

“不行，老师让他跟我坐在一起。”

“干你屁事！”格列维蛮不讲理地骂道，使劲拽住荣格的胳膊朝自己的座位上拖。

“老师！”法里尼亚叫起来，“格列维要把帕科·荣格拉到他那儿去。”

147

老师停下笔大声问道：

“怎么回事？”

法里尼亚又说：

“格列维把荣格拉到他的位子上去了。”

这时温贝托把荣格捺到他的位子上坐下，并跟老师说：

“荣格是我的人，他得跟我坐在一起。”

这一点，老师知道得很清楚，他对温贝托·格列维说：

“噢，是这么回事。不过，为了让他能听懂课堂上的讲解，我安排他跟法里尼亚坐在一起了，让他回自己的座位上去吧。”

学生们默不作声地望着老师、温贝托·格列维和帕科·荣格。

法里尼亚走过去拉起帕科的手，要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可是格列维抱住帕科的胳膊不放。

老师又说：

“格列维，你是怎么了！”

格列维脸都气红了：

“我不嘛，老师，我要让荣格跟我坐嘛。”

“我已经说了，你放开他。”

“就不放。”

“什么？”

“我就不放开他。”

老师被激怒了，威胁性地连声喊道，

“格列维！格列维！”

格列维连眼皮都不抬，一个劲拉住荣格不放，荣格手足无措，任凭法里尼亚和格列维像撕扯布似地拉来拽去。这会儿，他怕温贝托·格列维甚于怕老师，甚于怕所有的孩子和整个学校。帕科·荣格怎么那样怕温贝托·格列维，而格列维又为什么老打帕科·荣格呢？

老师走过去把荣格领回法里尼亚的座位上去，格列维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跺着脚嚎啕大哭起来。

这时，从教室外面又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泥瓦匠

的儿子安东尼奥·赫斯德列斯出现在教室门口。老师问他：

“你为什么迟到？”

“我买早点去了。”

“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去买？”

“我还得照顾弟弟。我妈妈病着，爸爸上班去了。”

“行了，行了，”老师十分严厉地说，“站到那边去……
除此之外，还得关你一小时禁闭。”

说着，老师指了指靠近黑板的那个墙角。

这时，法里尼亚站起来说：“老师，格列维也迟到了。”

“老师，他胡说。”格列维急了，“我没迟到。”

全班同学都嚷嚷起来：

149

“就是的，老师，格列维就是迟到了！”

“嘘！安静！”老师没好气地说。学生们不说话了。

老师踱步思索着。

法里尼亚悄悄地跟荣格说：

“哼，格列维他爸爸有钱，所以他迟到了可以不受罚。
他天天都迟到。你住在他家吗？你真是他的人吗？”

荣格说：

“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

“住在温贝托·格列维家吗？”

“他家可阔了，有男主人、女主人，我妈妈也在那儿。
我跟妈妈住在一起。”

坐在另一排座位上的温贝托·格列维气得两眼瞪着荣格，还朝他挥着拳头，因为荣格到底让人家把他拉走了。

帕科·荣格不知如何是好。他没跟温贝托坐在一起，等到放学的时候，温贝托一定又要拳打脚踢他了。温贝托坏极了，不管什么时候都打荣格，不论在马路上，还是在走廊、楼梯上，他都打过荣格。甚至在厨房里当着荣格妈妈和老板娘的面打过他。这会儿，温贝托又朝他炫耀自己的拳头，他又想打荣格了。

荣格跟法里尼亚说：

“我过去跟温贝托坐吧。”

150

“别去，别那么傻，老师要训你的。”法里尼亚回头看看格列维，格列维也朝他比示一下拳头，嘴里还咕哝着什么。

“老师！”法里尼亚叫起来，“格列维朝我挥拳头呢。”

“嘘！嘘！安静！”老师说，“今天我们来谈谈鱼。然后大家在练习本上做一个书面作业，做完后交给我。谁做得好，谁就是一年级的优秀生，这个学生的名字就可以上学校的光荣榜。听清楚了吗？跟上周的做法完全一样，大家要把课堂上讲的弄明白，要用心抄我写在黑板上的练习题。明白了吗？”

“明白了！”学生们齐声回答。

“好，”老师说，“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几个学生要

求发言，老师叫起苏米加弟兄俩中的一个。

“老师，”苏米加说，“海滩上有好多好多沙子。有一天，我们在那儿看见一条快要死的鱼，就把它带回家，可是它在半路上就死了……”

温贝托·格列维说：

“老师：我抓了好多鱼带回家，放在我家的客厅里，它们都活着。”

老师问：

“不过……你是把鱼放在盛着水的家什里的吗？”

“不是，我把鱼放在客厅的家具上。”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151

一个又瘦又小、脸色苍白的孩子说：

“老师，他胡说。鱼一离开水，马上就会死。”

“死不了，”格列维说，“鱼在我家客厅里就死不了。我们家的客厅特别漂亮，爸爸让我把鱼带回家放在家具上。”

法里尼亚的肚皮都要笑破了。苏米加弟兄俩也笑得前仰后合。那个金黄色头发的、胖胖的、穿白上衣的孩子，还有那个圆脸、穿绿上衣的孩子都放声大笑起来。这个格列维真是太可笑了！把鱼放在他家客厅里！放在家具上！象小鸟一样！真是大谎话！孩子们吵吵着，笑个不停：

“哈哈！哈哈！胡说八道！哈哈！哈哈！胡说

八道！”

大家都不相信格列维的话，把他气得鼓鼓的。教室里一片笑声。格列维想起他曾抓了两条鱼带回家，放在客厅里好多天。他摸摸鱼，鱼还都活着。但他又不能肯定这两条鱼是活了很多天，还是当天就死了。无论如何，格列维想让大家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格列维在一片笑声中跟苏米加弟兄俩中的一个说：

“当然了！我爸爸有好多钱，他说过，要把海里的鱼都抓回家，让我高兴，让我在客厅玩鱼。”

老师大声地说：

152

“好了！好了！安静了！格列维肯定记错了，因为鱼会死的，它们……”

“……一离开水……” 孩子们接着说。

“对了。” 老师说。

那个瘦小、苍白的孩子说：

“因为水里有它们的妈妈，它们一离开水就没妈妈了。”

“不对，不对，” 老师说，“鱼离开水就会死，因为它们不能呼吸了。鱼呼吸水里的空气，而离开水以后，它们就呼吸不成外界的空气了。”

“因为它们都半死不活了。” 一个孩子接着说。

温贝托·格列维说：

“我爸爸在我们家可以给它们空气，爸爸有的是钱，什

么东西都能买回来。”

穿绿上衣的孩子说：

“我爸爸也有钱。”

“我爸也有。”另一个孩子也说道。

孩子们七嘴八舌，都说自己的爸爸有钱，只有帕科·荣格一声不吭。他在想，鱼离开水就会死。

法里尼亚问帕科·荣格：

“你呢，你爸爸没钱吗？”

荣格想了想，他想起有一天看见妈妈手里有几个贝塞大^①。于是就跟法里尼亚说：

“我妈妈也有好多钱。”

153

“多少？”法里尼亚问。

“好象是四个贝塞大。”

法里尼亚便大声告诉老师：

“帕科·荣格说他妈妈也有好多钱。”

“骗人！”温贝托·格列维说，“帕科·荣格骗人，他妈是我妈妈的佣人，她什么都没有。”

老师拿起粉笔，转过身去继续在黑板上写起来。

趁老师背对着大家的工夫，温贝托·格列维跳上前去把荣格的头发揪了一把，然后又迅速地跑回座位上去。荣

① 贝塞大：西班牙钱币单位。

格疼得哭了起来。

“怎么了？”老师转身望着大家问。

帕科·法里尼亚说：

“老师，格列维揪他的头发。”

“老师，我没揪，”格列维说，“我没揪他，我根本没离开我的座位。”

“好了，好了！”老师说，安静点！帕科·荣格，别哭了！安静！”

老师继续在黑板上写，随后又问格列维：

“如果把鱼从水里捞出来，鱼会怎么样呢？”

154

“在我家的客厅里活下去。”格列维回答。

孩子们又大笑起来。这个格列维什么都不懂，他除了想到他家、他家的客厅、他爸爸和钱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总说蠢话。

“好，帕科·荣格，你来说说。如果把鱼从水里捞出来，会怎么样？”老师问。

帕科·荣格的头发被格列维揪疼了，他抽抽搭搭地重复了一遍老师说过的话：

“鱼离开了水就会死，因为它们没有空气了。”

“对了，回答得很好。”老师说。

说着他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

趁这会工夫，温贝托·格列维照着法里尼亚脸上打了

一拳，随后又迅速跑回座位上去。法里尼亚没有象荣格那样哭，他大声嚷嚷着给老师告状：

“老师，温贝托·格列维刚才打我！”

“就是的，老师，就是的！”所有的孩子同时叫起来。

教室里顿时一片喧闹声。

老师狠狠地在讲桌上砸了一拳：

“安静！”

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全班同学都严肃地挺直了身体坐着，并忐忑不安地望着老师。哼，温贝托·格列维干的好事！由于他的无知和恶作剧，老师要训斥全班同学！看气红了脸的老师要怎么收拾大家，都怪温贝托·格列维！

155

“怎么这样乱？”老师问帕科·法里尼亚。

帕科·法里尼亚眼睛闪着怒光：

“温贝托·格列维打我，我根本没惹他。”

“这是真的吗，格列维？”

“不是的，我没打他。”温贝托·格列维说。

老师看全班学生，不知该相信谁的话。他俩谁说的是真的呢？是帕科·法里尼亚，还是温贝托·格列维？

“谁看见他打你了？”老师问法里尼亚。

“大家都看见了，帕科·荣格也看见了。”

“帕科·法里尼亚说的是真的吗？”老师问荣格。

帕科·荣格看看温贝托·格列维，不敢吭气。如果他

说了真话，放学时，温贝托就要打他。他低下头，默不作声。

法里尼亚说：

“老师，荣格不敢说，他怕温贝托打他。他是温贝托的人，又住在他们家里。”

老师又问其他学生：

“谁还能证明法里尼亚说的是真的？”

“老师，我！”“我看见了！”“我看见温贝托打法里尼亚了！”

老师又问格列维：

156

“这么说，你真的打法里尼亚了？”

“没有，我没打他！”

“格列维，撒谎可当心着点。象你这样有教养的孩子，是不应该撒谎的。”

“好了，我相信你说的。我知道你是从来不撒谎的。不过，以后还要多加注意。”

老师在讲台前踱着步，陷入了沉思。学生们依旧严肃地挺直身体坐着。

法里尼亚小声地嘟囔着，好象要哭了似地：

“哼，看他爸爸阔就不罚他。我要给我妈妈说去。”

听到这话，老师怒冲冲地走到法里尼亚面前大声问道：

“你说什么！温贝托·格列维是个好学生。他从来不撒

谎，也不招惹任何人，所以我不罚他。在这里，不论是对有钱人家的孩子，还是对穷人家的孩子，我都一视同仁。即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犯了错误我也要罚。你要是再敢说 you 刚才的那些话，我就关你两小时。听见没有？”

帕科·法里尼亚和帕科·荣格都低头不语，但他俩心里都清楚，是温贝托打了他们，温贝托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

老师又在黑板上写起来。

“你为什么不给老师说温贝托·格列维打了我？”

“我说了，他要打我。”

“你不会告诉你妈妈？”

157

“我要是告诉妈妈，他还是要打我，而且女主人也要生气的。”

在老师往黑板上写字的这段时间里，温贝托·格列维把本子都画满了。

帕科·荣格在想妈妈。随后又想起了女主人和她的儿子温贝托。回家的时候，温贝托会打他吗？荣格看看其他孩子，他们既不打荣格，也不打法里尼亚或任何人。更不愿意象温贝托那样，硬把荣格拖到别的座位上去。为什么温贝托这样对待他呢？要是荣格现在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温贝托就要打他，要是告诉老师，老师也不会把温贝托怎么样。于是他想要把这些都告诉法里尼亚，他问：

“法里尼亚，温贝托也打你吗？”

“打我？他敢？我给他脸上来一拳，就叫他鼻子出血。你看着吧，他要是惹了我，你就瞧吧。我要告诉我妈妈。我爸爸会来揍格列维，揍他爸爸，揍他一家子！”

帕科·荣格惊愕地听着法里尼亚说的话。他真敢打温贝托？他爸爸也敢打格列维先生吗？荣格不大相信他的话，因为还没有一个人打过温贝托呢。如果法里尼亚打了他，格列维先生就会揍法里尼亚和他爸爸，就会揍所有的人。人们都怕格列维先生，因为他特别严肃，还总发号施令。到他家去的男男女女，都怕他和他的太太，在他俩面前永远是唯命是从的。反正，格列维先生比老师和所有的人都厉害。

158

帕科·荣格看看正在写字的老师。这个老师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那么严肃，又那么吓人？荣格一个劲盯着他。这老师既不象爸爸那样的人，也不象格列维先生那一类的人。说确切点，他倒很象经常去格列维先生家聊天的一类人。他长着红脖子，鼻子跟火鸡冠子一样。路走得长了，鞋子就会发出“咕叽——咕叽——咕叽”的响声。

荣格开始讨厌这个老师了，他什么时候才回家去呢？但是，一放学温贝托又要打他了。而那会儿，荣格的妈妈

也只能对温贝托说：“别打，孩子，你别打帕基托^①，别这么淘气。”除此之外，再没别的话了。温贝托会把帕科的腿踢得红红的，而帕科也只能哭。因为谁也不敢把温贝托怎么着，格列维先生和太太十分溺爱他。帕科为经常挨温贝托的打而苦恼。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怕温贝托和他的父母。所有的人——老师、厨子和她的女儿、帕科的妈妈、系着大围裙的贝南西奥和刷尿盆的玛利亚，都怕格列维一家子。玛利亚昨天还把个尿盆摔成了三大块。格列维先生和温贝托真可恨。帕科·荣格想哭。老师什么时候才能写完呢？

“好了！”老师终于停下笔来，“这是书面作业。现在大家把本子拿出来，把黑板上写的都一字不漏地抄下来。”

159

“抄在我们自己的本子上吗？”荣格胆怯地问。

“对了，抄在你们自己的本子上。”老师说，“你会写字吗？”

“会写。在乡下时，爸爸教过我。”

“好极了。那么，大家动手抄吧。别着急，一行一行地抄，不要抄错了。”老师说。

孩子们拿出本子抄作业。

温贝托问：

① 帕基托：帕科·荣格的爱称。

“老师，这是关于鱼的作业吗？”

“是的，快抄吧。”

教室里静下来，只听见铅笔在纸上“沙沙”的摩擦声。老师坐在讲桌旁，在几本册子上写起来。

温贝托不抄作业，他又在本子上画起来。本子里全部画满了鱼、小人和小方格。他还在最后一页纸上画了一幅画^①。

过了一会儿，老师站起来问：

“抄完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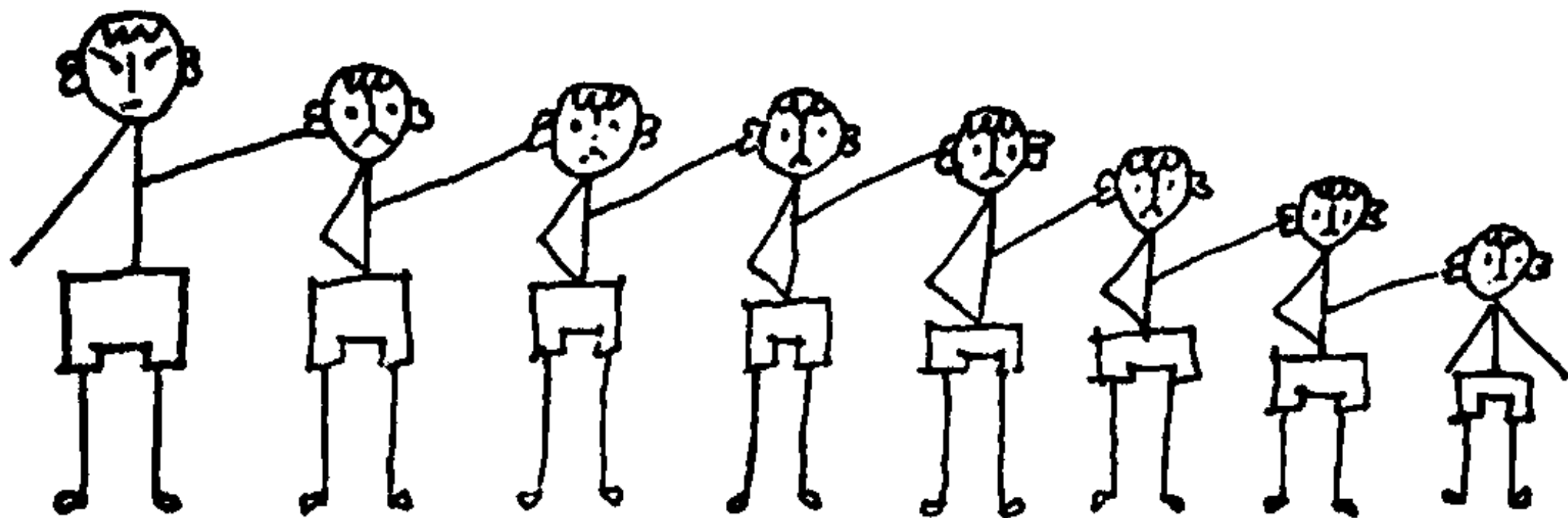
“抄完了。”大家齐声回答。

160

“好，再把自己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在作业的末尾。”

这时，下课铃响了。

① 这幅画是这样的：



作者为此画作了注解：左边第一个人，代表资产阶级权贵，他可以随意欺压比他地位低的人（如图示：揪耳朵）。

校园里一片喧闹欢腾，孩子们冲出教室，奔向操场。

荣格整整齐齐地抄好作业后，拿起书、本和铅笔也到操场去玩。

刚到操场，温贝托便过来一把抓住帕科·荣格的胳膊，怒冲冲地说：

“过来跟我玩跳马^①。”

他又将荣格猛力一推，荣格的书、本和铅笔都掉到地下了。

荣格照温贝托说的去做，但是让别的孩子看着温贝托任意地摆布他，使他难堪、羞辱，他真想哭出声来。

帕科·法里尼亚、苏米加弟兄俩和另外一些孩子把温贝托·格列维和帕科·荣格团团围住。那个瘦小、苍白的孩子把荣格的书、本和铅笔捡起来，但却被温贝托·格列维一把夺过去，并骂骂咧咧地说：

“你给我放下，少管闲事！帕科·荣格是我的人。”

温贝托·格列维把帕科·荣格的东西拿回教室，放在自己的桌子上，随后又跑到操场去玩。他把荣格的脖子往下一按，让荣格双手撑地撅起屁股。

“老实待着，我不说话不许你动。”他骄横地说。

温贝托·格列维退后一段距离，然后再从那儿跑过来，

① “跳马”：是儿童们玩的游戏。

一下子跳到帕科·荣格身上，两手撑着他的背，两脚腾空，并狠狠地在荣格的屁股上踢了一脚。之后，再退回去，从那儿跑过来跳到帕科·荣格身上，踢他一脚。就这样重复着玩了好大一会儿，跳了二十多次，踢了荣格二十多脚。

突然，孩子们听到一阵荣格的哭声。温贝托使劲儿踢他，把他踢得疼极了。于是法里尼亚从孩子堆儿里走出来，站到温贝托·格列维面前说：

“不行，我不许你再往荣格身上跳！”

温贝托吓唬他说：

162 “你听着，帕科·法里尼亚！叫你尝尝我的拳头的厉害！”

法里尼亚一动不动，挺直地站在温贝托面前说道：

“因为他是你的人，你就打他，往他身上跳，是不是？放开他，你等着瞧！”

苏米加弟兄俩搂住帕科·荣格安慰他，劝他不要再哭：

“你干吗让他往你身上跳，让他踢你？你不会揍他？你也往他身上跳！干吗要让着他？别哭了，别哭了，放学咱们一起回家。”

帕科·荣格一个劲哭，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似的滚下来，泪水几乎要把他淹没了。

一群孩子围着帕科·荣格，另一群围着温贝托·格列维和帕科·法里尼亚。

格列维猛地一把将法里尼亚推倒在地。二年级的一个大孩子跑过来保护法里尼亚，上去给了格列维一脚。接着又跑来一个比他们年龄都大的三年级学生来帮格列维的，狠狠地给了二年级那个孩子一拳。几个孩子打得不可开交。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都回到各自的教室。

苏米加弟兄俩拉着帕科·荣格的手进了教室。

一年级教室里，孩子们大声喧哗着。老师一进来，孩子们立刻安静了。

老师严肃地扫了全班学生一眼，然后象军人似地说道：“坐下！”

一阵桌椅碰撞的响声之后，学生们都坐好了。

163

老师也在讲桌旁坐下来。他按顺序叫着学生的名字，收那篇关于鱼的作业。老师边收边看，同时又把各篇作业的成绩登在记分册上。

温贝托·格列维走到帕科·荣格的桌边，把书、本和铅笔还给他。然而在这之前，温贝托就已经把荣格本子上抄着作业的那页纸撕下来，并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当老师叫“温贝托·格列维”时，格列维走到老师那儿把帕科·荣格的作业交上去，就好象真是他自己的作业一样。

当老师叫到“帕科·荣格”时，荣格把本子翻遍了，也没找着那张写着作业的纸。

“你是丢了，还是没做？”老师问。

帕科·荣格怎么会知道那张纸飞到哪儿去了呢？他羞愧地低下头沉默不语。

“好吧，”老师说着便在小册子上记下帕科·荣格未交作业。学生们陆续交来他们的作业。老师看完了全部作业后，便离开教室到校长办公室去了。

师生们肃立着。校长好象生气似地扫了学生们一眼，又大声说道：

“坐下！”

校长问老师：

164

“你已经知道谁是年级优秀生了吧？你们是不是做完了评定优秀生的每周作业了？”

“做完了，校长先生，”老师说，“刚做完。温贝托·格列维分数最高。”

“他的作业在哪儿？”

“在这儿，校长先生。”

说着，老师便从那一叠作业中抽出写着“温贝托·格列维”的那一页递给校长，校长拿着那页纸长时间地、仔细地看。

“非常好。”校长高兴地说。

他走上讲台，神态严肃地环视一下学生们，然后用那有些沙哑但很有力的声音说：

“温贝托·格列维的作业是全部作业中最好的一份。他就要成为本周一年级的优秀生，他的名字要上光荣榜。温贝托·格列维，请你到这儿来。”

孩子们伸长了脖子看温贝托·格列维。格列维趾高气扬地走过来，笔直、骄傲地站在老师的讲台前面。校长跟他握着手说：

“好极了，温贝托·格列维。祝贺你。孩子们都应该是这样的。很好，很好。”

他又转向其他学生说：

“你们都应该象温贝托·格列维那样，刻苦学习，做个好孩子。如果你们都这样做了，到学年末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奖品，你们的名字也会象温贝托·格列维的名字一样，登上学校的光荣榜。我们看下周能不能再出一个象温贝托·格列维这样的好学生。这是我所希望的。”

165

校长停顿片刻，孩子们都羡慕地望着温贝托·格列维。格列维真来劲！他的作业做得多好！他真不愧是优秀生！他是所有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他到校比别人都晚！他打同学！但是，大家也都看见了，他受到了校长的表扬，校长还跟他握手呢！温贝托·格列维，一年级最优秀的学生！

校长跟老师打个招呼，又向起立的学生示意，请他们坐下，便离开了教室。

老师又说了声：

“坐下！”

又是一阵桌椅碰撞的响声之后，孩子们都坐好了。

老师对格列维说：

“你也坐下去吧。”

温贝托·格列维洋洋得意地回到座位上，经过帕科·法里尼亚桌旁时，还朝他伸出舌头做鬼脸。

老师走上讲台，在几本册子上写着什么。

帕科·法里尼亚小声跟帕科·荣格说：

166 “你瞧，老师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了。你没交作业，老师要罚你，关你禁闭，你回不成家了。你的本子怎么撕破了？你的本子在哪儿放着来？”

帕科·荣格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

“你倒是快说呀！”帕科·法里尼亚转过身来，“你说呀！你为什么不回答？你把作业放到哪儿去了？”

帕科·法里尼亚弯下身看帕科·荣格，发现他在哭，就又安慰起他来：

“算了，别哭了！别哭了！别伤心！咱们一起下棋，棋子里有黑炮！别哭了！把我的棋送给你吧，别哭了。”

帕科·荣格还是低着头一个劲地哭。

拉波佐的裤子

As calças do Raposo

/梅德罗斯·伊·阿尔布克拉克 Medeiros e Albuquerque

在我们从前上学的那所寄宿学校里，一个新学监的到任总是一件大事。拉波佐的到任更是引人注目，这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他的前任戈麦斯和我们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后来双方甚至都动了手，接着他就离开了学校。

戈麦斯是个秃顶矮老头，他的头顶秃得厉害极了，从前额直到颈背都是光亮亮红通通的，只是后脖子上稀稀疏疏地长着少许白发。

167

他担任管理学生的学监都十五年多了，这使他积累了某些宝贵的职业才能。和学校里的孩子们打交道是要有点手腕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对此做出正确的估价。戈麦斯不愧是个出色的学监，谁也不可能装出他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可实际上却同时紧盯着两三个企图破坏课堂秩序的学生。

他还有一种独特的本事，就是会睡觉，可睡着的时候却又好像使人感到他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你。

在神话故事里，总流传着一些神奇狮子的轶事。这些狮子睡觉的时候两只眼睛是睁开的，而在警觉地注视着周围动静的时候，两只眼睛则是闭着的。戈麦斯也几乎达到

了同样的地步。

他喜欢这种姿势：两个胳膊肘架在桌子上，两只手遮在眼的上方支撑着脑袋。他这样坐着，有时仿佛在打瞌睡，其实这是个骗局，教室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休想逃过他的眼睛。

他看到了但是并不作声，等到课间休息，他就把那些不好好念书的学生叫来，不加任何解释地予以惩罚。

相反，在另一些时候，他睡得美美的，可我们却都以为他像百眼神一样地在监视着我们。真是让人猜不透！此外，人们简直难以想象出世上还有比他那副面孔更加难以捉摸、更加毫无表情的了，你休想从他的眼睛、嘴唇和面颊上察觉出他内心的喜怒哀乐。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研究起他的秃顶来了，那可是窥测他内心秘密的一个好地方！

博卡热写下这样两句名诗：

嘴巴可以说谎，

眼睛不会骗人。

但在戈麦斯身上，唯一不会骗人的地方却是他那镜面般光溜闪亮的秃顶。上面，一切都被揭示得一清二楚。诚然，归根结底，其主要变化不外乎是几种色彩不同的红色，

这是他秃顶的本色，但这种变化是何等地丰富多采呀！

秃顶的颜色可以从百合花般的白色演变到熟透了的西红柿般的红色。就像有些人试图通过字迹、指纹或其他什么标记猜测出他人内心的喜怒哀乐一样，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甚至创立了一种新学科：秃顶观测学。114号是我们中间最为调皮的一个，他不论是通过秃顶颜色的特殊变异，还是这种变异开始发生时的部位，都能从中做出可靠的预报。据他讲，这种红色变化有时来自右侧，有时来自左侧，有时又是由后向前……愤怒、一般的烦恼、想笑但又竭力忍着都是有着不同走向的。

117号堪称是我们的魔术大师和占卜能手，一个聪明绝顶的“气象学家”，他能预测出戈麦斯那宛如粉红色天空的秃顶上面的风风雨雨。

169

总之，有一天，我们班上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骚乱。上一周我们有两天节假日，这一周校历上规定还有一天节假日，可戈麦斯对校长说，考虑到快要考试了，最好不让学生们外出。

当我们知道这一决定时，特别是当我们知道这是戈麦斯出的主意时，大家都无比气愤。我们决定组织一次抗议活动，117号把这一活动称为“无声抗议”。我们谁也不大吵大闹，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流露出一不满的样子，把书都放在课桌上，但是谁也不去打开它，整整两节自习课，

大家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戈麦斯的秃顶。

我们说干就干，一百二十名学生排着队秩序井然地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戈麦斯也在讲台高处的老地方坐了下来。谁也不打开书，连一张纸都没人动，教室里安静极了。戈麦斯感到很奇怪，他巡视了一下教室，预感到要出什么事，于是他向全班发出了一道生硬的命令：

“念书！”

170

谁也没有理睬他，大家只是一个劲地盯着他的脑袋。他那秃顶上所发生的变化我是永远也不可能对你们讲清楚的。整个秃顶时而为道道红波所覆盖，时而又荡然全无……有时候白得像一个大理石做的圆球，刹那间，涌起的层层血浪又把它染成猩红色……那秃顶里面狂怒的风暴正滚滚翻腾！

“念书！”戈麦斯又大喊了一声。

但是，二百四十只眼睛依然紧紧地盯着他那光溜溜的秃顶。

从这时候起，他那宽大的秃顶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白的颜色，而是完完全全变成了红色，由浅至深，直到成为绛紫色。一百二十名学生谁也未曾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过去完全没有见过的颜色。

戈麦斯抬起头来，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气得满脸涨红，眼珠子都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

“念书！”他气呼呼地怒吼一声。

这么长时间我们都能一本正经地稳坐在那里可真是不容易。随着戈麦斯越来越气恼得不行，我们中间有些人就越来越感到想笑出声来。就在他在桌子上猛击一拳，雷鸣般十分吓人地第四次喊“念书”的时候，63号再也忍不住了，他一下子不合时宜地大笑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受他的影响也都笑了起来，到后来，没有一个人能忍住笑。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全班这样一起哄堂大笑的，此起彼伏的笑声使整个教室都震颤起来。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加难以想象了。

戈麦斯这时失去了冷静，他已经完全不能自制了。他冲向一个学生就要动手打人，大伙儿一下子都过来护卫这个同学，并且拳打脚踢，把倒霉的戈麦斯揍了一顿。

171

教室里一片混乱，这个不走运的学监不仅挨了学生一顿痛打，而且还被学校解雇了。

拉波佐就是在这次闹事之后进校的，显而易见，他的到任就更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了。

新来的学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能不能跟他很好地相处呢？

见到拉波佐其人之后，我们都窃窃私语：

“这下子，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拉波佐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儿。长长的脸上蓄满了胡

须，却又稀疏得几乎遮盖不住他那苍白消瘦的面孔，额头又高又大，人一定很聪明；一双黑眼睛显得有些唯唯诺诺，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睛：满含着哀求、怨愤和忧虑。他穿着一件很旧的外套，袖口、领子和领带都旧得到处开了线。但他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上层社会人物的风度，穿的衣服虽然很旧，但仔细地刷洗得干净平整。

拉波佐担任学监的同时，班里还来了一个新学生，他的儿子。这孩子有十二三岁的样子，一眼看上去十分和蔼可亲，眼睛和头发都黑黑的，文质彬彬，又十分聪明伶俐。

172 尽管如此，他却没能赢得我们的信任。课间休息的时候，89号说的一句话似乎表达了我们大家的想法：

“他肯定要给学监当密探的。”

再也没有比这更为荒谬的预言了。他和我们同学五年，你简直想象不出他这五年是怎样度过的。

拉波佐是个有一定学识的人，年轻的时候，他是省里一个热情而又富有战斗性的政治家，随时都准备为他的党投身战斗。在新闻界，在组织大选的活动中以及后来在省议会里，他一直都是一个最积极、最有才智的活动家。但是没过许久，他就开始明显地消沉下来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才智火花熄灭了，也不是人们埋没了他，而是他自己不想干了。他莫名其妙地精神颓丧，一步步地从战斗的第一线上退下阵来。究竟为了什么？谁能把这件事讲清楚？

也许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家庭里发生了小小纠纷。这些因素不是一下子而是慢慢地能挫掉一个人的锐气，不知不觉地消耗掉那些自以为身强力壮的人的精力。周围的人往往察觉不到这种微乎其微的发展变化，当一个看上去十分健壮的人有一天突然莫名其妙地垮掉的时候，他们就感到十分惊讶。

拉波佐的情况就是这样。仅在一年之内，他放弃了政治，离开了新闻界，老婆死了，自己也失了业，无依无靠，在穷困中苦苦挣扎着。他有一个儿子，他把他对将来的梦想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可他能给儿子安排个什么样的前程呢？

173

有一天，他来到省长的官邸求省长给他找个守门人的工作。省长是他以前在议会中的一个老相识。

“你说什么，拉波佐！这怎么行呢！你去当守门人！人家会怎样议论我们的党！这可不行，我要给你安排个更好的工作。你可以毫不在乎地去当守门人，可我的脸往哪儿搁啊……”

拉波佐失望地离开了省长的官邸，脸上挂着苦笑。他没有勇气告诉省长，说他现在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还吃得不好，吃得简直糟透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既没有当上守门人，也没有得到什么“更好的工作”。省长早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这时

候他明白了，在这个还不很开化的地方，所有的人都会像省长一样愚蠢地回绝他的要求。

于是他想到里约热内卢去，因为那里谁都不认识他。他甚至可以在那儿当一名马车夫或是清道夫。他又来到了省长的官邸，搞到两张免费车票，带上几张介绍信就动身前往里约热内卢了。这些介绍信对他毫无用处。最后他找到我们学校，向校长提出，只要收他儿子在这里上学，他可以只拿二十五元的月薪。校长答应了他。

小拉波佐——我们都这样称呼他的儿子——的确是个很温顺的孩子。尽管一开始我们对他抱有戒心，但是后来大家都很喜欢他。

174

当然说不上是所有的人，有那么十到十二个孩子讨厌他。这些人都是学校里的痞子，捣乱分子，一些心术不正的学生。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69号，我们都管他叫“黄鼠狼”。他经常不怀好意地拿小拉波佐开心。

老学监对工作兢兢业业，他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惊叹不止。尽管他很喜欢自己的儿子，可仅仅为了不让同学们说他儿子是他的密探，就整整一个星期不同儿子讲上一句话。他只是一早一晚为儿子祝福时才亲他一下，就连这样一件事，他也总是当着大家的面来做的。

班上出了什么事需要予以处罚而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时候，就要处罚那些坐在出事地点附近的学生。这时候，拉

波佐总要把他儿子也包括进去。老人有时两眼噙满了泪水，他是有意对儿子采取这种不公正的处罚的，目的不过是不让别人说他偏袒自己的孩子。这使他的心灵感到莫大的痛苦。他唯恐丢掉饭碗，中断了儿子的学业，就决心对一切都忍气吞声。

有一次，教室里静悄悄的，突然有人踩响了一个炸炮。学监立刻喝问是谁踩的，但是谁也不承认。拉波佐再次喝问究竟是谁踩的，这时候，只见“黄鼠狼”不怀好意地站起来说：

“我知道是谁，学监先生，这是您的孩子小拉波佐干的好事。”

这种谎言真是再明显不过了，因为响声明明是从教室另一个角落里发出来的。拉波佐只稍稍迟疑了片刻，就立刻把他那双温和的、像一只狗挨了打似的忧伤眼睛转向了他的儿子，让他去罚站。全班同学都愤愤不平，坐在小拉波佐旁边的 63 号是个诚实的好学生，他瞪“黄鼠狼”一眼，好像是在对他讲“你等着瞧吧”，随即就站起来说：

“他在骗人，炸炮是我踩的。”

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出于对“黄鼠狼”无耻行径的愤慨才挺身而出有意承担责任的。小拉波佐这时已经站起身来准备去罚站，他心里明白他的同桌是见义勇为，于是他说道：

“不，先生，是我踩的。”

正在拉波佐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真正踩响炸炮的人这时候也站起来承认错误。怎么知道这三个人中间到底谁是真正踩响炸炮的人呢？全班同学都不安地望着学监看他如何处理。拉波佐转过脸来对儿子说：

“干坏事的只能是一个人，这个人应该不是你。因为除了你自己承认之外，还被人看到了并且揭发了你……你去罚站。”

我们大家都气得发抖，都生“黄鼠狼”的气。几分钟以后下课铃声响了，我们像士兵一样两人一伍地排着队走出了教室。到了院子里，学监一宣布解散，63号就在“黄鼠狼”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个耳光。我们其他人也怒气冲冲地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起来。

176

校长被叫来了。他了解了事情真相以后，假装很生气的样子，装模作样地把我们训了一顿。

拉波佐终于赢得了普遍的爱戴，因为他对学生一向和气而又彬彬有礼。在寄宿学校里，学监不能赢得学生尊重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通常都十分无知，于是就成了学生嘲讽开心的对象。拉波佐与其他学监不同，他对我们很有帮助，成了我们勤快的活字典，又亲切，又有学识，善于把问题讲解得一清二楚。他从前当过记者，讲起话来用词十分讲究。只有一个人很少向他求教，这就是他的儿子，因为拉波佐竭力要避免别人说他为儿子准备功课。但是小拉波佐又聪明，又勤奋，一直保持着优良成绩。

拉波佐的所有这些美德依然不能使我们变得规规矩矩，不再打打闹闹，这给他带来了不少苦恼。我们生性顽皮，自己管不住自己。

老学监每十五天带着儿子外出一次。他总是要从那微薄的二十五元钱里扣下一点带儿子去看戏，叫他去游玩，让他穿得整整齐齐，而他自己则节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件外套穿了整整三年！为了省衣服，他从不在椅子上或其他什么地方乱靠，坐下来的时候也总要垫张报纸免得磨损裤子。有时候，他甚至蓄起长发以便尽可能地省下几个非花不可的理发钱。尽管如此，他却很讲究卫生，他的衣服旧得再厉害也总是一尘不染，洗刷得干干净净。他对自己十分小气，这就使他对儿子能出奇地大方。他那微薄的二十五元钱月薪好像花不光似的，足以支付一切开支。小拉波佐穿的衣服很有样子，从课本到玩具，他需要什么拉波佐就给他买什么，很多比他有钱的孩子——谁不比他更有钱！——都比不上他，他真是学校里的一颗明珠。我们年复一年一直到学业结束，然后是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小拉波佐考得可真是呱呱叫。

177

为了欢送每一届毕业生离校，校长都要举办一次小小庆祝会。谁在其他什么学校目睹过这类庆祝会，就会知道这种千篇一律的庆祝活动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学校的庆祝会和其他学校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校长有一点却与众不

同：他让人给每个毕业生都制作了一本学习成绩册，把每个人在校期间的所有成绩都登记在上面。牛皮纸的封面，卷首印着校长像，最后一页是毕业班的合影，中间每一页登记一门学科的成绩，该科所有的分数都填写在上面，下面是任课老师的签名和所写的一句赠言。成绩册装璜十分精致，装在一个皮套里，它是我们以后回忆学校生活的一件美好的纪念品。

颁发仪式十分隆重：奏乐，校长和教师代表致辞，学生代表致辞，然后颁发成绩册。首先是毕业班的，然后是其他年级的。

178

在那些日子里，宽敞的接待室里挤满了学生的家属，姑娘们和太太们以及身穿大衣、戴着手套、表情严肃的男人们都聚集在这里。最前边的座位是专门留给毕业班家属的。学校秘书一个个地念着学生名单，校长一个个地颁发成绩册。发完之后，校长就像慈父似的装模作样地在每个学生的前额上吻一下。学生领到成绩册后就回到自己父亲或母亲身边，家长这时候都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孩子搂在怀里。

据说有个学习挺用功可又调皮得要命的小家伙，学号是72号，他完全是为了在校长吻他的时候拿校长开心，就在轮到他领取成绩册的几分钟之前用大蒜头在额头上擦了几下。从此以后，校长在吻学生的时候变得格外小心，不过是用嘴唇在每个学生的额头上轻轻一蹭罢了。

尽管每年都是老一套，尽管我们很清楚庆祝活动中的每一个细节，它还是让我们欢喜若狂。庆祝会对其他年级的学生来说意味着假期开始，对我们十五个人的毕业班来说，则意味着要永远地离别学校了。

拉波佐心情愉快，笑容满面。几天前，他还忧心忡忡地为儿子的事发愁。小拉波佐就要到医学院读书去了，可学习期间他住在哪儿呢？

结果万事如意，一切问题都得到了最妥善的解决。校长同意小拉波佐在他的学校里兼任历史教师，只管食宿不给薪水，但是可以把拉波佐的工资提高到六十元。六十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179

庆祝会那一天，拉波佐穿上了一套新衣服：黑色的外套和上衣，浅色的裤子，一条十分讲究的领带，还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短靴，气轩昂然，神气十足。不仅如此，他的面容也焕然一新。这倒不是因为他刮了胡子，头发新理得很有样子，而是因为他那双温顺的像一只挨了打的狗似的眼睛与往日迥然不同：目光炯炯有神，闪耀着欢乐的光芒。以前谁也未曾见过他的这副眼神，完全是副胜利者的眼神！

小拉波佐要当老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校园，大家都对这位刚刚十八岁的未来老师报以微笑。无可置疑，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可现在要当老师，这一变化还是来得太突然了。他还太弱小，太细嫩了。我们还都记得那位原任

历史教师，一个块头很大的高个子老头儿，大大的鼻子总往下滴落着脏乎乎的鼻烟。

尽管再过一个月小拉波佐就要成为教师先生了，但他还要和我们一样到会场去。校长担心低年级的小学生把衣服弄脏，担心高年级的学生躲在房间的角落里偷偷地吸烟，就让大家全都坐在会场里等着开会。庆祝会应该十一点开始。

我们全去了，“黄鼠狼”也在那里。听说小拉波佐就要当他们的老师，“黄鼠狼”失望地用愤怒而又嫉妒的目光看着他。

180

老拉波佐满面春风地坐在桌子旁边，所有的人都发现了他穿着一条崭新的浅色裤子，因为直到那时为止，还从来没有见到他穿过不是黑色的裤子。大厅里并不十分安静，邻位之间是可以互相讲话的。不时地会有学生站起来，走到学监的桌边向他请假上厕所去。

庆祝会终于开始了。大厅里坐满了人，乐队就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扇子、头上戴着的羽毛做的装饰品以及姑娘们的帽子晃来晃去，大厅里散发着各种不同的香味，有花环上鲜花的香味，有女人们一直摇动不停的小手绢上散发出的香水味……乐队小声地奏了一支悠扬婉转的华尔兹舞曲，接着就停了下来。乱哄哄的谈话声更大了。老师们入场了，我们也都各就各位，乐队重新演奏起来。演奏完毕，校长开始说话，然后是教师代表向我们致辞。致辞的是教修辞学的一位老教师，他声音颤抖，鼻音极重，一

上来先用拉丁文讲了长长的一句话。这句话我们已经听过十遍、二十遍、一百遍了，没有谁不知道这是一句对学习的颂辞，我们还知道这句话是西萨拉讲的，还懂得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和内含的逻辑性。我们早就听腻了！这位老教员卖力地讲了一通，人们为他鼓掌，乐队随便演奏几段曲子。接着就是小拉波佐代表学生致答辞。

我原以为他会讲得平平庸庸，然而，我越是这样想，等我听到他的讲话时就越觉得他讲得真是好极了。他那年轻人的朝气和那位老教师的单调无味的例行讲话恰成鲜明对比，我们都为他热烈地欢呼起来。乐队使劲地演奏了一支曲子，好让我们停下来。接着开始颁发成绩册。

181

第一个被叫上台去的就是我，我听到校长读了我的成绩册，显然，最初几年我并不是一个学习上很出色的学生。

校长照例像父亲似的对我讲了几句空洞无物的话，按惯例吻了我一下，我就夹着成绩册从台上下来了。我像一个凯旋归来的胜利者，激动地倒在正在等着我的父亲怀里。在这个“庄严的时刻”，乐队照例演奏国歌最初的几段音乐，接着颁发仪式又继续进行。

这时候我看见校长小心地向我打了个手势叫我过去。

“我的好孩子，你耐心听我说，这儿只有你能帮我这个忙。你到里面去把拉波佐先生请到这儿来。该给他儿子发成绩册了……”

当时第二个已经发完，第三个正要去领，小拉波佐是第四个。颁发仪式继续进行，我跑遍了学校，问了所有我在走廊上碰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参加庆祝会的工友和职员，谁也不知道拉波佐在什么地方。我听到乐队又奏起国歌来了。当我走到一个房间门口正要看看拉波佐是不是进了这个房间时，校长已经跳过了小拉波佐叫下一个人了。这个人领到成绩册以后，倒在父亲怀里，父亲搂着他，像母亲般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182

我再次去找拉波佐。寝室、饭厅、校园，甚至连厨房我都去过了。听到乐队演奏国歌，我还回到庆祝会会场看了两三次，可就是没有见到拉波佐！校长一直把小拉波佐的名字跳过去。领到了成绩册的同学都受到了母亲和姐妹的热情祝贺，又是亲吻，又是欢笑，又是拥抱……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拉波佐。

可我是怎么才找到他的呀！

我从物理实验室门锁的小眼里往里一看，瞧见拉波佐在里面也正从通向会场的门锁的小眼里向庆祝会会场张望，这扇门正对着校长站的那张桌子侧面，通过门锁的小眼，会场上的一切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拉波佐穿着外套和上衣，可下面却没穿裤子，外套下面就是短裤，裤子却挂在一条胳膊上。

原来，在我们离开教室时，“黄鼠狼”拿着一支蘸了墨

水的笔偷偷地把拉波佐的浅裤子溅脏了。当老人正要走进会场时，一个同事发现后就提醒了他。浅灰色裤子的正面五六处黑色的墨迹十分醒目，他是不能穿着这样的裤子去参加庆祝会的。一发现这些墨迹，泪水就从拉波佐的眼睛里流了下来。他走进物理实验室，关上了门，然后把裤子脱下来，拿起一把刷子开始洗墨迹，看看能不能把它们弄下来，可是无济于事！就在这时，庄严的仪式开始了。

当我突然发现他的时候，再也没有比看到这样一个老人更加滑稽可笑的事情了：他穿着外套和短裤，一条胳膊上挂着长裤，另一条胳膊上悬着一把刷子，正通过门锁的小眼往外看呢！

183

真是可怜虫！直到这一天，倒霉鬼还死死地缠着他不放！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为自己的子女取得成就而高兴的权利，所有的父母这个时候都可以拥抱和亲吻自己的孩子……只有他一个人像个囚徒似的可笑地躲在这里。校长一个个地颁发着成绩册。还是同样的场面，欢乐的亲人们以同样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喜悦。

最后终于轮到小拉波佐了。校长把他安排在最后一个，可还是没有见到我和拉波佐走进会场。所有的人都领到了成绩册，他只好叫小拉波佐了。

他叫了小拉波佐的名字，把成绩册交给了他。为了对他表示祝贺，校长还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并宣布这位

年轻人将在本校担任教师。校长谈到了小拉波佐的优点，他热爱工作，性格高尚，然后就热情地拥抱了他。人们鼓掌，使劲地鼓掌。乐队也起劲地演奏起来，想要压过掌声……可是，可怜的小拉波佐这时候却十分尴尬，在大厅中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该向哪里走去……其实，所有的同学都向他张开了欢迎的双臂，只是他没有看见罢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爸爸没有出席，他的心激动而又惶惶不安地跳动着。

184

在这一段时间里，拉波佐从门锁的小眼里看着儿子，流出了又骄傲又难过的泪水，显得更加可笑了。他默默无声地向儿子伸出了双臂，仿佛小拉波佐可以看到他似的。他想要在此时此刻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他心不在焉地用被“黄鼠狼”弄脏了的裤子把泪水擦去……

孙成教 译

若泽·若阿金·德·坎波斯·达·科斯塔·梅德罗斯·伊·阿尔布克尔克（José Joaquim de Campos da Costa Medeiros e Albuquerque, 1867 - 1934），巴西政治家、诗人、小说家。曾当选国会议员。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曾写过一本关于催眠术的论著，轰动一时。主要作品有诗集《颓废之歌》、小说《将军遇难记》、《亚当的肚脐》等。

亚韦比里河的通道/ 奥拉西奥·基罗加 Horacio Quiroga El Paso del Yabebirí

在米西奥内斯有一条亚韦比里河，河里有很多鲑鱼，因为“亚韦比里”正好就是“鲑鱼之河”的意思。鲑鱼多得连伸一只脚到河里，有时都有危险。我认识一个人，鲑鱼扎了他的脚跟，他只能一瘸一拐地走半西班牙里路回家：这个人痛得直哭，还跌倒在地。这是人们能感受到的最强烈的那种疼痛。

亚韦比里河里还有许多别的鱼，所以有些人就用炸弹捉鱼。他们投一颗炸弹到河里，就炸死许多鱼。所有的鱼都快要死了，虽然有的鱼有一所房子那么大。所有的小鱼也要死去，尽管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

185

话说有一次，有一个住在那里的人，他不愿意投炸弹，因为他怜悯那些鱼。他不反对在河里捉鱼吃，但是他不愿意毫无用处地杀死那么多小鱼。投炸弹的人起初很生气，可是那个人虽然人很好，却很严厉，他们就到别处捉鱼去了，所有的鱼都很高兴。他们对拯救了鱼儿的朋友又满意又感激，他刚一走近岸边，他们就把他认出来了。他在河岸上边走边抽烟，这时鲑鱼们都爬行在烂泥上跟着他，非常喜欢陪伴他们的朋友。他什么也不知道，却在那个地方生活得很幸福。

有一次出事了，一天下午有只狐狸跑到亚韦比里河，把爪子伸进水里叫喊道：

“嘿，鲑鱼！赶快！你们的朋友受伤了，到这儿来了。”

两条鲑鱼听见这些话，焦急地跑到岸边来。他们问狐狸：

“出什么事啦？那个人在哪儿？”

“他来这儿了！”狐狸又大声说，“他跟老虎搏斗了！老虎跑来了！那个人很可能要过河去岛上！你们让他通过吧，因为他是个好人！”

186

“当然！我们当然要让他通过！”鲑鱼们回答。“但是如果是老虎，他可别想通过！”

“对他可得当心！”狐狸更大声地说，“你们别忘了，他是老虎！”

狐狸一纵身，又钻进山里去了。

他刚做完这件事，那个人就拨开树枝出现了，他浑身是血，衬衣都破了。鲜血从他脸上和肩上流到裤子上，鲜血还顺着裤子的褶子流到沙滩上。他摇摇晃晃往前走到河边（因为他伤得很重），而且走进河里。不过，他的脚刚一踩进水里，挤在一起的一大群鲑鱼就从他脚下散开来，那个人蹚过齐胸的河水，一直走到岛上，没有一条鲑鱼来扎他。他一走到岛上，就晕倒在沙滩上了，因为他流了大量的血。

鲑鱼们还分不出时间来全身心地同情他们垂危的朋友，这时候一声可怕的吼叫使他们在水里吓了一跳。

“老虎！是老虎！”大家叫道，同时箭似地冲向岸边。

果然，跟人搏斗过的那只老虎，正在追踪他，已经来到亚韦比里河河岸。那只野兽也伤得不轻，浑身在流血。一见那个人像死人似地躺在岛上，就发出一声怒吼，扑向河水，要去把他彻底咬死。

但是，他的爪子刚刚伸进水里，就觉得好像有十来根可怕的钉子扎进他的爪子，他便往后一跳。那是守卫着河流通道的鲑鱼，用他们尾巴上的针，使出全身力气扎进老虎的爪子。

187

老虎痛得直吼叫，把爪子举在半空；一见岸边的河水一片浑浊，好像河底的烂泥都翻上来了，他马上明白，这是鲑鱼不愿意让他过去。于是，他就生气地嚷道：

“哼，我可知道怎么回事儿了！是你们干的，该死的鲑鱼！快从路上滚开！”

“我们不走开！”鲑鱼回答。

“滚开！”

“我们就是不走开！他是好人！你没有权力杀害他！”

“他打伤我了！”

“你们两个都有伤！山上的事归你管！这儿可是我们的世界！……不许通过！”

“我要通过！”老虎吼了最后一声。

“也绝对不许！”鲑鱼回答。

（他们说“也绝对不许”，这是因为他们跟米西奥内斯的瓜拉尼人一样这么说的。）

“咱们走着瞧！”老虎还在咆哮。说着往后退以便助跑，并且跳出一大步。

老虎知道鲑鱼差不多总待在岸边；他想，要是能跳出大大的一步，鲑鱼说不定再也不能在河心找到他，这一来他就能把那个快死的人给吃了。

但是，鲑鱼早已猜到他的打算，全都跑到河心去，互相传话说：

“快离开河岸！”他们在水下叫喊，“往里去！到河床去！到河床去！”

只一会儿工夫，这支鲑鱼大军就赶到河心一带，去捍卫通道，这时老虎跳出一大步，正好落在河心。落下时他心花怒放，因为一开头他就没有任何挨扎的感觉，以为鲑鱼上当了，全都待在岸边了……

但是还没等他迈出一步，雨点般的一阵扎刺，匕首扎刺般的疼痛使他突然停下；这是因为鲑鱼再次把他的脚扎得到处是伤。

但是，老虎还想往前走；然而疼痛太叫他受不住了，他发出一声惨叫，便发疯似地跑着退到岸上。一到岸上他

再也受不了啦，便侧身躺倒在沙滩上，肚子一上一下地动，像是累极了。

这情况说明，老虎中了鲑鱼的毒。

鲑鱼虽然战胜了老虎，但是他们不放心，因为他们担心那只老虎和其他老虎甚至更多的老虎会来……而他们再也不能捍卫那条通道。

果然，山上又传来一声吼叫，一只母老虎出现了，一看见那只侧身倒在沙滩上的老虎，就暴跳如雷。她还看见被鲑鱼活动弄得浑浊的河水，就走近河边。她几乎用嘴碰到河水，大声说：

“鲑鱼！我要过去！”

189

“不许过去！”鲑鱼回答。

“你们要是不让过去，我就不让有一条鲑鱼留下尾巴！”母老虎吼着说。

“就算不让我们留下尾巴，也不许过去！”他们回答。

“说最后一次，我要过去！”

“也绝对不许！”鲑鱼们大声说。

母老虎怒气冲天，无意中已经把一只脚伸进河水里，一条鲑鱼慢悠悠地游上前去，终于把整根刺扎进母老虎的脚趾。那只野兽痛得吼叫起来的时候，鲑鱼们笑着回答：

“看样子我们还有尾巴！”

但是，母老虎想出一个主意，心里怀着这个鬼胎离开

了那里，一句话不说就沿着河岸往上游走去。

这次鲇鱼也明白敌人的意图是什么。敌人的意图是：从别的地方过河，在那儿鲇鱼不知道应该怎样捍卫通道。鲇鱼这时感到非常不安。

他们大声说：“她要往前走到上游去过河！咱们不让她杀死那个人！咱们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朋友！”

她们恼火地在烂泥里翻滚，一直翻滚到把河水都搅浑了。

“可是，咱们怎么办！”他们说，“咱们游不快……没等那边的鲇鱼知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通道，那只母老虎早就过河去了！”

190

他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办。一直到后来，有一条绝顶聪明的鲇鱼忽然说：

“有办法了！让多拉多鱼去！多拉多鱼是咱们的朋友！他们游得比谁都快！”

“就这么办！”他们都大声说，“让多拉多鱼去！”

这声音一下子就传出去，马上看见十来行多拉多鱼全速向上游游去，那真是一个多拉多鱼的大军，像鱼雷一样在水上留下一道道波纹。

无论如何，他们总算来得及发出对老虎封锁通道的命令；母老虎早已下水，而且快游到那个岛了。

但是，鲇鱼已经赶到河的另一侧岸边，母老虎一踩到

河底，鲇鱼纷纷扑到她脚上，把她的脚扎得百孔千疮。气呼呼的母老虎疼得发疯，在水里又吼又跳，弄得一大片一大片的水花飞溅起来。可是，鲇鱼们再接再厉地向她的脚上冲去，用这种办法封锁住她的通道；母老虎转过身，又游起来，并且冲向河岸，这时她的四只脚已经肿得吓人。她从这里也不能吃到那个人。

然而，鲇鱼也很累了。更糟的事情是，那只老虎和那只母老虎终于站起身来，而且进山里去了。

他们要干什么呢？这事使鲇鱼大感不安，他们开会开了很久。最后他们说：

“我们可知道他们想干的事了！他们要去找别的老虎，191
然后一起来。他们要让所有的老虎一起来，并且过河去！”

“也绝对不许！”更年轻和没有太多的阅历的鲇鱼大声嚷嚷。

“会的，他们准会过河的，小朋友！”老些的鲇鱼害愁地说，“要是他们很多，到底会过河去……咱们得去请教咱们的朋友。”

于是，他们都去看望那个人，因为他们为了捍卫河上的通道，还没有时间去看他。

那个人因为失血过多一直躺着，不过他已能说话并且稍稍活动。一会儿工夫鲇鱼们就对他讲了他经历过的事，还对他讲了他们怎样捍卫那条通道，不让想来吃他的老虎

通过。受伤的人深深为救了他的命的鲑鱼的友谊所感动，满怀真挚的热情向离他最近的鲑鱼伸出手去，同时说道：

“毫无办法！要是老虎很多，而且想过河，他们准会过来的……”

“决不让他们通过！”小鲑鱼们说，“您是我们的朋友，决不让他们过河！”

“会的，他们准会过来的，小朋友！”那个人说。他还低声地补充说：“唯一的办法是派人到我家里去找来那支温彻斯特式连发枪和许多子弹……可是在这条河上，我除了鱼儿们没有任何朋友……而你们谁也不会陆地上走。”

192

“那么，我们怎么办？”鲑鱼们说，显得很焦急。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这时那个人一边说，一边用手拍拍脑门，好像想到了什么，“我有个朋友……一只生长在我家的、同我的孩子玩耍的水豚……有一天他曾经又到山里来过，我认为他一定住在这儿，住在亚韦比里河……可是我不知道他会在哪里……”

鲑鱼们这时发出一声欢呼说：

“我们知道了！我们认识他！他的窝就在这个岛的岬角下！他有一回跟我们谈到过您！我们马上叫人去找他！”

说干就干：一条很大的多拉多鱼在河水下面飞也似地游去找那只水豚；这时候，那个人在手掌上化开一滴干血当墨水，用一根鱼骨做钢笔，在一片当作纸张的枯叶上写

信。信的内容如下：“拜托小水豚把那支温彻斯特式连发枪和一整盒 25 发子弹带给我。”

那个人还没有写完信，整座山都被一声隐约传来的吼叫给弄得颤抖起来——那是所有要来作战的老虎走近了，鲑鱼用露出水面的头顶着那封信，使它不被弄湿，把它交给了水豚；水豚出来，带着信穿过长满针茅的地方向那个人的家里跑去。

已经到時候了，因为吼叫声虽然听来还很远，却正在迅速接近。鲑鱼把正在待命的多拉多鱼召集在一起，对他们大声说：

“赶快，朋友们！你们赶快跑到河的所有地方去发警报！让整条河里的全体鲑鱼做好准备！让他们都到这个岛周围来！咱们瞧瞧老虎们过不过得去！”

193

这支多拉多鱼大军立刻在河的上下游飞速游来游去，他们游动的速度在河上形成了一道道波纹。

整条亚韦比里河中，凡是接到命令的鲑鱼，都汇集到岛子四周的河岸边去了。鲑鱼从四面八方，从石头之间，从烂泥里，从小河的河口，从整条亚韦比里河上赶来捍卫通道，抵抗老虎们。多拉多鱼在岛子前面全速来回游弋。

时候又到了；一大声吼叫，连岸边的河水都给震得抖动起来，老虎们已经拥到河岸上。

他们很多，米西奥内斯的老虎好像全部都到这里了。

但是，整条亚韦比里河到处是鲇鱼，他们冲到南岸边，准备尽全力捍卫通道。

“我们老虎要过河！”

“不许过！”鲇鱼回答。

“还是要过！”

“不许过！”

“要是不让过，鲇鱼、鲇鱼的儿子、鲇鱼的孙子都别想活！”

“有可能！”鲇鱼回答，“老虎、老虎的儿子、老虎的孙子、全世界老虎都别想从这里通过！”

194

鲇鱼们就这么回答了。这时老虎们最后一次吼道：

“我们要求过去！”

“也绝对不许！”

于是打起来了。老虎们大步一跳，冲进了水里。他们全都落在实实在在的一层鲇鱼上。鲇鱼把老虎的脚扎得百孔千疮，每个伤口都使老虎发出痛苦的吼叫。但是，老虎在水里发疯般乱抓乱踩，以进行自卫。跳到半空的鲇鱼被老虎的利爪抓破了肚皮。

亚韦比里河仿佛成了一条血河。鲇鱼成百条地死去……不过老虎也受了可怕的伤，肿得吓人，都退到河滩上，倒下直吼叫。被老虎用脚踩伤的那些鲇鱼毫不退缩，不断地赶来捍卫通道。有些鲇鱼跳到半空中又落入河里，便又

急急去攻打老虎。

这场恶斗持续了半小时。半小时过后，老虎们又都来到河滩上，疲乏地坐下，痛得直吼叫。他们一只也过不了河。

然而，鲑鱼们也累得浑身散了架。许多，非常多的鲑鱼死了。他们活下来的都说：

“咱们受不了两次这样的进攻。快让多拉多鱼去找救兵！让亚韦比里河中所有的鲑鱼马上来！”

多拉多鱼再次飞快地游到河的上下游去，他们游得十分轻捷，像鱼雷一样在水上留下一道道波纹。

鲑鱼于是去看望那个人。

195

“我们再也承受不住了！”鲑鱼伤心地对他说。有的鲑鱼甚至都哭了，因为他们眼睁睁救不了自己的朋友。

“算了吧，鲑鱼！”那个受伤的人回答，“让我一人待着吧！你们为我做得太多了！你们就让老虎通过吧！”

“也绝对不许！”鲑鱼们齐声喊道，“亚韦比里河是我们的河，只要河里还有一条鲑鱼活着，我们就要捍卫从前保护过我们的这位好人！”

那个受伤的人于是高兴地感叹道：

“鲑鱼们！我已经快死了，而且快要说不出话来了；不过，我向你们保证，连发枪一到，我们就有时间松一口长气了；这一点，我敢向你们保证！”

“是呀，我们都知道！”热心的鲑鱼们回答。

可是，话不能说完了，因为战斗又开始了。老虎们确实已经休息够了，突然站起来，摆出要跳跃的样子，弓起腰吼叫：

“说最后一次，也是孤注一掷的一次：滚开！”

“也绝对不许！”鲑鱼们说着冲向岸边。可是老虎他们已经跳进水里，于是开始了一场恶战。现在，两岸中间的整条亚韦比里河都被鲜血染红，河滩的沙上也是血迹斑斑。受伤的鲑鱼跳到半空，老虎也痛得直吼；可是谁都不后退一步。

196

老虎不但没有后退，还向前推进了。一大群多拉多鱼徒劳地全速跑遍河的上下游，去召集鲑鱼：鲑鱼们早就决定了，他们都已经在了岛子前边作战，有一半已经牺牲。活下来的也都身上负伤和精疲力竭了。

这时候他们明白，他们连一分钟也坚持不下去了，而老虎准会通过。可怜鲑鱼们宁死也不出卖朋友，便最后一次冲向老虎。但是，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五只老虎已经游向岛子的岸边。鲑鱼们恼火地喊道：

“到岛子那边去！咱们都到对岸去！”

可是，这么办也迟了：又有两只老虎游过去了，一会儿工夫所有的老虎都到了河心，只是满河里都是老虎的脑袋。

然而就在这时，还有一只小动物，一只只有色的毛绒绒的可怜的小动物正在尽全力横渡亚韦比里河。那就是水豚，他为了不至于把连发枪和子弹弄湿，把这两样东西顶在头上，带往岛上。

那个人发出一声欢呼，因为他还有时间去保卫鲑鱼。他求小水豚用头推他到河岸上，因为他一个人办不到；在那个阵地上，他以闪电般的速度给连发枪上了子弹。

恰好在这个时候，伤心至极的、被打垮的、浑身是血的鲑鱼们，绝望地看着自己打了败仗，而且老虎就要把他们可怜的受伤的朋友吞下去，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见轰的一声巨响，接着看见走在前头并且已经穿过沙滩的那只老虎，突然跳得老高，然后摔下死了，脑门上给枪打了一个洞。

197

“好呀，好呀！”鲑鱼们乐疯了，大声喊叫，“那个人拿到温彻斯特式连发枪了。我们有救了！”

河水全被真诚的极度欢乐给搅浑了。但是，那个人仍然冷静地进行射击，每一枪都击毙一只老虎。每只倒下死去的老虎发出惨叫时，鲑鱼们就使劲摇动尾巴来回答。

好像闪电落在老虎头上一一般，他们一只接着一只被枪击毙。这一仗仅仅持续了两分钟。老虎一只跟着一只沉入河底，鲑鱼在那里吃他们。后来有几只漂起来，这时多拉多鱼陪着他们一直游到巴拉那河，边吃边高兴地把河水弄

得四处飞溅。

不久，多子多孙的鲇鱼，又跟从前一样变得数量众多了。那个人康复了，非常感激救过他的命的鲇鱼，就住到那个岛上去了。在那里，在夏夜，他喜欢在月光下躺在河滩上抽烟，这时候鲇鱼慢悠悠地说话，将他指给不认识他的鱼儿们看，向他们讲述那场恶战，那时鲇鱼们曾经一度与这个人结为联盟，一起反抗老虎们。

母 爱/里卡多·帕尔玛 Ricardo Palma

Amor de madre

“银臂”总督时代的故事

献给胡安娜·曼努埃拉·戈里蒂^①

我们认为，把本篇传说中主要人物的名字改换一下是适宜的，在《被传讯的女人》和另外某篇传说里，我们就犯过这种可以宽恕的罪过。只要注意历史真实所言不虚，名字本来无关紧要；读者先生大概也会认为，我们给某些人物更名改姓是有理由的，而且是理直气壮的。

199

—

一六九〇年八月，蒙克洛瓦伯爵、萨尔萨地区阿尔坎塔拉骑士团团长、受堂卡洛斯二世陛下之命任第二十三任秘鲁总督的尊贵的堂梅尔乔尔·波托卡雷罗·拉索·德拉维伽阁下，来到利马就任。他是从墨西哥调到这里来任职的，随同前来的除了他的女儿堂娜何塞法、其他眷属和仆

^① 胡安娜·曼努埃拉·戈里蒂（1819 - 1892），阿根廷女作家，著有历史小说多部。

人外，还有一些西班牙士兵。士兵中有一个以英武的军人外貌格外出众的人物，名叫堂费尔南多·德贝尔加拉。他是埃斯特雷马杜拉省的贵族、骠骑兵卫队的队长。据说，他在墨西哥的美人中间就没有留下本笃会僧侣禁欲苦修的名声。他经常寻衅斗殴，聚众赌博，喜欢追逐女人，要想让他改邪归正简直比登天还难。总督像慈父般爱他，想亲自在利马给他娶个妻子，看看俗话说说的“结婚可以改变人的生活习惯”是不是真的。

200

埃万赫丽娜·萨莫拉除了年轻貌美以外，还有一笔偌大财产，使她成了整个诸王之城人人渴望的对象。她的曾祖父是继赫罗尼莫·德阿利亚加、里维拉市长、马丁·德阿尔坎塔拉和“阔佬”迭戈·马尔多纳多之后，最受皮萨罗恩宠的征服者之一，在里马克河谷分得了大片土地。皇帝恩准他使用“堂”的尊称，几年后他给王室敬献贵重贡品，又获得了圣地亚哥骑士团骑士称号的恩赐。这位征服者官高爵显，广有家财，在年近百岁之时，觉得在这苦难的尘世上已经没有自己的使命，便在一六〇四年打点行装离开人间，把乡下和城里的财产留给长子继承，据当时估计，那笔财产价值二十万。

埃万赫丽娜的祖父和父亲大大扩充了那笔遗产，可是，埃万赫丽娜却在二十多岁时失去了所有亲人，被托付给一位监护人保护，她的财富引起了人们的嫉妒。

不久之后，在蒙克洛瓦伯爵那位淑静的女儿与这位富有的利马闺秀之间，建立起了最亲密的友情。这样一来，埃万赫丽娜有机会经常出入宫中，结识了卫队长。队长既然是个花花公子，自然利用一切机会向小姐献媚，巧妙地使她心中萌生了爱慕之情。这种感情，小姐虽然没有明说，但听到有人建议她跟堂费尔南多结为夫妻，也不禁暗自欢喜。大媒不是别人，恰恰是总督大人，颇有家教的姑娘是不能让这么高贵的媒人下不来台的。

婚后最初五年间，贝尔加拉队长抛弃了自己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妻子和子女就是他的全部幸福，干脆说吧，他成了一位模范丈夫。

201

可是有一天，也是该着鬼使神差，堂费尔南多陪同妻子去参加一次家庭聚会，会上开辟了一厅，不仅有人在玩老式的“九点”^①，而且还有许多人围着一张铺着绿布的桌子玩掷骰子。好赌的习性在队长心里只不过是暂时抑制着，所以一旦看见骰子就更加强烈地死灰复燃也就毫不奇怪了。他赌了，结果是赌运太糟，那一晚上就输了两万比索。

从这一时刻起，模范丈夫又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重新过起了狂热赌鬼的生活。赌运一天比一天坏，为了还赌账，他不得不偷拿妻子和子女的钱，就这样掉进了“翻本”

① “九点”，一种以九点为每种花中最大牌的牌戏。

这道无底深渊。

赌友中有位年轻的侯爵，骰子对他总是暗中助佑，可是堂费尔南多却一意孤行，偏偏要与自己的厄运抗争。许多个夜晚，堂费尔南多把他带到埃万赫丽娜的家里吃饭，饭后，两个朋友就关在一个房间里“倾家荡产”，在赌徒们的术语中，这个字眼精确得令人恶心。

赌棍和疯子肯定是一路货。照我看，如果说有什么污点贬低了奥古斯都大帝这位历史伟人的形象的话，那就是正如苏维托尼^①所说，他在晚饭后总要玩“猜双单”^②。

202

埃万赫丽娜做了种种努力，要使放纵的赌棍悬崖勒马。她哭天抹泪又甜言蜜语，怒气相争又和好如初，可是统统无济于事。对于心爱之人的铁石心肠，贤慧的女人本来也没有别的法宝可用。

一天夜晚，不幸的妻子已经上床睡觉，堂费尔南多把她叫醒，要那只订婚戒指。这是一只价值连城的钻石戒指。埃万赫丽娜大吃一惊，可是丈夫说，有几个朋友怀疑这件珍宝是否真有那么好，他只是想拿去叫他们开开眼，三言两语平息了她的惊恐之心。牌桌对手们呆的房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是堂费尔南多输了很大一笔钱，没有什

① 卡约·苏维托尼（75？-160？），拉丁史学家，曾为“十二位恺撒”著过传记。

② 猜双单为一种游戏，猜对方手里东西是双数还是单数。

么值钱东西作赌注，这才想起了妻子那只金光闪闪的戒指。

厄运是无情的。两三分钟后，这只珍贵的戒指已经戴到赢家侯爵的无名指上了。

堂费尔南多羞惭、悔恨地浑身抖了起来。侯爵告辞要走，贝尔加拉送他到了客厅。可是刚一进入客厅，他回头朝通向埃万赫丽娜卧房的玻璃门望了一眼，透过玻璃看见她正跪在马利亚圣像前啜泣。

堂费尔南多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像猛虎一样快速扑向侯爵，从背后用匕首刺了三刀。

倒霉的侯爵逃向卧房，倒在埃万赫丽娜的床前，断了气。

203

二

一六五四年发生阿拉斯之战的时候，当时非常年轻的蒙克洛瓦伯爵指挥一个连队。他作战骁勇，参加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结果身负重伤，退下战场时已是气息奄奄。他终于死里逃生，但却失去了右臂^①，因此必须为他截肢。他装了一只银手臂代替截去的右臂，所以在墨西哥和利马，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银臂总督”。

^① 在《银手臂》那篇传说中，作者说是左臂。

“银臂”总督（顺便说一句，他家的族徽上绣着一句铭文：“愿圣母马利亚降福”）是接替大名鼎鼎的堂梅尔乔尔·德纳瓦拉—罗卡富尔来治理秘鲁的。据洛伦特说：“蒙克洛瓦伯爵享有前任那么大的威望，但没有那么大的管理能力；他生活简朴，信教虔诚，为人稳健，善于调和；他用自己的榜样感化人民，缺吃少穿的人发现，他随时愿意用自己的薪俸和家中的收入给人施舍。”

“银臂”总督治理了十五年零四个月，就总督任期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期间，国家一片安定和平，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利马城内建起许多辉煌的建筑。国库的确不太充实，但那是因为非政治原因造成的。那时的迎神活动和宗教庆典规模宏大，设备豪华，使人联想到莱莫斯伯爵统治时期的情景。共有八十五座拱门的那几幢大门楼（那是花费两万五千比索建造起来的）、市议会和宫中回廊，都是在那个时期建造的。

一六九四年，利马城里出了一个怪物，长着两个头和两张美丽的面孔，两颗心脏，四条手臂，两个胸脯，中间由一根软骨连在一起，从腰到脚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利马的百科全书学者堂佩德罗·德佩拉尔塔，以《大自然的异常现象》为书名写了一部非常有趣的著作，书中详尽地描写了怪物身体的各个部位，同时还不遗余力地要证明它有两个灵魂。

“中了巫术的”卡洛斯国王^①一七〇〇年死去，继他登基的费利佩五世犒赏蒙克洛瓦伯爵，封他为西班牙大公。

“银臂”总督身体有病，年届八旬，且已厌倦了发号施令的日子，请求王室派人取代他。在这个愿望没有实现的时候，蒙克洛瓦伯爵就在一七〇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故去，死后葬在大教堂里。他的继任者卡斯特尔—多斯—里乌斯侯爵直到一七〇七年七月才到利马就任。

总督蒙克洛瓦伯爵死后，他的千金堂娜何塞法继续住在宫里，可是一天夜里，在事先已跟她的忏悔牧师阿隆索·梅希亚说妥之后，她从一个窗户滑下楼来，避入圣卡塔丽娜修女院，声言愿做圣罗莎修道院的修女，那座修女院当时正在建造之中。一七一〇年五月，堂娜何塞法·波托卡雷罗·拉索·德拉维伽转入新建的修道院，并当了它的第一任院长。

205

三

堂费尔南多·德贝尔加拉关进监狱四个月后，王室检审庭判他死刑。他从被捕时起就供认说，他在破产的赌徒

^① 卡洛斯国王，指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1661—1700），四岁继位，由母亲摄政十年。一六七五年亲政，西班牙失去许多土地。因无子女，死后引起继位战争。

气急败坏大发作的情况下，背信弃义地杀死了侯爵。既然罪犯供认不讳，法庭只好实行惩罚。

埃万赫丽娜千方百计搭救她的丈夫，希望免除他这丢名败誉的死罪。在这种伤心欲碎的情况下，规定的行刑日期到了。这时，忘我而果敢的埃万赫丽娜出于对自己子女名誉的爱，决定做一次没有先例的牺牲。

就在总督蒙克洛瓦伯爵与听审法官们交换意见的时候，埃万赫丽娜身穿丧服，闯进宫中大厅说：堂费尔南多是在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杀死侯爵的；因为自己与侯爵通奸，恰巧被丈夫捉住；受辱的丈夫怒不可遏，拔刀就刺，自己得以脱身，却正好刺死了奸夫云云。

206

侯爵经常出入埃万赫丽娜的家，埃万赫丽娜的戒指作为爱情的信物依然戴在尸体的手上，匕首是从背后刺进的，发现侯爵正好死在妇人床脚下，这些情节以及其他一些细枝末节构成了充分的理由，所以总督相信了她的招供，下令暂停行刑。

负责本案的法官走进监房，让堂费尔南多确认妻子的供词。可是，法庭书记官几乎还没有把供词念完，贝尔加拉只觉得乱箭穿心，不能自持，突然发出一阵令人恐惧的大笑。

原来这不幸的人疯了！

几年之后，死神的翅膀扑到了这位高尚妻子圣洁的卧

榻上，一位严肃的神父向这垂死的女子说了许许多多宗教上宽慰人心的话。

埃万赫丽娜的四个子女双膝跪地，等待着母亲临终时的祝福。这时，这自我牺牲的受害女子，才在忏悔牧师的催促下，向他们透露了那巨大的秘密。她说：“世上的人会忘记给了你们生命的女人的名字，但是，假如你们的父亲走上断头台的台阶，他们肯定不会饶过你们。能够洞察我水晶般心灵的上帝知道，我在世人面前失去了我的名誉，就是为了将来人们不会说你们是死刑犯的孩子。”

祝酒歌/内查华科尤特尔 Nezahualcóyotl

Poneos de pie

我的朋友们，请站起身来！

王子们孤独无靠，

我是内查华科尤特尔，

我是歌手，

我是大头的鹦鹉。

拿起你的鲜花你的羽扇。

拿起它们去跳舞！

208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尤雍钦。

拿起你的可可，

可可的花，

快快喝下！

跳起舞来，

对歌的声音响起来！

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将来我们不在这里生活，

你也一样要离开。

范晔 译

内查华科尤特尔（Nezahualcóyotl，1402 - 1472）阿兹台克诗人。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地区的统治者。

“缓流” / 里卡多·帕尔玛 Ricardo Palma

Agua mansa

—

曼蒂利亚中尉是“胡宁轻骑兵”中的一员，在哥伦比亚战争以及后来的秘鲁战争中，都表现得像个猛士。他是委内瑞拉草原上的平原兵，战马骑得好，长矛刺得准。不管是在驻地还是在作战中，谁也没见过他赌博，他也讨厌喝酒，为这事同伴们经常嘲笑他。只是在追求女色上，他时不时地犯错误，不过那也是逢场作戏，过后就完，中尉不是在哪座花园生根开花、为哪个姑娘安家置业的那类人。

209

他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当班军官”，尊敬上级，忠于职守，执行军事条例一丝不苟。他性情殷勤，待人和蔼，温和得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溪，伙伴们非常喜欢他，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缓流”。

只有到了战场上，他才发挥他的勇悍劲；可战斗高潮一过，他又成了一个温顺的小伙子，好像一滴胆汁也没有，随时愿为同伴帮忙出力。

这就是加铁萨少校给我描绘的他的画像，加铁萨曾当

过他那个排的少尉排长。

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讲“缓流”是怎么一夜之间变成“激流”的。

二

一八二六年初，当整个秘鲁境内已经几乎没有持枪抵抗的保王军的影子，独立事业已是既成事实时，政府认为，应该对军队人员进行整编，整编行动使十二三名军官没了职位。

210

被裁失业的正好是那些没有靠山的倒霉鬼，曼蒂利亚中尉便是其中之一。

他在利马捱了好几个月，穷得一个钱也没有，巴望着天降福音，就是由政府军队里给他安排个差事，因为这平原兵没有当文职人员的天赋和才能。

一天上午，他实在饿得忍不住了，只得系好破军装上的扣子，一步一步踱到陆军部门口伫立等候。

当时的陆军部长是堂托马斯·埃雷斯将军，他原是努曼西亚的名将，深得玻利瓦尔宠信，才能过人，有勇有谋，战斗中头脑冷静，但有时性情暴躁。

此外，埃雷斯身上有点缺陷：是个结巴。

蒙特阿古多经常亲昵地对埃雷斯说：“你呀，我说老伙

计，是个料事如神的哥伦比亚人。”他是用这话赞扬堂托马斯策划计谋的才能。《奥利里选集》^①上最近发表了他给玻利瓦尔的信，也证实了蒙特阿古多的看法。在他为人处事的作风中，总有点预言家和阴谋家的味道，就在这位阿根廷政治家被刺客用匕首暗杀前的一个半月，埃雷斯在一八二四年十二月八日从昌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可怜的蒙特阿古多像是基督教诞生时的使徒，每到一处不是被人绞死，就是被人扔石头。但愿蒙特阿古多的传教活动不会在哪一天使他殉难！可是，既然不管多么有灵感的预言家也有出错的时候，阁下在写出‘秘鲁土地永远也长不出两次收成’时就大错特错了。还是让当代收庄稼的人说长出几次吧。”

211

那天上午，部长先生正发脾气，就在这时曼蒂利亚迎上前去，来了个军人的“立正敬礼”说：

“上帝保佑您，将军阁下。”

“中尉有什么话说？”

“先生，中尉的意思是他一贫如洗，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想回哥伦比亚。恳求阁下作为同乡和上司给予关心和救助，让人发给欠下的四次军饷，好在您的恩准下，用这

① 丹尼尔·弗洛伦西奥·奥利里（1800-1854），爱尔兰军人。曾任玻利瓦尔副官，后升将军，著有《回忆录》等。

点钱打点行装，返回家乡。”

“没钱！”部长冷冷地说。

“那我怎么活呢，将军阁下？”

“我怎么知道？喝西北风！”

“喝西北风？”曼蒂利亚像是自问自答地重复了一句。

“对，先生，喝西北风……要么就去抢。”

“抢？”平原兵惊愕地说。

“难道没听懂吗？”将军烦躁地反问。“对，先生，当土匪去，那也是一种职业，跟随便其他行当一样。”

“是，不过？那蒙您允许，我走了，将军阁下。”

212

曼蒂利亚中尉把手伸向军帽，行个军礼，向住的小客店走去。

三

三天后，卢林镇正在庆祝圣米格尔节。节日持续一个星期，是利马人的庙会，有斗牛和斗鸡比赛，人们尽情欢乐，到处设赌局。我觉得，连老鼠都从首都赶去凑热闹。

不知道埃雷斯将军是偶尔为之、还是嗜赌成癖，反正他进了一处赌局，而且手气极顺，左一个金币右一个金币，提箱里一下子装进了六十多个。下午六点，他把提箱往马

屁股上一搁，带着副官和两名卫兵动身回利马，估计趁着月光，用四个钟头走完七里地的路程。

一行人经过名叫拉塔夫拉达的地方时，被一伙人团团围住，十个骑马人个个佩着短刀和铳枪。

“站住，滚下马来！”那群人的头目大喝一声。

埃雷斯琢磨怎么反抗也是白搭，随着恫吓下了马。

匪首走过去对他说：

“晚安，将军大人。麻烦您把提箱递过来吧。”

“是你，曼蒂利亚中尉！在胡宁打过胜仗的人！你，我的中尉！”堂托马斯认出了那人，不觉大出意外，结结巴巴地大声说。

213

“就是在下，将军大人。阁下命令我抢劫，我嘛，对上司的命令向来说一不二，就按军事条例照办了。军人首先是服从嘛，将军大人。现在咱们还是少啰嗦，快把钱给我。”

拐弯抹角没有用，提箱立刻换了主人。

四

这是有名的土匪司令“缓流”在荒郊野地进行的第一次抢劫，此后直到一八二九年，他手下那伙人一直叫过往行人胆战心惊。

最后，他到底被寻花问柳、买情卖俏这种爱好毁了。住在紧挨圣托马斯教堂那条道上一个有栅栏窗的房子的一名情妇，在他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把他交给了警察。

十五天后，曼蒂利亚在圣安娜广场被枪决。

白凤森 译

我们来梦一场

Vinimos a soñar

我们来梦一场

Vinimos a soñar

/拓奇乌伊钦·科尤奇乌伊基 Tochihuitzin Coyolchiuhqui

拓奇乌伊钦这样说，

科尤奇乌伊基这样讲：

猛然从梦里醒来，

我们只是来梦一场，

不是那样，不是那样，

我们来不是要活在地上。

216

好像青草在春天

我们的命是一样。

我们的心生长，长出

我们花蕾的肉身。

有些展开花冠，

转眼就枯黄。

拓奇乌伊钦这样讲。

范晔 译

拓奇乌伊钦·科尤奇乌伊基（Tochihuitzin Coyolchiuhqui，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中叶）阿兹台克（曾兴盛于今日墨西哥的古代文明）诗人。

玻利瓦尔的最后一句话

La última frase de Bolívar

/里卡多·帕尔玛 Ricardo Palma

这一幕发生在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一天下午，“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庄园^①。

房子宽大的门廊里，一个面容憔悴的人坐在一张大皮椅上，持续不断的低沉咳嗽使他不时地抽搐。医生，一位博学的欧洲人，不时地给他一剂镇静药；一言不发、面带忧愁地在大厅中踱步的两位年迈军人，不时走到门廊去照看。

217

那已不是病人，而是一个垂死的人，然而，是一个声名不朽的垂死者。

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病人陷入沉思，过了几分钟，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说：

“大夫，你知道在我感到已经即将进入坟墓的时候，使我痛苦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的将军。”

“就是想到我可能是在流沙上建塔，在海水中耕耘。”

他从心灵最深处发出一声长叹，又陷入了沉思。

① 此庄园位于哥伦比亚圣马尔塔港。

过了好长一会儿，他脸上掠过一丝非常凄惨的笑容，从容不迫地说：

“大夫，你猜不出世界上三个最大的蠢人是谁吗？”

“真是猜不出，我的将军。”

“大夫，你过来……我趴在耳朵上告诉你……三个最大的蠢人就是耶稣基督、堂吉诃德……和我。”

鬼魂 / 阿丰索·埃尔南德斯 - 卡塔 Alfonso Hernández - Catá
Fantasmas

在熨衣室，松木衣柜里存放着洗净的衣物和一个散发香气的苹果，在衣柜顶上，一头狐狸和两只鹳鸟的标本赫然在目。

两只作摆设的鸟儿身体里填满了棉絮，狐狸就在其间一动不动地奔跑，它们见了它诡诈的神气和锋利的牙齿也不惊惧，因为已经置身于另一个领域，凌驾浮生之上，由完美的谐合统治。

女仆们只关注手上低下的工作，从不抬头向高处看；而小孩子，或许因为更贴近地面的缘故，总要把目光投向高处。不时有微风从小窗里吹进来，只在房间的高处流转，于是狐狸皮毛耸起，飞禽翎羽翕动，尖喙摇曳。孩子们立刻惊恐地跑了出去，大喊着有鬼有鬼。

219

动物的灵魂要竭力重返它们的躯壳，对于这样的想法人家都付之一笑。但其中那个最大的孩子，——他已经开始在学校里上逻辑学，又很善于观察，他发现那是家中唯一的一个既没有蟑螂也没有鼠害的房间。

范晔 译

阿丰索·埃尔南德斯 - 卡塔 (Alfonso Hernández - Catá, 1885 - 1940) 古巴作家，外交官。作品有小说《七宗罪》、《野兽之家》、《所多玛的天使》等。

圣诞谣

Villancico

/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 Juana Inés de la Cruz

——我的神降生是为了受难，
让他醒来吧。

——他操心难眠是为了我，
让他睡吧。

——让他醒来吧，

220

在爱中的人

没有比不受苦更大的痛苦。

——让他睡吧，

睡着的人

在梦中演习死亡。

——安静，睡吧。

——当心，醒来吧。

——不要叫醒他，不要！

——叫醒他吧，叫醒他！

——让他醒来！

——让他睡吧！

——从天堂降在地下
上帝为我卑微，
若白天是劳作，让睡梦成为
甜美的休息吧。
让他睡吧！
——不要睡去，他本是哭泣着降生，
在睁大的一双“太阳”的光热中，
必能温柔地
止住悲声。
——让他醒来，
他的受苦成就我荣耀
他的不幸换来我幸福！
——让他睡吧，
上帝为我受苦
也让他为我而休息吧！
——让他醒来吧！
——让他睡吧！
——若梦的帘幕轻轻盖上
他的双眼
便看不见我的罪污，不愿
睁开双目，
让他睡吧！

镜中的孤独迷宫

——若他的痛苦换来所有人的荣耀

他不愿睡去

那为受难而生的

即使在梦中，也不肯偷安

让他醒来吧。

在爱中的人

没有比不受苦更大的痛苦！

——让他睡吧，

睡着的人

在梦中演习死亡！

222 ——让他醒来吧！

——让他睡吧！

——若睡梦在世人是向生存

缴纳的贡品

他是神是王，这贡品

变为甜美的小憩。

让他睡吧！

——不要在夜间睡去，他来是为

拯救人类：

在王眼中，那曾肆虐者

今已成囚。

让他醒来吧，

他的受苦成就我荣耀
他的不幸换来我幸福！

——让他睡吧，

上帝为我受苦

也让他为我而休息吧！

——让他醒来吧！

——让他睡吧！

若那睡着的便是把自己交付死亡，

而上帝，以智慧

为我而睡，以妙爱

为我而死，

223

让他睡吧！

——他虽然睡去，却睁大双眼

他是犹大的狮子

那生而为王的

必不打盹合眼。

让他醒来吧，

在爱中的人

没有比不受苦更大的痛苦！

——让他睡吧，

睡着的人

在梦中演习死亡！

镜中的孤独迷宫

——让他醒来吧！

——让他睡吧！

范晔 译

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1651 – 1695）殖民时期“新西班牙”（墨西哥）最优秀的巴洛克诗人，被称为“第十位缪斯”。

雕像的夜曲/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 Xavier Villaurrutia

Nocturno de la estatua

梦，梦见夜，梦见街，楼梯
梦见雕像的喊叫将街角伸展。
向雕像跑过去只找到喊叫，
想触摸叫声只发现回声，
想抓住回声只碰到墙
向墙跑过去就摸到了镜子。
在镜子里遇见被杀的雕像，
从她阴影的血泊里拉出来，
一眨眼给她穿上衣裳，
爱抚她像一位意料之外的姐妹
拿她手指的筹码玩耍
在她耳边数一百次一百个一百次
直到听见她说：“我已经被吓死”。

225

范晔 译

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Xavier Villaurrutia，1903 - 1950）墨西哥诗人、剧作家。著有《夜曲》、《怀念死亡》等诗集，翻译过契诃夫、布莱克、纪德等人的作品。在墨西哥设有以他命名的文学奖项“比利亚乌鲁蒂亚奖”。

梦的颜色/雷西格 Julio Herrera y Reissig

Color de sueño

昨晚她来了，身穿着天鹅绒；
伤口流着血，像火一样红；
一副死人的苍白的面孔，
两只溺水者的无神的眼睛……

一朵凋零、随葬的日光兰
放在裸露、枯萎的前额上。
一条狗在冷地上尖叫，
面向生着双角的朦胧的月亮……

嘲唇上安详的表情
像中了迷人妖术一样坚定，
由于受了她的哭声的惊动

我终于问起她的姓名，
她说：“孩子，连你都不认识我了，
我就是你遭受苦难的魂灵！……”

赵振江 译

雷西格（Julio Herrera y Reissig, 1875 - 1910）乌拉圭现代主义晚期的诗人。作品有《时间的复活》、《晚祷》、《薄暮的琴声》等。

疲倦的动物 / 阿尔丰希娜·斯托尔妮 Alfonsina Storni

Animal cansado

我想要一场有牙有爪的凶猛爱情
它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背叛打劫
它会让我的高傲止歇，
这高傲相信自己无所不能。

我想要一场有牙有爪的凶猛爱情
它会让活生生的肌体涌出鲜血，
这样或可将我的忧郁了结
是它慢慢腐蚀我的魂灵。

227

我想要一场爱情就像一阵风暴
一切都摧毁一切又重造
因为有深沉的活力为它燃烧。

它会在那里激活我的泥浆，
我可怜的泥浆是疲倦的动物
总在老路上恹恹地游荡。

阿尔丰希娜·斯托尔妮（Alfonsina Storni, 1892 – 1938）阿根廷诗人。生于瑞士，幼年随家人移居阿根廷。拉丁美洲最优秀的女诗人之一，与智利的米斯特拉尔、乌拉圭的阿古斯蒂妮齐名，著有诗集《甜蜜的伤害》、《七井世界》、《面罩和三叶草》等。正值文学事业的辉煌期，诗人发现自己身患癌症。1937 年她的好友、乌拉圭作家基罗加的自杀加重了她的沮丧和恐惧。次年投海自杀。

西班牙,要当心……! /塞萨尔·巴列霍 César Vallejo ¡ Cuídate, España……!

西班牙,要当心,当心你自己的西班牙!

当心没有锤子的镰刀,

当心没有镰刀的锤子!

当心受害者,哪怕他是受害者,

当心刽子手,哪怕他是刽子手

当心无动于衷的人,哪怕他无动于衷!

要当心,在鸡叫之前,

三次不认你的人,

229

要当心,鸡叫之后,有人三次不认^①!

① 在最后晚餐时,耶稣曾预言门徒彼得在鸡叫以先将三次不认他。参看圣经《新约·路加福音》22章33-34、54-62节:“彼得说,主阿,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亦见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的相关章节。

镜中的孤独迷宫

当心没有胫骨的骷髅，
当心没有骷髅的胫骨！
当心新的权势！
当心吃掉你尸体的人，
当心他吞掉你的活人！
当心百分之百的忠心！
当心比空气更近的天国
当心比天国更远的空气！
当心爱你的人！
当心你的英雄！
230 当心你的死人！
当心共和国！
当心未来！……

范晔 译

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 1893 – 1938）秘鲁诗人。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1923年后流亡欧洲，西班牙内战期间两次赴西，诗集《西班牙，为我移开这苦杯》（1937）即写于这一时期。1938年4月15日贫病交加死于巴黎。死后出版的《人类诗篇》收录了他1923年后的其他所有诗歌。

白石头上的黑石头/塞萨尔·巴列霍 César Vallejo

Piedra negra sobre una piedra blanca

我将要死在暴雨的巴黎

对那一天我已经拥有记忆。

我将死在巴黎——我不逃避——

也许在星期四，就像今天，在秋季。

那会是星期四，因为今天星期四，我谄出

这几行诗，我摆好肱骨

很不乐意，在一路上，从没像今天， 231

我转过身去，看自己的孤独。

塞萨尔·巴列霍死了，每个人

都揍他，虽然他没得罪大家；

冷不防用棍子狠狠揍他

还用绳索；它们都是目击者：

所有的星期四，所有的肱骨，

孤独，暴雨，道路……

相信望远镜，不相信眼睛

Confianza en el anteojo, no en el ojo

/塞萨尔·巴列霍 César Vallejo

相信望远镜，不相信眼睛；
相信楼梯，从不相信台阶；
相信翼，不相信鸟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恶意，不相信恶人；
相信酒杯，但从不相信烧酒；
相信尸体，不相信人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许多人，但不再相信一个人；
相信河床，从不相信河流；
相信裤子，不相信腿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窗，不相信门；
相信母亲，但不相信九个月；
相信命运，不相信黄金的骰子，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饥饿的轮子/塞萨尔·巴列霍 César Vallejo

La rueda del hambriento

我从自己的牙齿之间出来冒着烟，
叫喊着，推搡着，
脱着裤子……

倒空我的胃，倒空我的肠，
贫穷把我从我自己的牙齿间拽出来，
用一根小棍勾在衬衣袖口。

一块可以坐上去的石头

现在也不给我？

那一块曾绊倒分娩的女人，
羊羔，原因，根脉的母亲，

现在也不给我？

至少那一块，

它已经弯着腰穿过我的灵魂！

至少

那块石灰质的或者邪恶的（卑贱的海洋）

或者没用的都不能掷向人的，

现在就给我！

那一块孤零零横在一声辱骂里的，

现在就给我！

那一块扭曲的压顶的，只回响过

一次正直的意念运行，

或者，至少，另一块，扔出去有庄严的弧线，

能自己落下，

充当真正的内脏，

现在就给我！

一块面包，现在也不能给我？

我一直坚持的已不再坚持，

但是给我，

一块可以坐上去的石头，

但是给我

劳驾，一块可以坐上去的面包，

但是给我，

用西班牙语

一点儿，总之，可喝的，可吃的，可活的，可歇息的，

然后我就走……

我成了奇怪的模样，我的衬衣

很破很脏

我已经一无所有，这很吓人。

祈求/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

Ruego

上帝啊，你知道我在怎样向你祈求，
为了陌生人，我的热情都像火一样，
可现在是为了我的心上人，
他是我清凉的酒杯，可口的香糖。

我骨骼中的钙质，工作中美好的目的，
衣裙上的丝带，耳旁的细语。
毫不相干的好人我都关心，
如今为了他，你不要生气！

我告诉你，他很善良，
他的心像花儿一样美丽，
性情温柔，像阳光一样明朗，
又像春天一样充满奇迹。

你反驳我，声色俱厉，说他毫不足取，
他炽热的双唇从未说过祈求的话语，
那天下午他未经你的允许
将鬓穴打碎，像把杯子摔掷在地。

但是我的主啊，我要向你说明，
我要像抚摩你头上的玉簪花一样

抚摩他温柔、痛苦的心灵！

它就像新生的蚕茧抽出的丝绒！

他残酷吗？主啊，请忘记吧，我爱他，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心肝溃烂。

他使我心中的花朵永远枯干？

这些我全不管，你知道：我将他爱恋！

你很清楚，爱情是痛苦的磨练；

它是永远不会干涸的泪泉，

它用亲吻使苦行衣上的绳穗更加鲜艳，

绳穗下面是着了迷的视线。

236

钻孔的铁器有着喜人的清冷，

打开爱恋的肉体，像分开庄稼。

而十字架（犹太人的国王啊，你会记得），

人们温情地扛着它，像一束玫瑰花。

主啊，我来了，脸儿贴在地上，

整整一个夜晚，我要对你细讲，

如果你迟迟不作出满意的回答，

一生中所有的夜晚，我都要喋喋不休，不厌其详！

我会用祈求和哭泣使你的耳朵疲倦，

我要像猎犬一样，舐你披风的边缘，

你可怜的眼睛逃不脱我的视线，
你的双脚也躲不开我的热泪如泉。

原谅他吧，你终究会将他原谅！
你的话在风中散发百合花的芳香；
水面上将闪烁着绚丽的异彩；
荒漠开出鲜花，卵石放出光芒。

凶猛的野兽也会眼泪汪汪，
连你用顽石造就的山岗
也要用白雪皑皑的眼睑哭泣：
整个大地都会知道你已将他原谅。

237

赵振江 译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 1889 – 1957）智利诗人，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45年的授奖词中称：“由于她——拉美文学的女王，伟大的悲剧女诗人、《绝望》的作者，那慈母般的手为我们酿造了饮料，使我们尝到了泥土的芬芳，使我们的灵魂不再感到饥渴”。主要诗集有：《绝望》、《柔情》、《塔拉》和《葡萄压榨机》。

一度与她相恋的消防队员罗梅里奥在1909年开枪自杀，据说这首《祈求》和三首著名的《死的十四行》都是为他而作。

最悲伤的母亲诗/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

Poemas de la madre más triste

被 逐

母亲说，今晚就把我撵走。

夜是温和的；借着星光，我能走到邻村；可孩子要是在这时候出生呢？或许我的抽泣唤醒了我；或许他要出来看看我的脸庞。他会在寒冷的空气中颤抖，尽管我遮盖着他。

你不该出世^①

238

孩子，你为什么要出世呢？虽然你很漂亮，可谁也不

① 原注：一天下午，我在特木科可怜的街上漫步，看见一个村妇，坐在草棚门口。她就要临盆了，脸上现出极痛苦的表情。一个男人从她面前走过，向她说了一句粗话，使她涨红了脸。那时，我感到了对女性的全部关怀，感到了女人对女人的无限同情，我边走边想：“她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她应该说出（既然男人们从来不说）这美妙而又痛苦的状态的神圣。如果艺术的职能是在无限的同情中美化一切，我们为什么不在不纯者面前使这种现象得到净化呢？”于是，我几乎是怀着宗教的目的，写下了前面的诗篇。女性中的某些人，为了贞节不得不在残酷而且致命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她们将这些诗篇变成了庸俗的评论，这使我为她们悲哀。她们甚至暗示将这些篇章从书中去掉。在这部个人的作品中，在我个人的眼中，它正是由于个性而显得渺小，这些富有人情味的篇章或许是完美生命的唯一的赞歌。难道该把它们去掉吗？不！它们就在这里，我将它们献给这样的女性：她们能够认识到“生命的神圣起源于母亲，因而母亲是神圣的”。她们满怀深深的柔情，正是有这样的柔情，一个女人才会在家乡哺育别人的孩子，才会关注世上所有孩子的母亲。

会爱你。孩子，虽然你像别的孩子一样惹人喜爱地微笑，就像我最小的弟弟一样，可除了我以外，谁也不会吻你。孩子，虽然你抖动着小手寻找玩具，可除了我的乳房和那一串泪珠以外，你什么也找不到。

既然那使我怀孕的人，从感到你在我腹中存在的时候起就开始恨你，你何必要出生呢？

然而，你出生了。孩子，你是为了我而出生的，为了孤独的我，就连他紧紧地抱着我的时候，我也是孤独的！

高蓝(第二歌)/文森特·维夫多罗 Vicente Huidobro

Altazor (Canto II)

女人，世界由你的眼睛安顿
天空升高因你的在场
大地伸延从玫瑰到玫瑰
空气扩张从鸽子到鸽子

离开时你留下一颗星在你的位置
任凭你的光下降像路过的船
我着魔的歌正追随你
好像一条忠实忧伤的蛇
你就在某个星球后面回过头来

240

怎样的战斗在空间展开？
那些星际间光芒的矛
冷酷的甲冑反射
哪颗嗜血的星不肯让路？
在哪里你忧伤的夜行人
无穷的馈赠者
倘佯在群梦的林莽

这样我迷失于荒芜的海
孤零零一只鸟夜间落下的羽毛

我在一座冰冷的塔
栖身于对你洋海双唇的记忆

你的欢喜你的头发
明亮铺张好像山上的群溪

神给了你双手你可能会失明
我再一次问你

你眉宇的拱设下眼眸的刀兵
在敌意的有翅胜者她因花朵的骄傲而坚定
被击打的石头为我向你开声
失去天空的飞鸟的波涌为我向你开声
失去风的风景为我向你开声
口吃的绵羊群为我向你开声
睡在你的记忆里
被发现的溪为我向你开声
幸存的草维系于冒险
光的冒险和血的地平线
除了一朵花没有别的托庇
来一丝风就熄灭

镜中的孤独迷宫

平地在你脆弱的美色下迷失
世界迷失在你可见的行进
一切都虚假当你出现
带着你危险的光
无辜的和谐无疲乏无遗忘
泪水的元素向内滚动
由高傲的胆怯和沉默构成
你让时间踌躇不定
让天空产生无限的直觉
远离你无物永恒

242 你扬洒末日在被黑夜辱没的大地
只在想你的时候才有不朽的味道

你的星这样经过
以你的呼吸远方的疲惫
以你的表情你走路的方式
以向你致意的磁化的空间
它以夜的里程将我们分隔

但我要提醒你我们被缝
在同一颗星
我们缝在一起被同样的音乐弥漫

从你到我
被同样的巨大的树一样颤动的影
我们将成为那片天空
神秘冒险经过的那一段
行星的冒险爆发在梦的花瓣

你怎样逃避我的声音终归徒劳
无望逾越我赞颂的墙垣
我们被同一颗星缝合
你被紧缚于群月之夜莺
它在咽喉履行神圣的秘仪
与我何干夜间的符号
在我胸中的根脉和墓地的回声
与我何干发光的谜语
照亮偶然的纹章
和那些畅游于混沌的岛屿不以我双眼为目的地
与我何干空洞里花朵的恐惧
与我何干虚无的名字
无尽荒漠的名字
或意志或偶然为化身
在那荒漠每一颗星是一个对绿洲的渴望
或是预兆与死亡的旗

我在你的气息里有独占的氩氩
你的目光凭着内在星群的神奇把握
特有的种子的语言
你发光的前额像神的一枚戒指
稳固胜过天宇一切植物
不激起宇宙旋流而扬身上腾
在空气里的影子宛如马驹

我再一次问你
神给了你这双眼你可会暗哑

244

我用你的声音抵御一切
这声音从心跳声里现身
永恒在这声音里跌落
摔成许多磷光闪闪的天球断片
生命会如何若你不曾诞生
没有披风一颗被冻死的彗星

我发现你像发现一滴泪在一本被忘记的书里
我的胸口早就认识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用鸽子飞行的声响拼写
你带来回忆有关更高的生命

属于在某处寻到的一位神社
在自己的深处你想起
诗人的密码里去年的鸟儿曾是你

我在一个沉没的梦里梦见
束起头发就创造白天
散开头发就生成夜晚
生命在遗忘里自我观照
唯一的行星体系永不疲倦
沉着的皮肤停泊在高处
远离所有网罗和计谋
在它冥思之光的力量
生命在你身后感到恐惧
因为你是一切事物的深度
当你经过世界便庄严创生
天空的眼泪轰然下降
你在昏睡的灵魂上抹去
活着的苦味
星球在背后变得轻巧

245

我的喜乐是在你发间听风的声音
(那声响我从远处就能分辨)

当船只遇险河流拖走树干
你是风暴里一盏肉体的灯
长发全速迎风
太阳在你发间寻找他最好的梦
我的喜乐是看着你在世界的长榻上孤独
好像慵懒的公主的纤手
你的眼睛召唤一架气味的钢琴
一杯阵发症饮品
渐渐停歇芬芳的一朵花
你的眼睛为孤独催眠
246 好像车祸以后继续转动的轮子

我的喜乐是看着你倾听
那一束光线走向水的深处
你怔住长久
那么多星从海的筛子经过
什么也比不上这样的感动
即使是桅杆祈求风起
即使是失明的机场摸索永恒
即使是被定位的鸽子睡在哀哭上面
即使是彩虹双翼缄封
比一行诗里的寓言更美

寓言铺陈夜的桥梁在灵魂与灵魂之间

你诞生在我眼光所及的一切领域

高扬起头

全部发丝在风中

你比小马在山间的嘶叫更美

比放过船只灵魂的塞壬更美

比薄雾里寻人拯救的灯塔更美

你比穿透风的燕子更美

你是夏天的海的呼啸

你是充满惊奇的繁华街道的喧嚣

247

我的荣光在你的双眼

身着你明眸的奢华内蕴的光耀

我坐在你目光里最敏感的角落

守着岿然的睫静止的沉默

从你眼睛深处传来一样征兆

一阵洋海的风荡漾你的眼波

无可比拟那因你存在而流传的种子传奇

那寻找一颗死而复活的星的声音

你的声音在空间里生成帝国

镜中的孤独迷宫

那手在你里面举起仿佛要到空中挂起许多太阳
那目光在无限中书写世界
那头低下倾听永恒里的耳语
那足是连绵道路的节日
那眼睑能搁浅以太的火星
那吻使你双唇的船首膨胀
那微笑像迎向你生命的旌旗
那秘密引导你胸膛的潮汐
睡在你乳房的阴影里

248 如果你死去
群星纵然有点燃的灯火
也要迷失道路
宇宙该怎样延续？

范晔 译

维森特·维夫多罗（Vicente Huidobro，1893 - 1948）智利诗人。《高蓝》被誉为拉美先锋派诗歌的代表作。诗歌的题目“Altazor”由西班牙语的“alto（高）”与法语的“azur（蓝）”镶拼而成，副题为“降落伞的旅行”，出版于1931年。全诗共七歌，此处选译的是其中的第二歌（Canto II）。

十四行：为堂拉蒙·德尔·巴列-因克兰而作

Soneto por don Ramón del Valle – Inclán

/鲁文·达里奥 Rubén Darío

伟大的堂拉蒙，羊的须髯，
他的微笑是形象的精华，
像一位古老的神，高傲冷淡，
在自己的雕像的冰冷里活化。

他眼中的青铜时时焕发
从橄榄枝后面发出红色火焰。

我有一种感觉在他身边
感觉生命愈加激越挣扎。

伟大的堂拉蒙使我不得安适，
他经过我当下诗行的十二宫
在诗人发光的异象里消逝，
抑或破碎在水晶的失利中。
我曾见他从胸前拔除箭矢
来自人间致命的罪七重。

范晔 译

我种一朵白玫瑰花/何塞·马蒂 José Martí

Cultivo una rosa blanca

我种一朵白玫瑰花
七月好一月也不差
为了那真心的朋友
他递给我坦诚的手

为了那残忍的恶人
他挖去我生命的心
我不种荆棘和荨麻
我种一朵白玫瑰花

250

范晔 译

何塞·马蒂（José Martí, 1853 – 1895）古巴诗人、政治家、民族英雄，早年因参与独立运动被捕入狱，后数次流亡西班牙及美国。1883 年主编《美洲杂志》，1889 年创办儿童读物《黄金时代》。1895 年秘密回到古巴，发动起义，在与西班牙军队作战中战死。著有《伊斯玛艾利约》、《纯朴的诗篇》和《自由的诗篇》等。

夜曲/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 Delmira Agustini

Nocturno

镶嵌在夜里你灵魂的湖泊，
仿佛一匹冷静的玻璃网罗
全凭不寐的巨蛛合力纺成。

圣水之精盛在雪花石杯盏；
纯洁镜面你照亮众星璀璨
于一方天空反射生之巅峰

..... 251

我是浪游的天鹅一路血染
我来玷污湖泊我振翅上升。

范晔 译

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Delmira Agustini, 1886 - 1914）乌拉圭诗人。婚后一年，丈夫将她杀死，并在她身边自杀。著有诗集《晨曲》、《空杯》和死后出版的《爱神的玫瑰经》等。

镜中的孤独迷宫

我在海底 / 阿尔丰希娜·斯托尔妮 Alfonsina Storni

Yo en el fondo del mar

在海底的深处
有玻璃的
家。

朝向一条
珊瑚的
街。

252

一尾金色的大鱼
五点钟
来和我打招呼。

给我带来
红色的枝
珊瑚的花。

我睡在一张
比海蓝一点儿的
床。

一只章鱼
隔着玻璃
冲我挤眼睛。

在环绕我的
绿色森林
——叮咚……叮当——
摇曳歌唱
是海妖女
水蓝色的珠光。

253

在我头顶上
燃烧，黄昏时
海耸起的
芒。

范晔 译

我要睡了 / 阿尔丰希娜·斯托尔妮 Alfonsina Storni

Voy a dormir

牙齿是花，发网是露，
手是青草，你，温柔的乳娘，
给我铺好土色的床单，
盖上苔藓缤纷的被子。

我要睡了，我的乳娘，哄我睡吧。
在床头给我放一盏灯，
254 一个星座，一个你喜欢的：
哪个都好；放低一点儿。

让我一个人就好：你听花蕾在裂开……
有蓝色的脚从上面把你轻轻地摇
还有一只鸟为你画出几个节拍

好让你忘掉……谢谢。啊，拜托：
如果他再打电话来找我，
跟他说算了吧，我不在家。

噬尾蛇

La serpiente que se muerde la cola

噬尾蛇/阿玛多·内尔沃 Amado Nervo

La serpiente que se muerde la cola

我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大夫，——患者说，——每当我要做一样事的时候，总觉得我已经做过了。

256 我不知道您是否体验过这种奇特而痛苦的感觉。有朋友跟我说，或许是为了安慰我，他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偶尔发生。但在我身上，这种感觉无时不在。我一开口，还没等我说出一句话，我就会想到，清晰得可怕，这句话我以前已经说过了。当我看见一个物体，立刻就意识到我以同样的方式看见过，同样的光线，同样的位置……相信我，大夫，这真让人难以忍受。这样下去我非进疯人院不可……

就现在——他继续说道——我感觉，我想起，我肯定，在另一次甚至不止一次，我跟你描述过我的病情；对，跟你，说同样的话，同样在这个房间……那时候您笑了，就像您现在笑的样子。太可怕了！连您穿的凸花织绣的马甲都是那时候穿过的。一切都一模一样。

转世重生的理论似乎可以帮助解释，不过也就是些假设而已；因为如果我有过前生，也应该是不同的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肉身。那为什么我总看见同样的东西？

医生捋了下胡须（他的须髯留成扇形）。这个捋髯的动

作很常见，并且很适合出现在叙述中……他捋了下胡须说：

——您这种情况，我的朋友，是很常见的，只不过这一次发作的强度较为异常，有两种解释：一种生理学的，一种哲学的。根据第一种解释，您的感觉中枢能够即时、自动地记录由神经细胞传达的外界现象。您所看见或听见的事物，以超常的速度印记在大脑里，这要归功于一种特殊的感受力；但尽管被记录下来，您自己却没能意识到。就这样，在记录之后（几分之一秒之后），您得悉自己看见了一个物体，听见了一句话，而在您没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被看见和听见。于是，很自然，您的记忆唤起之前的印象（尽管只发生在几分之一秒以前），这一记忆使您产生了您所说的重复感。

257

因此——医生总结道——您不必紧张。总而言之，这种现象只能证明您的神经细胞功能优异，能迅捷地在感官与人脑之间传递感觉，意味着您拥有卓绝的天赋，能够出色地回应外界的一切诉求。

患者明显平静下来，满意地舒了口气。

——那么第二种解释呢，大夫？

——第二种解释有些深奥……。我们需要一整套哲学

体系，它的提供者正是弗莱德希·尼采、古斯塔沃·勒庞^①和布朗奇^②这个档次的人物。

简而言之：“鉴于时间是无穷的，而构成物质的原子的数目是有限的，因而可以推论出系统的组合将不可避免地再现”；这就是说，系统的组合在若干个千年后，使您出生和存在，在n个世纪后，在千万年后，在许多阶段、循环之后，在随您怎么想象的时间流逝之后，它不能不再次重复 *a fortiori*^③，因为，这些组合的数目，无论您怎样估算，毕竟不是无限的。您明白了么？

——是的，完全明白，可您说的这些太神奇了。

258

——神奇但也符合逻辑。

伟大的弗朗玛龙^④在他最诱人的篇章中推测，如果存在着无穷多个世界，那么在无尽的空间里，可以设想一个与我们的行星一模一样的星球，在那里发生同样的事件，经过同样的地质时代，分毫不差地重演人类的历史。在那个

① 古斯塔沃·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 - 1931）法国人种学家和社会学家，著有《乌合之众》。

② 布朗奇（Gustave Blanqui）在（1871）中设想多元的平行世界，构成一种不可思议的永恒。

③ 弗朗玛龙（Camille F. Flammarion, 1842 - 1925）法国星象学家，于1887年创建法国星象学会。著有《生存世界的多元性》、《真实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和《通俗星象学》等。

④ *a fortiori*：拉丁文逻辑学术语，“根据一个更强有力的理由”，“何况，更要”之意。

星球，人们又一次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1793 年 1 月 21 日。

……不过没必要推衍这个假设。正统的科学理论经过对原子组合的有限性的纯粹数学演算，不必离开这个我们居住的世界就可以把我们引向无可避免的结论：在这样或那样的环境中产生出名叫佩德罗或胡安的微粒的组合，已经在世代的更迭中产生过 n 次同样的人……并且还要产生下去……

这样看来，您和我一样，和所有的人一样，活过，天知道多少次，同样的生命，而且还将活下去，在世世代代永恒的重生中，就像一条吞噬自己尾巴的蛇……

259

不过——医生感叹道——关于哲学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您需要有营养和有规律的饮食。请您去享用那些在同样的生生世世中无数次享用过的同样的溏心鸡蛋和牛奶吧。

范晔 译

阿玛多·内尔沃（Amado Nervo, 1870 - 1919）墨西哥诗人、记者、外交官。著有诗集《神秘》、《低声》、《神圣弓箭手》、《荷塘》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镜中的孤独迷宫

作者 = 范晔主编

页数 = 2 5 9

S S 号 = 1 2 1 7 3 9 3 5

出版日期 = 2 0 0 8 . 0 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